滿洛豔跡

張恨水 書

下

東大廣藝書局發行

康德八年六月五日印刷
康德八年七月五日發行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▲淪落艷跡▼（全二冊）
●定價國幣一元八角●

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四段一〇八號
編輯人　曹鐵符

奉天市瀋陽區一心街六段七三號
發行人　張樹軒

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四段一〇八號
發行所　廣藝書局

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一段四號
印刷人　董致榮

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一段四號
印刷所　關東印書館

代售處　各埠各大書局

第五回　勝地重臨歡場少樂趣　他鄉遇舊淪落動歸思

譚局長見女人出來開門，便告訴她，要拜見方老太太，那女人走進去，一會出來，向譚局長招手道，「請進去吧，」譚局長進門口一看，一個很大的院落，上面五間房子，十分高敞，正要走上去，只見學俊已由西廂房走出來，讓道，「請這邊來，」譚局長走進去一看，屋子雖是很廣大，但只擺一張四方棹，兩張破椅子，頂棚半已塌了，剩幾根高粱杆子，掛在上面，譚局長走進去，又很客氣向學俊作一揖，問道，「老太太在家嗎，」學俊道，「在家，在家，」說着又站門口喊道，「客來了，你們倒茶呀，」譚局長聽了，心裏甚是可疑，家裏如此現狀，難道還用僕人，不意他這一喊之後，由東廂房內走出好幾個人來，一直奔到西廂，譚局長一看，那些人高高矮矮，都是短打，有的攔腰還繫一條綢帶，有的手上轉着兩粒鉄球，心中更覺奇怪，他們一走進來，便堵住房門口，內中有一個最高的，問道，「那一位是姓譚的，」學俊向譚局長一指道，「這位便是，」那人便搶過問道，「姓譚的，你把方府裏小姐，拐到那裏去，今天你還敢上門來，真是目中太沒人了，」譚局長萬不料他們會說出如此無理話來，忙分辯道，「各位別誤會，我是來府上，打聽方女士消息，我若是有不正當行爲，我還敢來這裏找各位嗎，」那人道，「你不必說這些廢話，現在你把方小姐藏到那處去

，先說明白，不然今天要對你不住，」譚局長道，「這眞是笑話了，我果然把方女士藏在別處，還來這裏打聽什麼，昨天因爲這位崇先生到我飯店找我，告訴方小姐還有位老太太，住在這裏，所以我今天一則來請安，順便打聽方小姐消息，」舉俊見譚局長說他昨晚到飯店報告，便走上前去道，「我就爲舍親失蹤，一向沒有消息，特請你來，問個明白，」譚局長見他們神氣，有意尋釁，知道沒有什麼理可講，把雙手伸道，「是了，我今天上了你的當，沒什麼可說，我要走了，」說着邁步要闖出門外，大家見他要走，早預備好了，一齊搶上去，當頭一人，喝道，「你今天旣來了，須要說明白的，不能由你愛走便走，」譚局長道，「我已聲明，今天是來打聽消息，各位旣無消息報告，又不許我走，是什麼意思」大衆喊道，「我們和你要人呀，你不把方小姐住址說出來，今天不得出去，」譚局長怒道，「那末你們是無理取鬧了，你欺壓別人可以，欺壓我可不行，」大衆道，「誰欺壓你，你這人太不講理了，」內中有兩個性急的，把袖子一挽，想要搶上去，當有一個老頭子，把大家攔住，把譚局長拉進東廂房內，微微笑道，「譚先生不用生氣，舉俊實因爲他的親戚失蹤，他的姑母，日夜啼哭，情狀極其可慘，所以想在譚先生身上，打聽一些消息，並沒別的意思，譚先生旣和方家是親戚，在方老太太正病着，譚先生送她一點津貼，也是親戚應盡的義務，」譚局長道，「果然是爲這個，那很好辦，爲什麼不早說，」老頭子笑道，「譚先生果有這意思，一切

交給我，由我出去調陳，」譚局長見他如此說法，知道不花一點錢，這事不了，便道，「我今天身上沒帶多少錢，老先生暫且向他們說一說，容日我再行送上，」說着向身上掏一掏，拿出十元鈔票道，「這一點欵子，送給老太太，」老頭子接到手裏笑一笑道，「西廂那幾位，請你也賞他幾元，」譚局長道，「我身邊今天只帶有此數，改日一定，再另送過來，」老頭子把十元鈔票仍交還譚局長手裏道，「請你收回，他們若沒有給他幾元，一定要埋怨我辦事不對，」譚局長道，「我今天身邊，實在只有此數，不然，既由老先生說着，我還有不遵命道理，」說着又把鈔票塞在老頭子手裏，老頭子道，「容我過去商量，看是如何，」譚局長道，「請你婉言轉達，我決不失信，」老頭子走到西廂房，不一會工夫，便聽那西廂嚷道，「不行，不行，誰要這十元，快還他，」譚局長在東廂房一聽，心想我不趁此時溜出，俟一會，更見麻煩，遂邁步走出去，剛到門口，後面的人，已追上來，喊道，「你往那裏去，快回來，」說時，便有兩個鹵芥的搶上去要抓譚局長衣襟，譚局長此時不能再忍了，向褲袋一摸，摸出一支手槍，向大家揚一揚，道，「誰敢過來，我打他，」大家一看，譚局長手裏擎着手槍，和嚇崩殼，向後倒退，不迭，譚局長趁此飛跑幾步，跳上一輛街車，一逕拉到飯店，一想玉桂既找不着，逗溜此間，徒增麻煩，當時連夜收拾行李，一逕回歸河南，暫且不提，如今且說玉桂携欵來到北京住在中央飯店，原想把所有欵子，寄存銀行生息，在北京租一

間房子，不想在中央飯店，住了一天，第二日便在馬路上，遇着學傻，一路跟到飯店，向玉桂說窮道苦，麻煩不了，玉桂知道他，在外面結交許多不三不四的朋友，都是潑皮無賴，不便得罪他，拿了二十元給他，學傻還是嫌少，玉桂又應承他，往後有機會再給，那學傻才走了，玉桂一想，自己單身在此，早晚要受學傻的魚肉，上次因購辦軍火，來到上海，匆匆住了兩禮拜，一切娛樂場所，未能暢意游樂，現在何不趁此時機，到上海盤桓一兩個月，玉桂想定主意，第二日便帶隨身行李，坐火車一逕到上海，住在第一樓旅館，凡是戲園電影院各處，無不涉足，那天從打外面回來，剛走到樓上，忽見樓上一個漂亮少年迎上兩步向她招呼，玉桂定睛一看，不是別人，乃是秦寒波，一時驚喜交集，問道，「你何以在上海，」寒波道，「我到陸西，不久家父就逝世去了，我因爲家務糾纏，不得脫身，直到今年二月，我到北京找你，據我幾個朋友告訴，說你往張家口去了，現在何以會來這裏呢，」玉桂聽了，不由臉眶一紅，一時又不便把過去的事情，告訴了寒波，只問寒波道，「你現在住在那裏，」寒波道，「我住在東亞旅館，今晚來這裏找朋友，不想却遇着你，」玉桂便讓他到自己屋內，又問寒波到上海幹甚麼，寒波道，「我在這邊，有兩個親戚，在祥和麪粉公司，先父在日，在祥和公司，放下一筆款，我此次來上海，要想把這股份讓到別人，連日和舍親商量，還沒有找出主兒呢，今天遇着你，難得的很，這邊屋子不好，你何不也搬到東亞旅館呢，」玉

桂道，「我初到不久，對上海情形，不甚熟悉，」寒波道，「上海別的沒有什麼意思，只有總部內賭錢，那是最好沒有，我到上海，別的什麼娛樂，都覺沒趣，只有賭錢最感興味，你去不去參觀呢，玉桂笑道，「我也很贊成，」寒波道，「現在剛是時候，」玉桂道，「我們在外面用過晚飯，再去，寒波道，「何必在外面，只到總部去，無論中餐西餐點心小吃，無所不備，」玉桂道，「進去要花多少錢，」寒波道，「入門給掌櫃五元，到裏面隨便你愛賭不賭都可以，出門時候，這五元碼子沒有用，還可以交還櫃上，支現款子回來，」玉桂笑道，「既到裏面，誰能禁得住不賭，」寒波道，「那末你隨便帶多少，都可以的，」玉桂早就聽說過，上海總部出入，都是幾千萬的數目，便把鈔票三千元塞在衣袋內，和寒波一同出來，坐汽車來到法界，福照路，壽昌里弄口，汽車便行停住，寒波引玉桂進弄內，到一家綠漆小門前，停住，按一按門鈴，兩扇小門一開，走出一個侍僕，一見是寒波，笑了一笑，側着身，讓寒波進去，玉桂留神一看，小門內便是一片草場，在暗黑樹林下，一列一列停了不少汽車，寒波拉着玉桂的手，一面走，一面說道，「你到裏面，若是無意賭錢，切不要坐下，坐下去，便有人招呼你，便不能不賭了，玉桂笑道，「我只小賭，略試一試看，說時已走進屋內，玉桂一看，是一座極寬敞的洋樓，裏面陳設非常講究，寒波拿出十元鈔票，向一個侍者一招呼，那侍者接過去，轉身到上房屋內，取出二隻小圓銅牌，交給寒波，寒波過來，拿

一隻給玉桂，說道，「我們上樓吧，」玉桂跟寒波走上去，一看樓梯盡處，迎面一間小小房子，寒波引着玉桂到廳門口，將銅牌交進去，換了一元碼子，玉桂一看，早把票夾打開，拿出一疊鈔票交寒波道，「索性多換一點，」寒波接過來一點，一共六百五十元，便向窗內一塞，司櫃點了二十多個碼子，交了出來，寒波挽了玉桂手臂，一逕走進裏面玉桂一看，一間大廣廳，中間一列長棹，四面密密層層，坐了許多男男女女，還有許多站在後面的，寒波一看，四面沒有空位，便和玉桂，在東頭站着，玉桂頭一次到總部覺得甚是奇異，見棹中央，放一隻輪盤，盤上有許多號碼，寒波告訴這是，輪盤賭，只要輪盤一轉動，那粒小銅球，落在那個號碼內，便算贏了，正說着，便有一個年輕女招待走過來，向寒波道，「這邊沒有坐位，請那邊坐吧，」玉桂道，「我們看他這一次開完，再過去，女招待微微一笑，送了兩枝香煙，替他們燃着，便去招呼別人了，寒波一面抽着紙煙，一面說道，「你看吧，他們快開，」說時只見那司盤的向案下一拔動機關，那輪盤和留聲機的唱片一般，在輪盤旋旋轉動，盤上那隻小球，轉珠般隨着輪盤旋轉，一直旋轉五分鐘漸轉漸慢，迄至停止，那盤上的小球，已落在二十五號，小框內，一時長棹上，兩列賭客好似得疆場戰報一樣，喜的喜恨的恨，苦樂不同，玉桂對寒波道，「這個賭法完全碰運氣，」寒波道，「不錯，若是運氣好，十塊錢本錢，只一會工夫，可以贏他幾萬，但是一件，贏了就得走，不走結果還是要送進去，」

說時，見對面有兩個客人，離開坐位，那女招待又過來招呼道，「二位上那邊坐吧，」寒波向玉桂看了一眼道，「我們上去，碰一碰運氣，好不好，」玉桂見有一位女客，百來元本，一下贏了三千多元，早已心癢不過，和寒波走上去，一同坐下，把碼子取出來，向寒波道，「我們押什麼，」寒波道，「你愛押什麼，便押什麼，上次開的二五，這次我想打在十二，說着，把十元碼子完全擱在十二號碼上，玉桂道，「你何不多下一點，」寒波道，「十元能打中就可以了，」玉桂道，「我替你加上兩個碼子，」寒波一看，見五十元的碼子，兩隻，覺着下的太多，問道，「你也是下在這裏嗎，」玉桂道，「不，這是我替你下的，我要下在十一上，」隨也拿了兩隻碼子，放在十一上面，一會輪盤一轉，開了出來，却是第一三，和寒波所下只差一個碼，」和玉桂所下，只差二個碼子，寒波輸了十元，玉桂却輸了二百塊，寒波道，「是我算錯了，不應下孤丁，應該多跨一字，這一寶也可贏他一千多呢，」玉桂微微笑道，「你不必懊悔，這一輪什麼好，」寒波道，「看兩輪再下，」玉桂道，「我替你下在十二，好不好，」寒波道，「可以打十二，十三十四，十五，十六，五個字，寧可少贏，多一點希望，」玉桂照寒波的話，把碼子下好，忽見對面來一位女客，拿出手上的碼子數一數，一共十五個，便一起下在第十九號，檯上輪盤一動，銅球連轉幾轉，恰落在十九號上，那女客就這一下，便贏了八千多塊，她把碼子收起，兌了現款，站起來便走，玉桂看了，心中

十分羨慕，說道，「她這麼樣才算痛快，」寒波笑道，「你也可以如法記製，」玉桂一手，手邊只剩五根碼了，笑道，「我一起全下在五號，」寒波點頭贊成，過一會輪盤開轉，却是第三十號，」又打不中，玉桂坐下去，只一會工夫，換來六百元碼子，全輸完了，有點起火，要想再買碼子，寒波因自己，曾輪過好幾次，知道輪盤賭，不能任性的，說道，「我們先去吃些點心，再來如何，」說着，先站起來，玉桂跟他走進一間食堂裏面，」幾個女招待，忙上前招呼，問要什麼，寒波道，「來兩份大菜吧，」玉桂和寒波坐一張六角小圓棹上，一轉眼小吃，湯，便陸續來了，玉桂見一叫便來，說道，「這裏東西倒很便當，」寒波道，「在這裏無論什東西，都可弄得到，不只什麼東西弄得到，就是，闊姨太太，闊小姐，也都可以見得到，這裏一晚進出，都是幾十萬出入，所以很有許多白相人，花了五塊錢進門，吃喝看賭，混了一天，倦時，便在此沙發上睡一覺，醒來再喝，再吃，再看，是常有的事，」玉桂道，「這樣消遣，倒很有意思．」二人談談說說，不大工夫，大菜吃完，寒波僅僅只拿出兩塊錢賞給食堂侍者，領了玉桂到外面，買二千元碼子，同到裏面，賭到十二點鐘，又輸完了，玉桂身上還剩下四百多塊，想要再買，寒波阻住道，「今天我們看不準，一次也沒有贏過，不如回去，等明天再來，玉桂還不願意回去，後來寒波又說昨晚在這裏熬了一晚，今天須要早些回去，玉桂才肯住手，及至寒波送到旅館，玉桂連催幾次，叫他回去，他又不肯走了，

第二日晚上，玉桂又帶了三千多塊，到總部，仍是大敗回來，第三日，玉桂想要再去，寒波阻住道，「不要再到那裏去，我們再換個地方，那裏連去兩次，都是失敗，和我們不利，今晚我和你到逸園裏賽狗去，賭碼買得着，只須一兩次，把我們在總部所損失的都可以翻回，玉桂聽了，也覺高興，便和寒波同到逸園，玉桂見逸園局面，又和總部不同，每頭小狗身上，穿着狗衣，倒也有趣，後來把一個個關在狗箱內，電一動，二三十個飛狗，破箱而出，追奔逐北，均向目的地跑去，玉桂是在北方，何曾見過這種賭法，覺得很有意思，所惜連買幾張票，都沒有打中，一直玩至天色快亮回來，玉桂帶去賭本，兩千餘元，也就用光了。寒波見玉桂因爲自己邀他賭博，連累她輸了，好幾千元，心中十分不忍，一時勸阻他，不要再賭，但是玉桂已懂得那門徑，輸了幾千塊錢，便想翻本，寒波阻止她，她不但不聽，反強邀寒波每夜陪他前去，寒波暗暗察視她的舉動，大有樂而忘倦的意思，舉動揮霍，身邊似有一筆巨款，供他花用，一時既無法阻止，只好任其所爲，如此一連逛了兩個禮拜，玉桂漸形拮据，有時出便由寒波花錢了，寒彼此次來滬，手邊本不甚充裕，並且有許多交涉，麻煩事件雖對玉桂一力周旋，自覺力量有所不及，若不及早脫離，將來怕受她的拖累，趁手邊還有點欵子，一夜陪玉桂在總部賭完對玉桂說道；「我明天須要回陝西一次，因爲家裏有信來催我，馬上就走，我回去，因田產糾葛，大約還須有幾個月工夫，才能再來。」玉桂聽了，不由暗

吃一驚，因自己的欵子，一賭再賭，弄得精光，心內正要和寒波交涉，要他娶了自己回去，現在寒波，忽然要想走了，如何能輕輕放他過去，說道，「你到陝西去，我跟你一塊去，我在上海，也逛膩了，我明天就跟你走。」寒波道，「我原也願意和你一塊回去，只是現在，時候不好，我自先父過後，所有一般長親，因爲財產關係，對我都不滿意，你若此時和我回去，他們更多一個話柄，不但不能安居，只怕連我財產和我前途都要發生問題，因爲我們鄉裏人，腦筋是極舊，和他說一切文明舉動，完全不懂，」玉桂見寒波不肯帶他，心裏很是着忙，說道，「我好容易會重見着你，你就如此走了，」寒波安慰道，「不要緊，彼此小別，我快則一月，遲則兩月，必定重來，」玉桂道，「你來上海，我不定還在上海呢，我此來本不打算久住，原只想逛幾天便回去，你一走，我也不願意再在這裏了，」寒波道，「那末我先送你回北京，好不好，」玉桂一想，自己手邊，已沒有多少錢，若不趁此時回去，將來流落在這裏，無人援助，當下也便一口答應，第二日，寒波把諸事都交接清楚，遂和玉桂坐火車回歸北京。

第六回　再踏京塵重温故里夢　偶呈色相壓倒九城花

玉桂爲從省起見，便在沙灘一家廣賢山公寓居住，寒波看他如此打算，知道她手邊餘欵

無多，臨去時候，留下五百元，暫作玉桂數月用度，玉桂也知道來欵不易，寒波走後却非常的守分，每日除公寓花銷外，其如各處娛樂場所，不常前去，最多，不過，到大觀樓，東安市場各茶社，票友清唱，因自己平日嗜好戲曲，票友中有幾個唱的很不錯，而所費又屬無多，所以每日無聊時，便到茶社花一壺茶錢，由下午二點鐘可以消遣到晚上，才行回去，這一天在東安市場，春明茶社，見票友中有位姓吳的，唱法門寺，腔調極其動聽，不只他唱得好，那琴師的胡琴，尤襯托得巧妙，有幾處唱的有些不圓滿地方，經胡琴一托，便滑了過去，玉桂覺得這位琴師手段太高了，再看他坐在台前，年紀不過二十多歲，一頭黑髮，梳得油亮，面龐也長得不錯，那隻胡琴拿在他手裏，姿勢非常好看，一手按絃，一手拉弓，裏外進退，疾徐極其合度，那一隻青袖口，裏面襯着雪白小褂，手臂一動，那袖口也就飄飄揚揚，好似打鞦韆般，搖蕩不已，足見腕力到家，更兼年輕力壯，那精神是非常滿足的，當下一心一意，只注意這位琴師，覺他抑揚頓挫的地方，給唱者省了不少氣力，那姓吳唱完之後，拉胡琴一手提着琴囊，一手提把帽子戴在頭上便走了，玉桂很想跟出去，問一問這位琴師是姓什麼，她又覺不便，見他只拉一段，便走了，想這琴師一定是那姓吳的特行約來的，當下又聽了兩齣，不知怎樣，耳中聽過那琴師拉過胡琴後，别的胡琴，都覺暗淡無聲了，那天在茶社走出之後，心裏只念念不忘那琴師拉胡琴的姿勢，第二日又到春明茶社，等到五點左右，那

姓吳上來唱一齣玉堂春，又見那少年琴師出來替他襯托，玉桂聽得非常滿意，姓吳一走，琴師又跟他走了，玉桂此時，再也禁不住，向旁邊站的茶房查問，剛才那個拉胡琴的姓什麼，茶房道，「他姓呂，是吳先生特約來的，不常到這裏，」玉桂道，「他住在那兒，你知道嗎，」茶房道，「我可不知道，不過要查他住在那裏，到櫃上問一問，也許知道，」玉桂道，「勞你的駕，替我問一問，可以嗎，」茶房把頭點一點，玉桂認他一定會去櫃上問，那知那茶房只是嘴裏答應一聲，仍向別的客人張羅茶水去了，玉桂一看情形，知道無意替他張羅，此時再煩他打聽，也是自討沒趣，只好等第二日再想法，當晚回去之後，心裏只念念不忘，那個姓呂的琴師，想他胡琴拉得那麼好，如能和他在一起唱一唱，由他襯托，一定更增美妙，想了一回，又自怨太看不透了，一個拉胡琴的，竟如此想着他，太沒道理，心裏雖是這樣自責，可是這念頭，老是在心上，無論怎樣只是除不去，到了第二日，再到春明茶社，因去的很早，淸唱剛行開場，玉桂不曉得今天那個姓吳的還來不來，若是不來，連那姓呂的，也不能見面，當時無心聽唱，便在櫃上張一張，見一個老頭子，坐在椅前，理理記賬，玉桂想了一想，我只有問他去，便含笑走到賬房，未說話先含笑點一點頭，向那老頭子道，「借光，今天那位吳先生來不來，」那賬房先生，一時摸不着頭腦，說道，「怎麼，是那一位姓吳的，」玉桂道，「是昨天那位唱法門寺的，」老頭子聽了，更是糊塗，只得笑道，「這個我摸

不清，」說着，向後面一門小房，指一指道，「他們各位來時，都在後面，有早來的有晚來的，您到後面看看，就知道了，」玉桂見說，心裏很是猶豫，那裏面沒有一個熟人，如何好走進去，正在躊躇不決，忽見有一位女票友，扭扭怩怩走進門內，玉桂一看屋內有一位女票友，我且不管他，且進去看一看，於是也跟那女票友，進去一看，屋內老老少少，有十幾個人，再是那個姓吳的並不在內，大家見玉桂跟進來，起初認她是那女票友朋友，後來見玉桂在房內轉了轉，又訕訕走出去，大家又奇異，覺得這位女客來的太突兀，於是便有兩個拿着香煙，跟了出來，見玉桂坐在最前排一張茶座上，一時也猜不出，他是什麼人，玉桂一時既找不到那姓吳的，只好在茶座上老等，一直等到快四點鐘，才見那拉胡琴姓呂的先生出來，玉桂一看他來了，不由精神一振，過了一會，那姓吳的也上台唱了一齣玉堂春，唱的很不錯，尤其是那姓呂的胡琴襯托得好，一齣唱的快完的時候玉桂急站了起來先到賬房，向那老頭子問道「我剛才所說姓吳的就是這位吳先生，我現在要打聽，給他拉胡琴的那位姓呂是住在什麼地方你可以告訴我嗎，」那管賬先生這次倒聰明了，一聽這話堆下笑臉來說道，「你要問小呂呀，他就住在後門井兒胡同我認得認得，」玉桂聽了，又一凝神說道「你知道他給姓吳拉胡琴，一次給多少錢，」管賬道「不一定給錢吧，他們都是朋友，可是小呂每來一次，臨去總是在賬房領了四角車費，玉桂聽了，把頭點一點正要走開，台上玉堂春已成了尾聲，玉

桂仍站在那兒過了一會，果見小呂一手提着琴囊歪戴着呢帽，走到賬房，那老頭子早把四毛車錢備好，一眼看見玉桂還站在那兒便向小呂指道，「他就是呂先生你要找他，有什麽事，玉桂給賬房如此一說很不得勁，那小呂一眼看見一個時髦女人，站在那裏等他說話立時堆下笑臉帽一脫，先向玉桂點一點頭，玉桂也對他笑一笑，小呂先問道，「太太貴姓」玉桂道，「姓方，您的胡琴太好了，」小呂連連謙遜道，「不行，不行，」玉桂道，「不要客氣，我看在北京城，沒有幾個會拉這麼好的胡琴」小呂道，「不見得，方小姐你府上在那兒，」玉桂給他一問，覺得很不好答應，遲疑一會，才說道，「我現在住在沙灘羣賢公寓，玉桂說了這一句，好似很丟臉的，小呂却笑道，「沙灘羣賢公寓，我常去的，我有一個姓陸朋友，就住在裏面，」玉桂道，「呂先生常到那裏好極，到我那邊談談，我住在十六號，」小呂道，「好好，」接着問道，「方小姐對戲劇是很內行的，」玉桂道，「我不懂，不過愛這一門，呂先生將來多多指教，」小呂本是一個浮蕩青年，見玉桂說話時媚眼欲流，向他連送了幾個眼風，知道這女人大有意思，當下連連答應，玉桂想要再問他什麽時候可以上她家裏去，只因還有賬房先生在旁，不好說話，小呂也十分機伶，見玉桂只對他笑了笑，便點點頭道，「咱們明天見吧，」說着便點點頭走了，玉桂見他已去，復回茶座，一會也就回去，到得公寓，心裏只是念念不忘，那個小呂覺他拉的胡琴太好，這樣好胡琴，必須叫他拉一拉，襯托一

下，便可以顯出我的歌喉怎麽樣，想了一回，又想他年紀至多不過二十三四歲，而臉雖長得黑一點，也不見得討厭，想着，被單用牙咬住，精神便有些恍忽，過了一會，也就睡了，到了第二日早上，才有九點鐘左右，玉桂剛起來不久，忽聽門外有人喊道，「方小姐在家嗎，」玉桂急把房門推開一看，見小呂笑吟吟站在門前，玉桂急讓他到房內，說道，「呂先生來得眞早，」小呂道，「還早呢，一點也不早，我早上六點鐘就出來溜馬路，」玉桂道，「呂先生一早到什麽地方溜呢，」小呂道，「在天安門一帶，那地方最好，」玉桂道，「天安門那地方空氣太好，可在那裏吊嗓子，」小呂道，「我嗓子不好，吊也無益，」玉桂道，「不見得吧，」小呂道，「眞的，我的嗓子簡直唱出來不是味，這是天賦，不能勉强的，」玉桂道，「那位吳先生唱的總算好，可是全藉着呂先生的胡琴，沒有呂先生的胡琴，那就差遠了，」小呂道，「方小姐你對戲劇一定很內行，好壞差一點聽得出來，吳先生的戲，都是我講的，他嗓子不錯，只是不能行腔使調，又因他的資質太笨」說着，又笑一笑道，「我看方小姐一定唱得很好的，」玉桂道，「我不會，不過我愛這個，」小呂道，「我明天帶個胡琴來，給方小姐托一托，」玉桂一聽這話，正中下懷，說道，「那好極了，我正要請敎，只是不敢相煩，」小呂道，「我們研究研究，」玉桂道，「今天呂先生還到春明茶社嗎，」小呂道，「春明社經理廖方經，是我老朋友，我不能不幫忙的，其實那位吳先生，我實在不大贊成

，我替他拉胡琴，費力不討好，」玉桂道，「不見得，凡是內行人，一聽就知道，呂先生的胡琴高妙，」小呂見玉桂如此贊許他，心上自是十分高興，一面和玉桂說話，一面向玉桂屋內各處細看，見屋內景象蕭條，心裏很是可疑，玉桂的身世一定有些來歷不明，又不便動問，停了好一會，斟酌再三，才問一句方小姐大概是在教育界吧，」玉桂道，「我從前在教育界，最近兩年因多病，便不願幹這苦生活了，」小呂道，「教育界原是很苦的事，」玉桂道，「常言說教書不如唱戲，現在能由唱戲出名，一齣戲可以抵中學教員教一年的書，」小呂道，「總是在教育界給人家看得起，」玉桂道，「也不見得，現在一切開通，人家看唱戲也很尊重的，我可惜沒有明師指點，不然我很想走上這一路，」小呂道，「方小姐您能唱了不少戲吧，」玉桂道，也不過十幾齣，但都不好，」小呂道，「會十幾齣就不容易了，將來我們有工夫，可以研究研究，我唱得不好，可是能戲很多很多，」玉桂道，「今天與先生在茶社消遣什麼戲，」小呂道，「南天門，這齣戲我給他說了兩禮拜，結果他還不大明白，今天唱時，只怕要出岔子，只是他膽子太大，就時碰釘，他也是不怕，他說票友在茶社，本是消遣，只要自己唱得痛快，管他碰壁不碰壁，他們都是這種心理，所以我很不願意替他拉胡琴，」玉桂道，「呂先生說話不錯，這樣的胡來，便沒有意思了，我想最好的法子，須要找一個好對手，一上台要叫大家精神注在我們身上才有意思的，」小呂道，「是呀，只是這個對

手也不好找，從前票友裏，五城弟子很多，現在因爲他們辦得不好，有好的，都不願意來了，所以便見沉寂，」說着，又向玉桂看一看道，「可惜我今天沒帶胡琴來，不然倒應試一試，方小姐的嗓音和我的胡琴，能否配得上，如能配得上，將來倒是有機會，叫大家注意到我們身上，」說着，又笑一笑道，「我這話，都是胡想胡說的，方小姐不要見怪」玉桂道，「呂先生所說的話，都是我所希望的，我不便出口的，將來我還求呂先生多多指教，」小呂道，「彼此都愛研究這個，有工夫便可聚在一起，拉拉唱唱，反正我一天，除了溜鳥，坐茶館，沒有什麼事可幹，下午沒工夫，早上可以來的，早上沒工夫，夜裏可以來，只要方小姐什麼時候有工夫，吩咐我什麼時候來，都能辦得到，」小呂說到這裏，又笑道，「這是我胡想，方小姐這裏還有什麼人來嗎，我來打擾便當不便當，若是不便當，我就不敢來了，」玉桂道，「我這裏有什麼不便當，你儘管來吧，我只一人住在公寓，早晚也悶得很，」小呂道，「那好極了，我今天在茶社對付吳先生以後，到晚上來伺候你，好不好，所好在公寓裏拉拉唱唱，沒有什麼妨碍吧，」玉桂道，「在公寓拉拉唱唱，一點也不犯法，呂先生你天天都可以來的，」小呂笑道，「那好極了，現在我要告假了，」說着，站了起來，戴上帽子，向玉桂點頭點，辭了出去，玉桂一直送到門口，又珍重說道，「咱們下午再見，」小呂去後，玉桂一個人在屋內，想了一回，覺得小呂這人，甚是聰明不過，我的意思，還沒露出，他就全

知道了，現在業已和他訂好，大概今天晚上，他一定會來的，我既訂他來，要預備一點東西請他吃才好，請他上館子去，不但花錢多，並且也不能拉拉唱唱，還是邀到公寓，倒可以多和她談一會，現在我倒要先行布置布置才好，玉桂想着，便走出去在附近一家小飯館，要了幾樣菜，關送住址，叫他六點鐘，送到公寓，自己回去修飾一回，到了近午，便一逕至春明茶社，心裏只盼望小呂快點來，和他一同回去，一直盼到四來點鐘，才見小呂拿着胡琴上台，一見玉桂坐在前排椅上，便對她微微點一點頭，引得台下好些人轉過頭，向玉桂看了一眼，玉桂給大家一看，一時臉上便有些不得勁，這一齣老吳可唱南天門行腔，實在不受聽，有幾次幸而有小呂的胡琴襯托過去，大家都感覺着小呂的胡琴太好了，及至這一齣唱完，時間已是不早了，玉桂忙忙起來，知道小呂還要到賬房領車錢，便先站在賬房門外等候，過了一會，由賬房出來，見玉桂站在門外等候，笑一笑道，「咱們走吧，」二人出了東安市場，兩個人力車，一同赶到沙灘羣賢公寓，那飯館的菜早已送來多時，玉桂吩咐茶房重新弄熱了，和小呂在房內淺斟低酌起來，在喝酒談話中間，玉桂已探出小呂家裏還有父母兄弟，兩個哥哥，都是商界，只有小呂一人自幼愛好音樂戲曲，每每除了在外玩票之外，並沒幹過一宗正當的職業，看他的神氣，大有以北京闊少自居，玉桂經過不少閱歷，心裏早看透這人沒有多大的身分，只爲叫他幫忙，教他一些戲曲，便極力聯絡周旋，小呂原有一股兒聰明，見玉桂

一個人，孤身住在旅館，其中一定有一段不可告人的原因，再看她行李那樣蕭條，又料她是一個貧家女兒，姑且張大口氣，拿出八旗世家貴族的派頭來虎人，所以和玉桂喝酒說話時，不免露出輕薄的樣子，玉桂已是久經滄海過來人，凡是青年男子什麼神氣，她沒有看不出來的，見小呂輕佻的舉動，知道他竟別有所在，於是也拿出欲取姑予的手段來挑逗他，弄得小呂的心神有些不安，對此一塊美肉，欲食不敢，欲棄不能，這時只是極力恭維，玉桂說她如此聰明，只須幾天功夫，便可學得若干好戲，又叫玉桂試唱一段玉堂春給他聽一聽，玉桂見他如此，知道此人已入彀中，便慢啓珠喉，唱了一段蘇三離了洪洞縣，……小呂拿着筷子，敲着桌拍板，有一二處，小呂只是搖頭，說是不對，按着板，一字一字敎給玉桂，玉桂見他所指示的，很是內行，非常佩服，知道他不僅胡琴好，就是戲曲也是大行家，玉桂叫他唱，小呂道，「我什麼都會唱，只是爲嗓子所限，不能大聲唱，說着，輕輕唱一段探母，玉桂覺得他所唱的，很是不錯，當下二人一邊喝酒，一邊研究，一直唱到十點多鐘，把小呂喝得嘴裏喓々說不出話來，才辭了回去，自此小呂有工夫便到羣賢公寓，敎玉桂唱戲，玉桂本是有根底的，再加上一付天賦的珠喉，經小呂細加指點，於是把幾齣最流行的戲敎給玉桂，玉桂一學就會，如此一連有一個多月，玉桂靜極思動，很想出一出風頭，只苦沒有機會，這天小呂由春明茶社出來，很不高興告訴玉桂道，「我不再給那笨蛋拉胡琴了，今天我被他累得

當場出醜，玉桂知道小呂所說那劣貨，便是老吳，笑道，「怎麽樣，他今天唱得太不好嗎，」小呂道，「不但唱錯了，而且是胡來，在場上給大家喊了倒好三次，這有什麽面子，下台後我告訴吳先生以後要注意，他反說我不好，說我胡琴調門拉得太高，我見他不服氣，便告訴他以後我不敢再伺候你了，他毫不在意的，只笑一笑，你想這種人可惡不可惡，」玉桂道，「憑我的意思，早就不該替他帮忙，你那樣好胡琴，他却唱得那樣不好，實在太委曲，」小呂道，「好多朋友，都對我這麽說，我認爲這係玩票的性質，他唱的不好，我拉得不錯，也可以過過癮，並且在茶社，也可以認識幾個朋友，比在家裏，總有意思的，玉桂道，「你在茶社這麽多天，認識了什麽好朋友，」小呂向玉桂一指道，「你便是我的好朋友呀，」玉桂把嘴一抿，正要說時，小呂又道，「說好朋友，這句話，還粗俗一點，改句文言，你是我的知音，我的胡琴，別人不賞識，你却知道，這不是我的知音嗎，知音難得，我不知怎樣報答你才好呢，玉桂見小呂雖然是一個輕浮子弟，這幾句話，說的很是動聽，便點點頭道，「你說我是你的知音，這我也不否認，只是你胡琴那麽好，我唱的不大好，枉有知音，也是無用了，小呂道，「方小姐太客氣了，你還說唱得不好，那末還有什麽人唱得好，只是方小姐不肯出風頭，若肯出風頭，我看只須三天工夫，叫九城人士，沒有不知方小姐的大名，玉桂道，「你這話眞的嗎，」小呂道，「我不說慌，現在文明茶社，我是不願去了，他那裏有老

吳，我和他既翻了臉，便不再願見他的面，我想另找一個消遣的地方，過兩天再來報信，」小呂說完，又坐了一會，便走了，過了幾天，早上才有八點鐘，小呂匆匆赶來，對玉桂說道，「今天有一個機會，不曉得方小姐，肯不肯賞臉，」玉桂問道，「有什麼事，」小呂道，「前門外第一樓暢觀茶社主人李鶴仙，他現在組織一個票社，每天暢觀茶社清唱，所約的純粹是女票友內裏有一位邢鳴琴小姐，和游四奶奶都約我替他拉胡琴，我認爲她們雖然會唱，未必唱得好，我果和李鶴仙說過方小姐的嗓子最好，李鶴仙很願見方小姐一面，今天十一點鐘請方小姐在小有天吃飯，不曉得方小姐肯不肯賞臉，方小姐如肯賞臉，我就去通知他，叫他預備，」玉桂道，「還有什麼人，假如就是我一個人就不必客氣，」小呂道，「他沒請別人，不過叫他花一點小錢，也是應該的，因爲我們幫忙他的地方很多很多呢，」玉桂道，「這未免太客氣了，」小呂道，「應該如此，上一禮拜，他把所約的票友，請在擷英吃西餐，那天他還不知道有方小姐，不然那天也就請在一塊了，」玉桂見說，只好答應，妝飾一番，到了十一點鐘，和小呂一同來到小有天，李鶴仙早在那兒等候了，一見小呂引進一位少年，身上穿一件淺藍色嗶嘰一件長袍，足下登着一雙皮鞋玉山朗朗竟是一個漂亮美男子，再細看他一雙含情的秀目兩道長眉，含有女兒的態度，才覺悟過來，和小呂同來的便是小呂所誇贊鐵嗓方小姐，當下急忙周旋，玉桂一見李鶴仙，唇紅齒白，一雙眼光，未說話，先堆下滿臉笑容

，生得非常文雅，那裏像什麼茶社的掌櫃，儼然是一位貴族豪少，若把小呂和他比起來，油頭滑腦，滿身市井之氣，大有清濁貴賤之分，一見這人，心裏便已願意和他接近，及至和他細談起來，李鶴仙本是旗族，和玉桂且是同旗，他的父親，做過江甯將軍，和玉桂的伯父同在江南多年，很有友誼的，二人談了一回，本旗的近狀，從前貴族巨室，現在全都式微，大有滄桑之感，愈說愈有味，不知不覺喝了許多酒，還是小呂在旁，提醒玉桂，等一會還要上台清唱，不要唱了太多才住了酒，玉桂因多喝了幾杯酒，不能吃飯，只喝一口稀粥，便不吃了，李鶴仙特留一間雅坐，預備玉桂休息，那天到了兩點多鐘開鑼，玉桂因爲喝的酒過多，在雅座裏坐了不久，便有倦意，及到開鑼，玉桂伏在桌上，已朦朧睡去，李鶴仙和小呂進來，看了好幾次，見玉桂隱几而睡，睡得很熟，當時便不敢驚動他，外面因今天茶社開幕，來賓很多，所請一般太太奶奶們，一個個都賣力起勁，盡量頭出工夫，這些小姐少奶奶們婉轉珠喉平日在外面聽不到的，現在她們肯犧牲色相，當衆高歌，一時弄得台下一般聽衆，如痴如狂，把一個暢春閣，弄得人山人海，擠不進去，甚至有許多客人擠不進屋內，都在屋外窗門站着靜聽，連樓下也有許多行人駐足凝神，給樓上的鼓板歌聲所惑，這一天暢春閣的熱鬧，可謂盛極一時小呂給那邢鳴琴小姐在台上拉過胡琴，接着又給游四奶奶拉了一回，急走進雅坐，見玉桂已醒過來．小呂笑道，「方小姐今天酒喝多了，」玉桂很慚愧道，「我不知道

怎樣今天會這樣倦，喝了幾杯酒便睡着，」小呂道，「現在外面已開鑼好久，方小姐是排在末第二，和一位李小姐合唱探窰，剛才李小姐走進兩次，看見小姐睡着，又走了出去，她想在未唱以前，先和方小姐接洽接洽，」玉桂道，「是的，我也應該和她先見一見，你就帶我去吧，」說着站起來，小呂道，「不忙，我去請李小姐進來，和你接洽好了，」說後，匆匆出去過了一會，小呂便引進一個二十一二歲一位女士，長身玉立，一張粉嫩的臉，五官布置得很是配合，尤其是那一雙眼神，對人說話略凝一凝神，很是有意思，她看玉桂額前秀髮全掠上去，完全男裝，乍看過去，彷彿一個漂亮的男子，笑一笑道，「我早聽呂先生說過方小姐是一位內行家自幼經過明人指點，我今天冒昧和方小姐合唱，一切多多照顧，」玉桂道，「那來的話，我自幼雖然愛好這一門，只是哼出來都沒有調門兒，今天因爲聽呂先生說這裏內行人很多，我只想來究研，却不敢獻醜，是呂先生和李先生他們一定要叫我出來試一試，一切多多要指教，李小姐道，「我也是不行，好在都是研究性質，我們唱得好，不見怎麽樣，唱得不好，也無妨碍的」小呂見二人一見面先客氣一頓，笑道，「二位都是內行家，不要再客氣了，現在距上台時間已是很迫，二位先接洽，接洽，今天探母帶不帶回令，」玉桂不待李小答應先說道，「我今天頭一次上台，總以少唱爲是免得人家討厭，說着，又覺這話有碍李小姐，對她笑道，「李小姐不要見怪，我的意思是先要試一試，我這人能否撇得上台，因爲

我唱的不好，李小姐唱的最好不過，豈不累了李小姐，」小呂在旁笑道，「你二位太客氣了，我說一句客氣話，你二位我都伺候過，今天上台，我看一定會博得滿台紅，二位請放心，「說着站起來，凝神略聽一聽道，「釣金龜已成尾聲，李小姐先預備吧，」李小姐見說站了起來，向玉桂道，「我先上去妳一會就得去，」玉桂道，「反正我坐在這兒沒事，我和你一塊出去好了，」李小姐見玉桂說話很乾脆，忙笑道，「那更好了，你和我一塊上去吧，」玉桂跟李小姐到得台上時，見小呂已拿着胡琴在那兒等候，李小姐飾四郎延輝先唱了一大段西皮慢板，一句搖板過去後便是玉桂，玉桂飾鐵鏡公主，幾句芍藥開牡丹放……唱得非常婉轉動聽，李小姐也非常賣力氣，兩個人工力匹敵，引得台下彩聲四起，再加上小呂的胡琴，歌聲唱聲合流爲一，婉轉曼妙，沁入心脾，台下起初是叫好，一段段下去，將歌聲琴聲吸住，轉沉寂了一直到唱完，掌聲雷動，拍拍響個不住，玉桂見一出台使博得滿台好，非常滿意，李小姐也覺今天和玉桂合唱沾光不少，等到玉桂快要走時，李小姐一把將她留住道，「妳沒別的事，我邀妳到一個小館子吃飯呢，」玉桂正在謙辭間，見票房內，又走出兩個女人，李小姐一看，便笑道，「她二位也來了」便指着那個稍高身材向玉桂介紹道，「這位是游四奶奶，」又指着身材稍瘦的道，「她是邢鳴琴女士說起來都是我們同志，」游四奶奶笑道，「我正要來找你二位，我剛才在台下，和鳴琴聽你二位合唱探母，我認爲今天，可以壓倒一切

」說着又向玉桂溜了一眼道，「你看她這樣打扮，竟是極漂亮的男子，」鳴琴小姐道，「什麼男子再也沒比他標緻的，我一看覺得和她有緣，」三人站在樓旁說着，一時招引得許多人圍在旁邊觀看，李小姐道，「我們到一亞一去吧，」玉桂想要不去，一看鳴琴小姐都站在那裏等着，又不便推辭，只好跟大家一同到一亞一樓上，游四奶奶和鳴琴小姐都放誕不羈，一人一杯，把玉桂灌得許多酒，滿面緋紅，伸着兩隻眼，說道「我實在吃不下了，」說着，便退坐一張椅子上，游四奶奶見玉桂不喝酒，便也走過去，用手輕輕撫在她頰上，說道，「你怎麼這樣不中用，喝了幾杯酒，便醉得這個樣子了，」玉桂道，「我今天喝的酒不能再喝，我要回去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你那好回去，必須再和我們喝幾杯，」玉桂道，「這個我實在不能，我再喝，一定要醉倒」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醉倒有什麼要緊，」玉桂道，「我住在公寓，不便太晚回去，喝醉了，一切都不便當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你為什麼愛住公寓，你可是認公寓比較自由吧，」玉桂雖然在醉中，給游四少奶問了這一句，心裏也覺得不得勁，只說道，「我也不一定要住在公寓內，」游四少奶道，「你今天到我家裏過夜好不好，」玉桂略一遲疑，不敢答應，李小姐道，「游四爺上南京去，他家裏沒有什麼人，你到他家裏住一時，倒是很便當的，我們要想找你也便當，」玉桂最近正因在公寓，毫無一點收入，長此下去，一切居住飲食，要發生問題，一時正苦沒有出路，一聽游四奶奶要邀她到那裏居住，又聽游四

爺不在家，心裏便有些活動，當下只含糊點一點頭道，「我應該到游四奶奶府上請安，今天我酒醉了，改天再去吧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什麼請安，我可不敢當，妳今天肯到我家，便是賞我的臉，」玉桂道，「我一定去，」游四奶奶一聽大喜道，「你能在我那邊住幾天嗎，」玉桂道，「這個我不敢答應，」李小姐道，「爲什麼不敢答應，住幾天有什麼要緊。游四奶奶家裏沒有人，我也常在那兒過夜的」玉桂見說，才點頭答應，當晚由一亞一酒樓散後，游四奶奶便邀大家到翠花胡同她的住宅，玉桂是第一次到游府，雖然在黑夜，一進門便見院落非常高敞，走進裏面一座大客廳分裏外兩間，外面一間，完全西式陳設，四奶奶一直引她到裏面客室，在電燈下一看，一屋陳設寶貴的紫檀傢具，壁上全是名人字畫，因游四奶奶並不讓他至客室，穿過客室由一扇小門推進去後面便是三間書房，由書房東方一門穿進，便是游四奶奶臥房了，玉桂見這房蓋得很有意思，說道，「這樣中西合璧房子，我今天第一次才見着，」游四奶奶道「這樣房子有什麼稀奇呢，過了一天，我邀你到我表姐那裏，她的房子才講究呢，」一面說，一面讓玉桂在一張沙發坐下，鳴琴小姐和李小姐在房內談了一會，便行辭去，游四奶奶向衣櫃內取出煙具說道，「我夜間無聊，便藉此過癮，你會不會，」玉桂一看煙具觸動舊事，一時也不便說什麼，游四奶奶早躺下去，把現成煙泡安在煙槍上，連吸了幾口，對玉桂道，「你也來一口吧，」玉桂道，「這個我可不行，」說着躺在游四奶奶對面，游

四奶奶連抽了幾口煙，把煙槍放下，對玉桂笑了一笑道，「這東西原是不好，你不妨也抽一口，」玉桂道，「你抽吧，我替你裝上，」說着，拿了煙槍，替游四奶奶燒了一口煙，游四奶奶道，「我看你燒烟，是很內行的，爲什麽不抽，」玉桂道「我會裝不會抽，游四奶奶道，「我和你一塊躺着，由側面看過去，彷彿是一個男子，」玉桂見游四奶奶說她好像男子，笑道，「可惜我不是男人，果然是個男人，我很願意天天伺候四奶奶，」四奶奶一聽，放下煙槍，走過去道，「我就認爲你是男人，你這樣男子打扮，比任何男子都漂亮，我就愛你，你是我心上最可愛的人，」說時把櫻唇湊近玉桂唇旁，對玉桂臉上，連吻了幾口，玉桂想不到游四奶奶竟如此放誕把游四奶奶一推說道，「游四奶奶，你醉了吧，」游四奶奶笑道，「我一點沒醉，我一見你的面，就愛上你，我認爲任何男子都不及你好看，無論什麽樣男子，也沒有你這樣漂亮，你討厭我嗎，你嫌我長得不好呀，不願意和我做朋友嗎，」玉桂道，「四奶奶你說那裏話，我也很愛你，只是我不敢和你高攀，」游四奶奶聽了這話，立時把整個粉臉，貼在玉桂臉上，玉桂只覺她的粉嫩肌膚，微微透出一股熱氣，傳到自己臉上，心上不由會發生一種快感，伸手向四奶奶酥胸一按，覺得她心房微微跳動，四奶奶給玉桂如此一來，索性一個人，全擠在玉桂身上，口裏說道，「我心裏跳得很，我不知怎樣才好，」玉桂故意說道，「你可是酒喝太多了嗎，」游四奶奶瞅了玉桂一眼道，「你糊塗，我今天沒喝什麽

酒，怎麽會醉，我不是給酒醉，我是給你醉了，」說時勾住玉桂的脖子，連連吻了幾口，弄得玉桂心癢難過，再看游四奶奶兩眼含情春意盎然，若不可止，當時也緊緊把游四奶奶摟住，彼此鬧了一氣，才鬆開了手，游四奶奶向玉桂臉上一抹道，「我想不到今天竟上了你的當現在我要罰你在我這裏，住上十天，天天陪着我睡覺，你能辦得到嗎，」玉桂道，「你不討厭我，我當然要伺候你，」當晚二人笑笑鬧鬧，玉桂便在游四奶奶臥室住下，自此以後二人交誼，越發親密，同食同眠，同出同進，儼然一對小夫妻，玉桂近月以來手頭才見鬆窘，游四奶奶認為知心好侶，便一疊一疊鈔票，供給玉桂揮霍，玉桂樂得其所，不想却急壞了小呂，小呂見玉桂每天除到茶社唱了一齣後，便給游四奶奶拉走，心上很是難過，小呂對玉桂原抱有莫大野心，起初只認游四奶奶和玉桂不過是朋友往來，沒什麽關係，後來見游四奶奶，對玉桂一步也不離開，自己要和玉桂說幾句話，都沒有機會，並且從前玉桂對他十分殷勤，自有游四奶奶之後，對他冷淡下來，心上又妬又恨，但也沒法離間他們二人，第一自己手邊沒錢，第二自己除拉胡琴被玉桂見賞之外，沒有別的技能，要想和游四奶奶爭鬥，是鬥不過她的，小呂愈想愈恨，這一天晚上，趁玉桂在茶社唱完了後，緊跟在玉桂身後，低低說道，「方小姐今天有工夫可以回公寓一趟，我有幾句要緊話要告訴你，」玉桂見他說得這樣鄭重，不知發生了什麽事，站住脚說道「游四奶奶還約我今天到他親戚家去打牌呢，我沒工夫，

你有什麼事，就告訴我吧，」小呂道，「那麼請方小姐到雅座裏，我有幾句話告訴你，」玉桂只好跟着他到雅座，玉桂催問道，「你有什麼事，快說，快說，」小呂道，「近來方小姐和游四奶奶，常在一塊，外面有許多閑話，游四奶奶在外間，名譽很不好，方小姐犯不着和她在一塊混着，將來一定要受她的累，」玉桂見小呂勸他不要和游四奶奶在一塊心上老大不高興，板着臉對小呂冷冷一笑道，「我以爲什麼事，原來爲的這個，現在社交上，交幾個朋友，都不要緊，交了一個女朋友，算得什麼，而況游四奶奶出身大家，是很有身分的人，又怕什麼，你不用爲我担心，小呂道，「外間有許多閒話.我所以才告訴你的」玉桂道，「她不過愛打牌愛聽戲，在太太們也是很平常的事，」小呂道，「不只這個還有別的，太不名譽了，」玉桂很不耐煩道，「還有什麼不名譽我不知道，」小呂道，「這話我實在不好說」玉桂道，「你說吧，你說有眞實具，我就和她絕交，」小呂道「這話我說不出，太不名譽了，」玉桂道，「你說吧，有什麼不名譽，我最不贊成這樣吞吞吐吐的，」小呂道，「我說了，你不要見怪，外間都說你和游四奶奶，不只朋友關係，她把你當一個丈夫看待，」玉桂聽了，不由大笑起來道，「你說得眞好，果然有人認我做丈夫，我正求之不得呢，我不幸生爲女人，一輩子不能出人頭地，果然有人認我做丈夫，我眞愛這個女人，」小呂見玉桂如此說着，一時也不便再說什麼，只道，「我這話也是聽別人說的，外間既有如此評議，我不能不告訴

你，現在你既認爲無關重要，那麽一切也不必說了，」玉桂見小呂說時，臉上很不高興，便說道，「你不要不願意，我所說的，確是實話，也許你聽了不大願意，」小呂勉强笑道，「我是爲朋友熱心，什麽話都愛說，其實有的不要緊事，人家是不愛聽的」玉桂道，「小呂你還和我鬧脾氣嗎，我說了兩句，你就記在心裏。你在我這裏怎多日子，還不知道我的脾氣，我是心裏有什麽話，都要說的，我眞是恨不得能變一個男子，我看女人太吃虧，什麽事都不能出風頭，」小呂道，「你要怎樣出風頭，你的名氣在外頭，就不小了，」玉桂道，「我有什麽名氣，」小呂道，「人家一提起你的名字，沒有人不知道，我不客氣說一句，像你這樣，已够出風頭了，」玉桂道，「你說我出風頭我雖然有一點小名氣，但是還不如梨園裏一個小角呢，」小呂道，「你不常出去果然常去應酬，望至名歸，要成一個名角是有希望的，前天吳天民不是要到你府上拜訪，你爲什麽又擋駕不見呢」玉桂道「吳天民這人在外名氣不好」小呂道，「他也是一位名士呀，」玉桂道，「我一聽說起名士就頭痛我平日最不歡迎這些名士，」小呂道，「這就是你得罪人的地方，平常一般人要和吳天民結識，還不容易現在人家登門造訪你反拒絕不見，未免太自大了，」玉桂見小呂說他自大非常不高興，冷冷笑道，「我想不到，到現在，還有人來教訓我，我眞沒見過世面，人家好意來拜訪，我却不識抬舉，我這脾氣太不好了，我得改過才好，」小呂給玉桂這樣冷冷說了幾句，心裏很不受用，也冷冷一笑道，「我

是好意，你不要誤會了我的意思，你要明白，現在人緣好才有人捧你，人緣不好，枉你有多大的本領，也是無用的，這是我的經驗，現在你不知道，過了一時，你就明白，吳先生肯降格拜訪，這是很不容易的事，你不要看輕人家，」玉桂道，「我爲什麼看輕他，我因爲不配和他交往，所以不敢見他」小呂道，「這話說得太沒有道理了，我認爲你如此舉動，是不對的，」玉桂聽小呂，直斥他不對，更是不願意，說道，「反正我就是如此，我是存心不求人的，人家說我好，說我壞，我都不理會，」小呂見玉桂如此倔强，心想我是好意向他報告，他反和我生氣太沒道理了，我也不用和他多說，因微微笑了一笑道，「你說我不對吧，我是好意，向你報告，因爲你剛出來，在交際場中不能不下一番工夫，我說的話，有道理你聽我兩句，沒道理，你不理我，也就完了，你何必對我生氣，」玉桂見小呂說時，一個臉都變了白色，笑道，「你的好意，我沒有不知道，我的意思，你應該也明白，」小呂道，「我伺候您許久，一切的事，那有不明白，我總希望你，能走這一條路，因爲你果然肯再下工夫，肯在外面交際，我認爲你這一條路，可以打得通的，我並且可以沾一點光，」玉桂道，「我沾你的光是有的，你要沾我的光，我自愧沒有什麼，可以幫你的忙，我會唱幾句，也都是你指點我，現在我就不知道，以後應怎麼樣進行的，像我這樣會哼哼幾句，將來便有路可走嗎，能混得一輩子嗎，我實在不相信」小呂道，「我不恭維你，你肯用心，沒有不成功的，」玉

桂道，「我的資質就不好，你看應如何活動，我才可以找一盌飯吃，」小呂道，「你果然肯聽我的話，我便有計劃，第一你在外面，要圓通一點，第二你可以自己立一個票房，由票房你可以結交」一般內外行的朋友，再由這些朋友，介紹或是在露臉的場合，唱一兩齣義務戲，你的名氣，可就大了，」玉桂起先因爲小呂言語不和氣，心裏很厭惡，現在見他說得，條條是道，很有道理，不由又覺得他的話，是很對的，便連連點頭道，「你說的不錯，我就照你的計劃進行如何，我是性急的人，你說立個票房，那麼給我進行吧，」小呂道，「要立票房須要租一所房子，這房子要獨院的，如此，才不會吵擾別人，若不是個獨院，那就不好開鑼彩排了，」玉桂道，「還要租房子，那未免太麻煩了，」小呂道，「要租房子，我可以幫你的忙，我有好多朋友，有好房子的，只要我託他，一兩天的工夫便有，我認爲找房子不難，所難還是這一筆欵子，須要相當的把握，才能辦得到，沒有款子，那是白說，」玉桂道，「我要辦，當然有相當的款子，你放心吧，你先去給我找房子去，我聽你回話，」小呂道，「租一所房子，也得四十元左右吧，你看好不好，」玉桂道，「四十元似乎貴一點，你看着辦吧，」當日小呂走後，玉桂一想，剛才說的話，實在有點不對，換個別人，一定會生氣，不曉小呂能否介意，小呂雖然討厭，可是他能辦事，他的計劃都很好，他剛才說的話，當然也含有醋意，差不多一個男人，都有這種觀念，這也怪不得他，在我的眼光看來，當然不配上

台盤，可是在小呂個人，他那知道是低人一等呢，我要利用他，也不能叫他失望，明天他來時，須給他一些顏色，他才能給我出力，玉桂想了一回，也就把這事丟開，到了第二早，才有八點多鐘，玉桂還沒起床，小呂便來了，玉桂把他叫進臥室裏，小呂一看玉桂躺在床上，穿一件男式對襟白布小褂，棉被只蓋在胸際，上半身軀完全露出，滿頭烏雲散亂，雖然不梳不洗，別有一種丰韻，小呂一進門，先笑道，「你這時候還睡呢，我天一亮就起來，跑了好幾十里路，」玉桂道，你愛起早，我可最怕起早，你給事情辦妥了沒有，小呂道，「我今天一清早起來，就爲這事，事是辦了，並且辦得很滿意，房子已找妥了，就在什方院，一共十一間，洋式的，價錢並不大，有三十元，總可以租過來，玉桂道，「十一間三十元，太貴了，並且地點，在什方院，也不見得很適中，」小呂道，「房子是好的，燈水齊備，三十元並不算貴，並且院子很大，你住不了還可以租給別人呀，」玉桂道，「你不說開票房必須要獨院，一開鑼，便怕吵人，」小呂道，「是的」玉桂道，「那麼，如何再租人家，」小呂道，「你可以找個同志居住，」玉桂道，「你這話說得，太靠不住了，我同志那我何必開票房呢，」小呂道，「開票房，也不是一兩個人，獨唱，至少也得有一般朋友幫忙，你應該知道，」玉桂道，「開票房，我的目的，要結識一般有錢闊朋友，並不是結交，那種下三濫的，我想你早該明白，我的意思，小呂道，「我伺候你許久，你的脾氣，我沒有不知道，你現在有工

夫，我先和你去看一看，好不好，」玉桂道，「這麼早就去呀，」小呂道，「現在並不早了，你要去，現在就得去，我和那朋友接洽過了，他十點鐘在那裏等我，若是你看了不願意，讓他租給別人，不要叫人家誤事呀，」玉桂給小呂如此一說，只得起來，梳洗完後，便和小呂一同到什方院去，一看那房子，是中國平房，改作洋式，一切設備，還不錯，只是院子，大，並沒有樹木，玉桂覺得這兩點，還不滿意當下對小呂說道，你看房租可以小一點，更好若是一定要四十元，我還嫌貴一點，小呂道，「再要便宜的，找不着了，我想你放下定錢吧，玉桂道，除了這一所房子，沒有別的房子呀，我的意思，租房子，不要忙，一忙便不好辦，小呂道，「我因爲你是急性的人，所以給你辦事，總是要快一點，我既然不願意，我也不勉强你，等有相當的房子，我再告訴你，玉桂是何等聰明的人，見小呂言外表示不願意，自不便再說什麼，只笑道，「你近來和我眞會鬧脾氣，我略爲說一句話，你便不願意，小呂道，「沒有的，我說的是實話，本來麼，租房子要得本主同意，無論多好房子，本主不中意，旁人也是沒辦法，」玉桂道，「是了，我知道了，你爲我忙了兩天，原想一辦就成功，現在見我不聽你的話，你有點不願意了，我很感謝你，將來我有機會，一定報答你，說着，對小呂笑了一笑小，呂道，「咱們走吧，既不合意，逗留這裏，也無益的，玉桂和小呂走出門外，小呂道，「我還有一點小事，由這裏去很近的，我不送你回去了，玉桂知道小呂不願再跟

他同去，遂把頭點一點道，「你有事情請便吧，說着，自己便逕往北邊走去，見街頭有輛人力車，也不問他價錢，隨便坐上去，車夫問她您上那兒，玉桂一看小呂已走遠了，才說道，「你拉我到東安市場去吧，說着，再往東旁一看，小呂已轉入小胡同去了，玉桂的車子，剛剛跑出史家胡同，去到南鑼圈胡同，見牆角上貼有一小條字條，上面寫着「招租」二字，玉桂一看，急忙叫車夫停住，走下車來在牆角上一看，條上寫道，「南鑼圈胡同五號，有一所房子出租，玉桂重行上車，叫車夫拉到胡同內，找到五號一看兩扇黑油洋式街門，上面也貼有招租字樣，玉桂叩門進去，一個老頭子，領他在前前後後，看了一遍，一共十五間房子，很是整齊，只要二十五元，玉桂覺得很是便宜，她平日辦事，本是很有決斷的，當下便拿了五元錢做定錢，心裏很是滿意，一逕回到家裏，一算移家費用，並不多，有一百多元，是够敷衍了，好在手邊，還剩下幾百塊錢，一時不必向人借債，當下心裏，很是痛快，把所看房子畫了一張草圖，放在桌上，細細看了一回，心裏暗忖，這事就算有眉目了，我一人便可以辦得了，不必再叫小呂幫忙的，正在想着，忽聽外面房門一響，一陣皮鞋聲響，小呂已走進來，一到房內，便說道，妳已經回來，我又看了一所房子不知怎麼樣，你有工夫，下午再去看一看，好不好，玉桂道，「不必，不必，我已經看定了一所房子，」小呂道，「在那裏呢，玉桂道，「就在南鑼圈胡同五號，」小呂道，「南鑼圈胡同房子，我早知道是一所凶宅

，居家很不利，玉桂道，「你聽誰說來，」小呂道，「這所房子，誰都知道不好，不用我多說呀，」玉桂道，「據你說，這房子是住不得了，」小呂道，「膽大的，不妨，膽小的可別來，」玉桂經小呂如此一說，心裏不免也有些可疑，便問道，「你說有房子，在什麼地方呢，」小呂道，「在東四牌樓，三條胡同，房子有二十多間，每月要五十元，據我看，並不貴，可以分租，」玉桂一聽，是東四牌樓，心裏便有些不願意，但是人家既來招呼，遂說道，「可以的，我和你就去，」小呂道，「我和他約定，是下午的，現在還早一點，」玉桂道，「下午我還有事呢，」小呂道，「可是游四奶奶，又約你上那兒玩去，我看還是和她少接近最妥，」玉桂道，「你老是說這樣話，我有些不相信的，和她接近，還有什麼不好嗎，她的手頭很活動，很可以帮我的忙呀，」小呂道，「你別貪點小便宜，小便宜貪不得，你知道嗎，給不好名譽的人在一塊，結果總是吃虧的，游四奶奶在外頭名譽太不好了，我想你還是少接近，你是不知道游四奶奶的醜史的，差不多外面人都知道，」玉桂道，「我就沒聽見說什麼，就說她不好，也不至牽連到我身上，我怕什麼，」小呂見勸說不聽，知道再說也是無益，便不說了，玉桂知道他不願意，也不理他，只問道，「現在你有工夫沒有，如有工夫，我和你就看一看，」小呂道，「現在就去，沒有人接洽，」玉桂道，那就算了吧，」小呂道，「你也太忙了，」玉桂道，「我辦事，最愛直提了當，一生麻煩，我心裏就覺得不痛快，」小呂

道，「這樣說來，你是無意那房子，」玉桂道，「能留得明天看也行，今天我沒有工夫，小呂皺着眉頭，遲疑一會道，明天一起早，我便來這裏等你，」玉桂道，「明天早上，我沒有工夫，下午還可以，」小呂道，「今天下午沒有工夫，明天下午才有工夫，我看你完全是受着游四奶奶支配了，」玉桂道，「你動不動，便提起四奶奶，我和四奶奶往來是我自由，你絕對不能干預的，」小呂道，「我是好意，並不是干預，我也沒這本領干預，四奶奶不是東西你和他結交，有損無益，玉桂道，「不管有損無益，反正他眼前可以幫我的忙，我便願意和他接近，小呂道，「你向來不注意金錢，何以又注重金錢呢」玉桂道，「這也是時勢所迫，游四奶奶一切能對我的意思，她有歡喜的地方，當然我也要順從她的意思，小呂道，「他歡喜你什麼，」玉桂道，「他喜歡和我一塊出去游玩，我當然要陪她出去，」小呂道，「我看不只這個吧，還有別的原因，」玉桂怒道，「有別個原因，就有別的原因，這也不算什麼稀奇的，」小呂道，「你不要負氣，不算稀奇，當然我認爲名譽攸關，不能不告訴你，」玉桂道，「我看四奶奶名譽也是很好的，你不必替我擔憂，」小呂道，我完全是善意，你聽我的話也好，不聽我也好，反正我的友誼，已經盡了，」玉桂只笑一笑也不和他多辯，小呂知道玉桂既說出話來，便不願再說，便道，「我已經說明白了，現在沒事，我要回去，」玉桂道，「你有事，我不留你，我今天也很忙，」說着，又笑一笑，小呂道，「大概那房子你也

不願再看吧，」玉桂道，「我當然要去看一看」小呂道，「我們明天去，只怕已經給別人租去了，」玉桂道，「果然給別人租去，也沒法子，反正我是決定明天去看，」小呂說完，便忙忙走了，到得三點鐘，游四奶奶來時，玉桂便告訴他，要組織票房，並在南鑼圈胡同，有了一所房子，游四奶奶道，「我早有這意思，現在你居然連房子，都租好了，我們現在就去看一看，」玉桂道，「不過其中，還有一點麻煩，小呂說，這院子不好，是個凶宅，不曉這話，靠得住不，小呂也給我看了一所房子，是在東四牌樓三條，我現在還斟酌呢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你不要聽小呂的話，小呂說的話，是靠不住的，」玉桂道，「他也夠麻煩了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我們先到南鑼圈看一看是如何的房子，果然合局，我勸你，不必聽小呂的話，他是有意的，並且他的眼光太小，辦的事未必能合我們的眼光，」玉桂道，「是的，現在我們就去，」當下二人顧了兩輛車，一逕來到南鑼圈胡同，玉桂同他前前後後，看了一回，游四奶奶道，「這樣好房子，你還不定下，實在可惜了，」玉桂道，「我已經給他五元定錢了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我替你決定，不必再猶豫，南鑼圈胡同，我有兩家親戚，果然這房子不好，一問便知道，現在你若不放心，我和你到本胡同十八號問一問就知道，」玉桂道，「房子好不好，瞞不住鄉里，我同你便當嗎，要不你一人去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十八號是我表姊李太太住的，你和我一塊同去，沒什麼不便當，」玉桂點頭答應，二人出了五號，一直到十

八號，游四奶奶介紹，見着李太太，查問五號房子，李太太道，「你來問我，我倒要先問你，你把那房子，前前後後，都看明白了沒有，」玉桂道，「我都看過，」李太太道，「你二位可看見那廊上有兩個燕窩沒有，」玉桂道，「這個我倒沒留神，」李太太道，「那房子是我親戚的產業，廊前有燕巢，是主興旺的靑宅，」玉桂道，「眞的嗎，我就沒看見，」李太太道，「你是沒留心，所以不知道的，若果看明白了，只怕再多一點價錢，也要租的，」玉桂道，「據你這樣說，這房子是再好沒有，」李太太道，「當然的，房子好壞，瞞不了街坊，並且是我的親戚房子，一切來源，我都知道，住這房子，沒有不發財的」玉桂道，「那我就決定租這房子了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本就該決定了，你們聽別人的話，」玉桂道，「我也沒有聽別人的話，爲的租房子，不得不謹愼，現在這房子，既是李太太的令親產業，我還有一點事求李太太幫忙，我租房子，絕對不會欠租的，不過有件難事，就是鋪保很不容易找，最好還手續能免了，」李太太笑道，「鋪保本是文具，我替你說一說吧，果然能通過，我」一個人擔保，便可以了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你可以告訴令戚，一切責任，由我擔負，短了一文歸我賠償，一切請放心，」李太太道，「是的，我這話總說得到，我的意思，你二位既然看中這房子，可以立刻搬過去，一切手續，我可以擔任辦理，」玉桂見她說得如此痛快，心裏非常滿意，說道，「那麼，我今天先把租錢交下吧，」李太太道，「裏個倒不必，只須我

和舍親說明，不要再租給別人，就可以了，」玉桂稱謝後，便行辭出，游四奶奶一到門口，便拍着玉桂肩上道，「你看怎麽樣了，省事不省事，」玉桂道，這一切我都很感謝，只要住得順利，我非常歡喜．」游四奶奶道，「我好久沒聽戲了，今天和你到吉祥園消遣，消遣，如何，」玉桂道，「我已定了那房子，便要着手布置一切，所有傢具等等，還須一筆錢呢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你不用操這分心，一切由我擔任，今天先陪我出去走走，」玉桂道，「當然陪你的，今天吉祥什麽戲，你知道嗎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管他是什麽戲，我們到那裏面再說，你還不知道，我的脾氣嗎，」玉桂知道游四奶奶脾氣，平日本不注意在戲劇上，到戲園裏，也不過出出風頭，於是只笑了一笑，和他一同到吉祥戲園，樓上茶房，認得是游四奶奶，把一個包廂讓給游四奶奶，游四奶奶一到包廂，先向四下看一看，有沒有熟人，一雙眼睛只向各處溜來溜去，台上唱什麽戲，她完全不理會，一直到戲散了，游四奶奶尤自向台下看覷，等到大家都走了，游四奶奶才和玉桂一同下樓，邀玉桂到五芳齋，點了幾味菜，吃了一頓飯，才行回去，玉桂到家裏，據張媽說，小呂已經來了兩次，說明天早晨八點鐘再來，一同出去看房子，玉桂道，「明天八點鐘，那有這工夫，明天他來時，你告訴他，我昨天出去，還沒有回來呢，」張媽連連答應，玉桂因累了一天，自行睡去，到了第二天早晨，小呂來時，玉桂還在擁衾高臥，張媽照玉桂的吩附，告訴他昨天出去，還沒有回來，小呂一聽，不

由楞了一楞道，「還沒有回來，大概今天一早，必定回來，我昨天曾和他約好，一同去看房子，我就在這裏等一等吧，」小呂說後，便在外間屋裏坐下，張媽也不便支他出去，心裏暗想，這事怎麼辦，等一會我的主人，若是醒了，走出來，我便是當面說謊了，這個怎麼辦，張媽只自暗地裏着急，小呂在外面屋裏，坐了一會，耳旁似聽裏間屋裏有轉動的聲音，過了一會，又發出咳嗽的聲音，明明是玉桂在內，心想原來他騙我來，他在家，騙我不在家，這明明是不願意和我見面的，我是好意，他却如此，未免太薄情了，我現在不要過於遷就他，她要學唱，短不了胡琴，我且向他拿喬一下，他想得我上門來，小呂想定主意，便站起來把張媽媽喊進來，故意大聲說道，「我沒有工夫先走了，那房子，今天不去看，便吹了，以後不用找我，再找我我也辦不到，」張媽只好答應，玉桂在裏間臥室內也聽明白了，暗暗好笑，心想你拿喬我才不管你呢，我一向是敷衍你，並不是一定要靠你幫忙，我沒有你，也未嘗不可，玉桂聽了，只不做聲，張媽送了小呂出去，急走進房內告訴，玉桂道，「我早聽見了，不成問題，」張媽道，「他大概生氣了，」玉桂道，「他生氣由他生吧，我也不一定要他來，」玉桂說後竟不在意的，仍行睡去，到得下午，游四奶奶來了，帶了四百塊錢，交給玉桂，作爲移家費，玉桂再三推讓不收，游四奶奶道，「你還和我客氣了，眞是好笑，這樣我不和你對我親戚接洽去了，」玉桂道，「我手裏還有一些款子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你收下吧

，你不收下我心裏不大痛快，「玉桂被她如此說來，只好收下，游四奶奶道，「咱們現在接洽去吧，」玉桂道，「好，我今天就把房錢交給他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這事不用忙，我看還是預備桌椅要緊的，你這裏傢具太缺乏了，」玉桂道，「我也認為很需要的，現在我們就去吧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我的意思先到那邊看一看後，都要什麽東西，再去購買，」玉桂見他如此有興致，很高興，說道，「好，你說怎麽辦，怎麽好，我對陳設，是外行的，你一切替我布置吧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這個不用操心，我一切可以包辦，」說着，兩個人一同出去，到了南鑼圈胡同，游四奶奶先到屋內，端詳一回道，「這五間房子很好布置一間臥室，一間書房，兩間客廳，還有一間是我的寄宿舍，你贊成嗎，」玉桂道，「當然贊成，只是你們何以又要什麽寄宿舍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我要這個，當然有用處，」玉桂含笑道，「你如此」來，外間說的閑話更多了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閑話，我倒不在乎，反正我和你，都是女性，愛怎麽樣便怎麽樣，有什麽要緊的，」玉桂說，「我也不管那一套，大家愛怎麽說，我都不怕，只是有了一間臥室就可以了，何必要兩間臥室，我想這一間房子，作為習曲所在較好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我平日見你很聰明，現在看出來，也不見得聰明了，我預備這間房子，洞長要擺一付煙盤，有什麽好朋友來時，我們可以抽了幾口煙，躺在床上談談，」玉桂笑道，「你這意思，我眞是揣度不出來，你說，要這間房子做抽煙室，我的臥室也可以抽煙呀，

」游四奶奶道，「那間房子，只能由我一人獨用的，不能歸大家公用，所以我要另闢一間房子，」玉桂笑道，「你既要這麼辦，便這麼辦吧，我的意思，能多餘一間房子，預備研究戲曲較好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我就是這樣脾氣，有什麼要緊的，立票房也不過隨便玩玩吧，眞是要用功，我可不贊成，你一天低頭研究戲曲，我便覺得沒有意思了，游四奶奶說着又向玉桂笑了一笑，玉桂道，「你看我這人，能用功嗎，也不過借此解悶兒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你是很聰明的人，不用我多說，我們在這種社會，能够樂一天是一天，你租這所房子，我是很願意，我以後有個自由消遣所在了，現在我們就出去買傢具吧，你看那家好，」玉桂道，「買傢具當然跑不了王府井大街，幾家傢具舖。游四奶奶道，「我想買一些紅木傢具，比較高貴一點，你看如何，」玉桂道，「紅木傢具價錢可貴了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這個不用你操心，你只要揀愛要的，至價錢多少，你不用管。」玉桂道，「一定要買紅木傢具，還是到東四牌樓一帶，有幾家紅木傢具舖，那裏比較便宜。」游四奶奶笑道，「你這人眞是想不開，東西還沒有買到手，就如此打算盤，太無謂了，」玉桂道，「你不要笑我打算盤，一切事情有計較，比沒計較好得多，有計較買得便宜東西，還可以省錢，沒計較錢花出去，還是不漂亮的，你看是不是，」游四奶奶笑道，「你打算盤你就打算盤，反正我和你一塊去，你只揀愛要的，別的你不用管。」玉桂見游四奶奶，如此殷勤，知道不答應她，她反要生氣，只好和她

一塊同去。到得東四牌樓紅木傢具舖。一問，各種傢具，都很貴的，游四奶奶一點不在乎一定要叫玉桂挑選幾件，玉桂無可如何，只得選了一張書棹，和四張椅子，游四奶奶見玉桂不肯買，代挑兩張棹子，一大而照身鏡子，和一隻玻璃櫃，玉桂立辭不要，游四奶奶一定要買，開了住址，叫店裏派人送去，游四奶奶又邀玉桂到一家木器舖，另買一些應用器具，還要和玉桂到琉璃廠買一點字畫。玉桂道，「這個可不必了，買好畫很貴，買不好字畫，我也不中意，這個我自有辦法。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你打什麼主意，」玉桂道，「我們認識好些朋友，可以請他們畫幾副，寫幾副，湊一湊，就可以的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你說的很有理，就這樣辦吧，」二人才僱車回去，游四奶奶在玉桂煙榻上，抽了幾口煙，向玉桂笑道，「我要找呂局長去，你去不去，」玉桂道，「我要搬家有許多事，我今天不去了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你搬家可以向他敲一個小竹槓。」玉桂搖頭道，「我不貪這便宜，呂局長最尖利不過，他不肯白花錢。」游四奶奶道，「這怕什麼，有我在裏面，絕不會叫你吃虧。」玉桂道，「我還是不去了，現在也沒功夫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你這人太拘執了，難道就為前天，他和你開玩笑，你不願意嗎，」玉桂道，「不是的，我不怕開玩笑，他和我開玩笑，我也可以和他開玩笑，像他那樣人，我一點也不看在眼裏。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你既然如此，我勸你還是走一趟好，呂局長雖然尖利，可是有的地方，他很顧面子。」玉桂道，「我眞是不明白，你為什

麼如此注意他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我並不是特別注意他，因為他在台上，又肯賣力，有事託他，他肯負責任，所以我才注意到他身上。」玉桂道，「你說他負責任，我認為他不負責任上次我曾託他把我的朋友董少臣，薦一個小局面他滿口答應結果辦不到，不是很滑頭嗎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你還記得這件事，我告訴你吧，這事怪不得他，是怪少臣不好，他不該在呂局長面前裝腔做勢，既託人家的事，當然要討人家歡喜，那有反和人家爭風的道理，」玉桂道，「他為什麼爭風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你還不明白，還用我說嗎，少臣果然老誠，呂局長早給他介紹一個好位置了，所以我總怪少臣不好。呂局長並對我說過，少臣是有錢的，並且極刁皮不過。你且聽他這兩句話的口吻，便可以知道他對於少臣，是如何的不滿意了。這事你也不用介意，今天還是和我一塊去。」玉桂給游四奶奶一勸，只好同她到芷汀那裏。游四奶奶一見面便對芷汀道，「我今天來這裏又要敲你的竹槓，你先不要害怕，」芷汀笑道，「見什麼竹槓我都不怕，反正我是一個沒有錢的人，這是你知道的。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你不要見面就說窮，今天這竹槓是為玉桂來的，她現在要搬家，剛才我們在桌椅舖看好一付傢具，需要四百多塊錢，先請你墊一墊。」芷汀一聽是玉桂要買傢具，不好推辭了。只說道，「那很好，可惜我今天沒工夫，不然我可以和你先去看一看。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你這人太小氣了，你沒工夫不用去，簽一張支票給我就可以了，」芷汀聽了，把頭點一點道，「可以的，我今

天下午就去」游四奶奶道，「我告訴你不用去，你何以這樣拘泥呀，」芷汀道，「我就是這種脾氣，買東西都要親眼看一看，合算不合算，因爲做買賣的，沒一個是好東西，尤其對於女太太們，總是隨口瞎說。」游四奶奶道，「據你這樣說，我們所買的東西都是上當了。」芷汀道，「不敢說你上當，但是你總不及我內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不及你內行，那就是沒眼光了，這個不用你費心，這一筆欵子由我代墊就是。」說着向玉桂冷冷一笑道「我就這們糊塗，我聽你的話不來這裏好了，偏是我信任他，現在我好後悔的，我們走吧，免得躭悞你的事。」玉桂向芷汀看了一眼，要跟四奶奶出去。芷汀忙止住道，「你們二位別走，我還有話說。」游四奶奶忙道，「不用說了，」芷汀道，「你這人說不上三兩句話，便要生氣，這太不够面子了，」游四奶奶道「我爲什麽要生氣呀，本來麽，墊，是人情，不墊，是本分，這一點欵子我在外面還通融得來，不過我只恨我自己，不應當爲了人家的事，隨便向你開口，不然，何致於當着人家的面，碰一個大釘子，不用說了，走吧，」說着，拉了玉桂的手向外便闖。芷汀急上前向游四奶奶陪罪道，「別走，我的錯，剛才我不過說兩句笑談，支票我就開給你，你等一等。」游四奶奶道，「我不要了，你也不用開。」芷汀又向玉桂道，「你替我說兩句好話吧，千萬要留住她我去開支票去。」說着，忙忙走過裏面。游四奶奶見他如此，對玉桂抿着嘴好笑。過了一會，芷汀出來，手裏拿了一張支票，對游四奶奶道，「這二百

元你先帶去。下欠多少，我過兩天再給補上。」游四奶奶連看也不看，滿臉堆下怒容，便掉頭向玉桂道，「走吧，走吧，我真是倒霉，會碰這鄙吝鬼，幾百塊錢，都拿不出來」芷汀道，「你不是要二百多元嗎，游四奶奶道，「不用說，我沒工夫。」說着，拉着玉桂要走。芷汀道，「你別着急，我再送他五十元如何」游四奶奶道，「誰和你講價送不送隨你，我沒工夫。」芷汀一想，今天不送她是不行的。笑道，「你不要生氣，我再開一張，好不好，」游四奶奶才微微一笑道，「你這賤骨頭，早一點寫，豈不痛快，何必叫人家生氣。」芷汀不便再說，回到屋內，又開一張支票，拿出來，游四奶奶一看，才說聲謝謝，放在皮夾內，對玉桂道，「我們趕緊去辦吧，」玉桂見游四奶奶如此做作，心裏不大贊成，和他一同出去，游四奶奶才說道，「芷汀這人，不給他煩麻，擠不出錢來，你看怎麼樣，他只送了四百元，足夠你搬家花用了，」玉桂道「我認爲如此費勁，太無謂了，原不必如此，我還不短這四百塊錢。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你不知道，他近來意外得了一筆欵，我們今天要四百塊錢，在他不過九牛一毛，算不得什麼，過兩天，我們還得要一筆款子。」玉桂道，「不必，不必，我覺得這樣和他要錢，太沒意思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他是這樣脾氣，你不這樣，他不肯拿錢出來的。」玉桂道，「呂局長他最近爲什麼事能得一筆欵子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他們做官的把戲，可多得很，出個小花樣，都可以有一筆進欵，他們這樣昧心錢，我們不向他敲竹槓，也是個

儍子。」玉桂道，「他進了一筆欵子，也架不住大家覬覦他。」游四奶奶道，「芷汀的脾氣，你還看不明白嗎，他是在我們身上，可以拿一點錢出來，若是別人向他要一點錢，他便有許多說法，我早看透了他給我們敲了有幾塊錢竹槓，雖然心痛，可是還存一種希冀的思想，要對我們取償，我們只不給他的代價，叫他白想着，就服從我們的指揮了，」玉桂聽了一笑，和游四奶奶一同回到家裏，游四奶奶躺在床上抽煙，張媽媽來回道，「剛才有兩位小姐，一位姓錢，一位姓孫，說是特來拜訪，」玉桂聽了，眉頭縐一縐道，「又是什麽人呢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也許是孫四小姐和錢二小姐吧，果然是他們來，你眞是走運了，」玉桂道，「怎麽他們和我有什麽關係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她們要拜你做老師，這兩人我都認得，她們前日在景樓曾和我說過，我忘記告訴你，」玉桂道，「她們幹什麽的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說起來，這兩位都是闊小姐。孫小姐的父親孫景臣，從前做過稅務督辦，錢小姐的父親錢恂士，從前做過財政總長，」玉桂道，「原來是這二人，從前小呂曾和我說過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他說什麽，大概沒好話吧，」玉桂只笑了一笑，也不答應。游四奶奶道，「小呂就不是東西，他只怕我們結合一起，把他扔到一邊去，你不要聽他的話，大丸是闊小姐，都有一點脾氣，她二人也是有脾氣的，對小呂這一種人，都看不起，她肯來找你，將來票房的一切設備，文場的傢俱等等，都可以出在她二人身上。」玉桂眉頭縐一縐道。「你的把戲眞多，據你這

樣打算，我們一切都有人代辦。」游四奶奶道，「要玩這種事，原是要大家帮忙的，要是一切都由自己辦理，那實在花不起。」玉桂道，「我就沒想到這一層上，你替我計劃的太週到了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此外還有一件事，我們也須預備，我打算給你登廣告。」玉桂道，「這又何必呢，我想不要張揚出去了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我認爲必須多結交一些朋友幫忙，一方面對你很有益的，我也趁此得一些消遣，」玉桂道，「你要登廣告，怎麽樣說法呢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我是要召集同好，凡是嗜好國劇的，都可以到本社研究，由本社聘請名師指點，按期排演，月交費用五元，」玉桂道，「你還要掙錢呀，誰肯來我這裏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話雖是這麽說，來不來由他，有這樣廣告出去，總可以有些影響，至少社會上也有相當宣傳你看是不是，」玉桂道，「我看不必如此吧，畫虎不成反類狗，到了那時候，大家來參加，沒有名師指點，豈不是笑話。」游四奶奶道，「果然有人參加，我們當然要請一位教師。」玉桂道，「要請一位好教師，價錢却也不少。」游四奶奶道，「這個不成問題，羊毛出在羊身上，我們到那時候還可以加價呢，你不用管了，我說的沒有錯，」玉桂見他執意如此，只好由她。

第七回　美譽滿歌樓別開蹊徑　俠名傳閭里獨具慧根

過了幾天玉桂把新居布置就緒，搬了過去，外間因受廣告影響，又知玉桂組織票社，一時來報名參加很多，玉桂每接到一封信總是縐着眉頭說，「這個怎麼辦呢，我倒要注意，若是亂七八糟，隨便什麼人都加入，那就不好對付了。游四奶奶却非常高興，見外面有許多人贊成，便依着玉桂，擇日先行彩排。」玉桂道，「你說得眞容易，我們一切傢具還沒籌備就緒，那能便彩排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你辦事太慢了，我是急性的人。」玉桂道，「咱們本是鬧着玩的，早一天，遲一天，有什麼要緊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既辦了，總是愈快愈好，你不會布置房子，等我布置，有一天工夫那小小一個院子，也要弄淸楚了，」玉桂見她如此說着，只好急忙把一切東西，應行收拾好了，挪了過去，果然不出幾天外間來函紛紛請加入票社，玉桂一看那些人，什麼角色都有。其中尤其新聞界的，居其多數，心裏甚是可疑，何以新聞界，會如此勇躍加入呢，游四奶奶却很明白說，「你在茶樓淸唱時本就有許多新聞界，要和你接近。現在他們知道，你要組織票社，當然要借此機會加入的，這也是你一個好機會，你得好好對付，因爲她們，很可以給你宣傳的。」玉桂道，「是了，我向來不肯得罪人。」游四奶奶道，「外邊對票社旣如此熱心，我們得快一點預備呀，所有一切應用東西我們得籌備好了，一切欵子，我可以叫錢小姐和孫小姐報効，但是要置辦這些東西，須要一個內行人才行，你自己能辦得了嗎，」玉桂道，「這個於我也有些爲難了，我雖然懂得一點，還是外

行」游四奶奶道，那末，叫小呂辦去。他對這些傢具當然明白，」玉桂道，「小呂好多天沒來了」游四奶奶道，「這種人即要略加招呼他還不趕來嗎，你今天就派人去叫他，我想這事只有叫他辦最好。」玉桂想了一想，也覺自己要購置這些東西，實在辦不到，當下便對游四奶奶道，「可以的，我就派人去叫小呂。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他來時，你須多招呼一下，因爲要託他買東西，不能不給他一點臉色，」玉桂道，「這個我曉得，你放心吧：」二人商量一回，玉桂便派人去請小呂，小呂自那天負氣走後，見玉桂置之不理，並且把南羅圈胡同房子租妥，一天儘和游四奶奶在一起，心裏又恨又妒，現在忽見玉桂派人叫他去，他那裏肯去，當下便對來人發話道，「我沒工夫，不能去。」來人回來報告，玉桂只笑一笑，對游四奶奶道，「我就知道他會鬧脾氣的，不用理他。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不，還是要叫他辦置，這些東西，必須行家辦置，別人買來，未必合用，你自己去一趟，他就不能不來了，由我這裏先拿三百塊錢帶去，他見錢，當然就會出力。」玉桂心裏不大願意，經不起游四奶奶，再三催促，只好拿了款子，自己趕到小呂家裏，小呂見玉桂親來找他，知道有事相求，一見面、只淡淡說道，「這幾天，我有病，有什麼事都不能辦。」玉桂道，「你別裝着玩了，你的臉色誰看不出來的，那有什麼病，你有病，也是跟我鬧脾氣的。」小呂道，「我那敢跟你鬧脾氣。」玉桂道，「你不鬧脾氣，今天跟我出去，買點東西，」小呂一聽，叫他買東西，心裏一動

，暗忖道，有八九是叫我預備一點票房的器具，這個我不可放鬆他，便問道，「你要叫我買什麼東西，」玉桂道，「我票房一切場面器具，都沒有，我想託你預備些，你對這個很內行的，現在你就跟我去，幫這一點小忙，你都不願意嗎，」小呂道，「我也不大內行的，」玉桂道，「你別裝傻了，你不內行，誰內行，快跟我來，」小呂道，「你要買多少東西，」玉桂信，「我預備三百元，把場面應有的東西，都得預備全了，」小呂一聽，預備三百塊錢，心裏早有了主意，說道，「這事你要跟我去，是不行的，還是我一人去，才有辦法，人家一見你，這樣一位闊人價錢一定要漲高兩三倍，」玉桂道，「我算什麼闊人，不用我去便好了，那就請你一人偏勞了，可是有一件事，我還得求你，你今天是還得給我辦了才好，我就等着這些場面，不久便可以彩排了，」小呂聽了，心裏只是暗笑，一時也不便說什麼，只點點頭道，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」玉桂道，「你今天就得給我辦妥了，不辦妥不行，」小呂道，「可以的，我一定辦妥，」玉桂道，「我在家等你呀，你把東西買好，就送到我家去，」小呂道，「當然的，」玉桂見小呂答應，很得意走了，小呂等他走後，坐在屋內想了一會，忽然笑道，這眞是一個好機會，我這幾天正苦沒錢花，她會送這一筆款子，太好了，我不要給她買，我向朋友借了一份，給她去用，等以後再說，這三百塊錢，不就先歸我花了嗎，前天陸伯明他曾對我說過，他家裏有全份文場傢伙，我現在就去和他接洽，伯明最爲慷慨的，沒

有不答應，」小呂想着換了衣服，一逕趕到保安寺街，一問陸伯明，業已出門去了，知道伯明每日都在街口小酒缸消遣，一逕趕到興源小酒店，果見伯明一個人，坐東邊小酒缸，舉杯自酌，面前只擺一碟花生米，一見小呂進來，忙欠身招呼道，「你這邊來，我倆多天沒有面了，」小呂道「可不是嗎，我今天到你府上，你不在家，我又趕到這邊來，」伯明道，「你最近幾天沒到茶樓去，」小呂道，「我倒是忙一點這幾天沒去，我今天有一件事要你商量，」伯明道，「什麼事」小呂道，「這事你是可以辦到的」伯明道，「咱們兄弟無事不談的，你說吧，」小呂道，「我打算跟你借一份傢具，」伯明眼睛一瞪道，「什麼傢具，」小呂道，「你大爺，以前不是有一份票房的傢具嗎，」伯明道，「是的，是的，這些東西，我堆在家裏空屋裏，現在沒有用，」小呂道，「你借給我暫時用一用，可以不可以，」伯明道，「可以的，你要有用，就搬去吧，這些東西，擱在我家裏，也沒有用處，」小呂道，「你今天，就可以拿出來嗎，」伯明道，「你派個人去拉去就是了，」小呂聽了很感良知，伯明要吃紅燒鯉魚，當下便命夥計，到附近安福源，來了一碗紅燒鯉魚，和一碗米粉肉，二人便在酒缸旁，淡斟低酌起來，這一下，可合伯明的意思了，因爲伯明向來是愛坐在酒缸旁喝白乾的，向飯舖裏叫菜的，二人吃到天色傍黑，小呂看見伯明已有醉意，怕他醉後自把事情忘記了，當下勸伯明，吃一點麵，二人吃喝完了，便一同到伯明家裏，伯明自己動手，把所有器具，全搬出來

，小呂任意挑選一氣，僱了車，把東西拉到鑼圈胡同，告訴玉桂道，「這些東西，是在一家老票友家裏讓過來的，東西比市上新買，好得多，一共三百五十元，我已付他二百五十元，還短一百元，」玉桂聽了，有些詫異，問道，「一共三百五十元，還短一百元呀，」小呂道，「是的，因爲他要另借五十元，你交我三百元當然不够的，」玉桂道，「所差五十元，也有限得很，我明天還他，」小呂道，「還是今天就由我帶去，因爲我知道他很急需的，若論這些樂器，就是五百塊錢，也買不到，太便宜了，」玉桂把東西細細一看，果然都講究的，心裏甚是歡喜，對小呂道，「費心，費心，你明天一早來吧，恰巧今天晚上沒有現欵，」小呂見玉桂如此推託，心裏很不願意，說道，「這事有些麻煩，我答應他，今晚就給他，他還在酒館等着我呢，我那能失信於人，」玉桂道，「明天一早給他，也不要緊，」小呂道，「我已答應人家，便須辦到，因爲我這位朋友，他脾氣最不好，你答應他，不給他時，他一定生氣，要把樂器收回去，我知道他很不好意的，你有款子，還是今天就還他最好，」玉桂見小呂一力催促她，只好把家藏一些零票，湊在一起，一共四十五元，交給小呂道，「對不住，我零零碎碎，湊起來只有這一點兒，你先拿去，或者你先給我湊五元，明天我準還你，小呂見所差只有五元，故意把頭搖一搖道，「我最愛裝面子，偏是這一點面子，都不給我好看，這也是沒法的事，我先拿去吧，明天我們再見，」小呂說後，便忙忙走了，到了第二日，

玉桂想小呂一定會來的，那知道等到午後，還沒蹤跡，游四奶奶道，「小呂怎麼這樣糊塗，今天還不來呢，」玉桂道，「是的，我細看他買的樂器，有的是很講究，有的是很不好，我現在就派人找他去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有了些壞的東西，倒不必和他爲難，因爲將來票房，用得着他，不能不敷衍他，這些東西，你看不好，可以重新再買，反正多花一點錢，是不要緊的，你明白嗎，」玉桂給游四奶奶如此一說，才把氣壓下，等到派去的人回來，說道，「呂先生已經出門去了，」玉桂發急道，「這東西拿了錢，便走了，這種人，眞是不識抬舉，我一切信任他，他却如此刁皮，」游四奶奶勸道，「不要緊的，你不用急，這種人，都是貪圖小利的，你給他一點小利益，他便喜歡得了不得，這種人有法子對付，你何必如此生氣呢，」玉桂道，「小呂一向我很幫他的忙，不應如此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管他呢，我們辦我們的事，不必爲他生氣，他這人，也不値得生氣，你只當作一個下人，他不好，把他辭掉，不就完了嗎，我因爲他這人，還有一些用處，所以我才想給他一點好處，利用他，你看是不是，」玉桂道，「我已經給他五十元，器具是二百五十元，他另外又向我借五十元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我們也不在五十元，你不用和他計較，你自己再去一趟找他，」玉桂道，「這個我不願再去了，他是什麼人，怎値得如此呢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現在我們正要用他不能不敷衍他，我想你的戲，只有他的胡琴會托，別人是不行的，我們爲自己打算，你得去一趟，」玉

桂給游四奶奶說了一氣，只好親去找小呂，小呂見玉桂親來，不能不見，玉桂一見面，先拿出十元，交給小呂道，「昨天還短你的錢，這十塊錢，你收下吧，」小呂道，「現在我不需要這幾塊錢了，」玉桂把鈔票，放在桌上，微微一笑道，「你還和我客氣呀，」小呂道，「那款子我已經代墊，我的朋友說，幾天工夫，就可以歸還你，」玉桂道，「你還和我鬧脾氣呀，」小呂道，「不，實在的情形，我需要時，當然向你要，不需要，我也沒用處，」小呂說後，把身上的衣服，略抖一抖道，「我有一點事呢，後天我再到府上請安，」玉桂道，「小呂你和我鬧什麼把戲，什麼請安，你今天和我一塊去，我還有事對你說，」小呂道，「我今天實在沒工夫，請你原諒，」玉桂道，「你上那兒去，」小呂道，「我今天要給朋友托琴，現在時間已到了，」玉桂道，「你今天何必給你朋友托琴，幫我一天忙還不行嗎，小呂道，「我已經答應人家了，那能失信，」玉桂道，「這也不算失信，你想一想我們是什麼交情，」小呂道，「你說交情，我和這位朋友是很厚的，」玉桂聽了這一句有些生氣，說道，「那末那你和我的交情，還不如他了，」小呂道，「當然比他强，」玉桂道，「既然如此，你爲什麼不上我那邊去，」小呂道，「你有什麼要緊的事，」玉桂道，「我的事情很多很多呢，」小呂道，「你說吧，我能辦得到，沒有不辦，」玉桂道，「既然如此，你先到我家一趟，我有幾件東西，和你們商量，小呂把兩眼一瞪道，「什麼東西，」玉桂道，「你一到我家裏

・她知道了，」小呂道，「我上朋友那裏把事情辦完之後，再上你家裏好不好」玉桂道，「不用，你就上我家裏吧，」小呂道，「我今天晚上去行不行，」玉桂道，「我來找你就爲的立刻要去，你如何不懂得，」小呂道，「我明白你一定要我立刻到你家裏，一定有要事，沒有要事，你不來找我的，」玉桂道，「你既知道那末就和我一塊去吧，」小呂眉頭縐一縐道，「這樣實在對不住朋友，」玉桂道，「有什麼對不住，那一個人沒有要緊的事。我告訴他臨時發生了要緊的事，不能來，他也沒話說，」小呂見玉桂一定要逼他前去，沒有法子，只得笑道，「我爲了你一個人，要得罪許多人了，」玉桂道，「沒什麼，你今天不去，明天去，對你朋友說幾句好話，還就完了嗎，」小呂道，「比方你今天上台唱戲，約我托琴，我忽然失信不去，你一定不願意吧，」玉桂道，你不用說這些話，你今天沒有什麼要事，我已經看得出來了，」小呂道，「我的事，你如何能看得出來，」玉桂道，「這還不容易嗎，只要稍爲留心，你的行動，都可以看得出，你每次要出門，都是把裏外衣服，換得乾乾淨淨，尤其是你那件長袖小褂子，你給人家托琴，那一次不穿上，」小呂給玉桂一說，也覺好笑，說道，「這話太沒道理，我穿衣服，那有一定的，」玉桂道，「我不和你多說，現在就走，別的我都不管，」小呂見自己的做作已經够了，再不去，惹起玉桂的火性，一定會大生氣，當下只好到裏面，換件衣服走了，玉桂和他一同到家裏，把所買的樂器，拿出來告訴他某件好，某

件不好，小呂聽了，心裏自是十分不快，說道，「我早不說過嗎，東西是由朋友讓過來，當然有好有不好，他們不是做買賣，這裏有的幾件，外頭買不到的，就這一面大鑼，外面就沒有，你不能每件苛求，」玉桂道，「我那能每件苛求，爲的是我們不日便要彩排了，無論如何，我們得想法，把所有的傢具弄齊全了，才對呀，」小呂道，「這裏面一切都很齊全的，你放心，」玉桂道，「我沒什麽不放心，我託你辦的事那有不放心的道理，」小呂道，「你的意思要怎麽樣，嫌他不好要挑選好的，是不是，」玉桂道，「我也不敢說挑選好的，我的意思，我既花了錢，總要把東西買得合意，我心裏才見痛快，你看是不是，」小呂道，「我當日和朋友讓過來時，我心裏就覺得有些麻煩因爲這完全是面子的事，論東西，當然有幾件是壞的，若論全份的價值，可太好了，就是你花五百塊錢，也買不到，你也是內行家，你應該懂得我這話，」玉桂道，「我怎樣不懂得，只是這些東西，有的不合用，我們便得想法子，補充，補充呀，」小呂道，「是的，你看那一件不合意，你就補充吧，」玉桂道，「你是內行人，還用我說嗎，我只要到彩排那一天，拿出東西來，是很漂亮的，那就行了，」小呂道，「那末你要外面漂亮這些却不合格，我今天搬回去，叫他們把欵子還你，你再去買漂亮的，」玉桂道，「我若是內行，也不用和你麻煩了，我就是外行，一切還是要你帮忙，並且我又麻煩，你不要見怪，」小呂道，「好，好，我給你辦吧，」當下小呂，把幾件不好的樂器

，檢了出來，向玉桂道，「我去辦吧，」玉桂道，「你什麽時候，可以回來，」小呂道，「儘我的力量辦，能快便快，決不至躭誤，你放心吧，」玉桂見他拿了好些東西走了，便道，「你要小心，我給你僱一輛車，」小呂道，「不用僱車了，僱車也沒用處，玉桂見他語氣有些不對忙敷衍道「你拿許多東西，如何能走得動，」小呂把頭連搖幾搖，將所有東西，全行提在手裏，便走出去，」玉桂忙跟在後頭說道，「僱輛車吧，」小呂道，「不必，不必，」邁起大步便走，，玉桂見他氣走了，心裏只是好笑，過了一會，游四奶奶買了鮮花回來，問小呂來了沒有，玉桂把和小呂交涉的情形，告訴游四奶奶，游四奶奶道，「這個你弄錯了，你不該把東西讓他拿走嗎，他既生氣走了，只怕還要和你出花樣呢，」玉桂道，「不會的，他這人，是這種脾氣，若敷衍他，他會要拿架，不理他，轉好了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我看你還得必須知道他什麽時候能回來？」玉桂道：「他說立刻就回來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不會的，我看沒有這麽早回來，也許不回來，」玉桂道，「那能的，我不信，他也只有走我的這條路，除了這條路沒別的辦法」游四奶奶見玉桂如此相信小呂，心裏很不以爲然，但也不便多說，過了一夜，第二日，等到下午三點多鐘，這小呂還沒來，游四奶奶對玉桂道，「我看你得留意，」玉桂道，「不會的，小呂那能如此混帳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你得留意，你不要太相信他，我看他一切言語舉動，太滑頭了，」玉桂道，「不會的，我現在

就去找他，顯得我對他不信任，且等他一天，反正我們後天才彩排，我們只不忙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別到了臨時，你抓瞎，」玉桂道，「那能如此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現在加入我們的票社，已經不少人了，觀瞻所在，你得注意，」玉桂道，「你太小心了，小呂在我這裏，不少日子，他的脾氣我是知道的，」游四奶奶見屢勸不聽，心裏頭暗暗打了主意，到了第三日，玉桂見小呂還沒有來，心裏也有些着急，派人到小呂家裏催促，小呂只推說有病，游四奶奶一聽小呂推說有病，便對玉桂道，「你得快走一趟，別再躭誤了，」玉桂當下坐一輛車子，趕到小呂家裏，見小呂躺在床上，把一床被單，蓋在頭上，」玉桂道，「你病了呀，」小呂在被單裏，只把頭動一動，也不伸出頭來，」玉桂道，「你是什麼病，告訴我，」小呂仍把頭搖兩搖道，「我渾身都不得勁，」玉桂道，「你真病了，還是和我開玩笑，」小呂仍把頭搖了搖道，「我爲什麼裝病，我沒有病，早把你的事辦好了」玉桂道，「那怎麼辦呢，」小呂說，「你等兩天我病一好，就給你辦，」玉桂道，「再過兩天，怕趕不上，」小呂道，「這個還不容易嗎，實在找不着好的，我們可以向朋友借一借，」玉桂道，「到了那天，你又病，那怎麼好呢，」小呂道，「已經夠瞧了，那能再病，」玉桂見他如此說着，只好回去，告訴游四奶奶，游四奶奶道，「他說的話，靠得住嗎，」玉桂道，「他既這樣說着，我也只能聽他這樣好了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他若到臨時不來，該怎樣辦呢，」玉桂道，「我看他，

不能不來，」游四奶奶道「你不要過於信任他，你須另找一個人幫忙，」玉桂略遲疑一會道，「我找許蓮仙吧，不過他的架子大一點，並且他與小呂是不對的，果然他來了，小呂一定會生氣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我看小呂是靠不住的，你就叫他來一趟，將來寧可叫許蓮仙幫忙，不能再叫小呂，」玉桂見游四奶奶如此主張，只好又去找許蓮仙，蓮仙既然答應，並說短什麼文場幫手和傢具，他都可以幫忙，玉桂回來告訴游四奶奶，游四奶奶道，「這樣好才放心，我料小呂一定還要和你出花樣的，」到了彩排，許蓮仙一早，就趕來招呼，游四奶奶也來了，忙了半天，到了下午，所請來賓，和參加社員，都陸續來到，許蓮仙因怕自己一人照顧不來，另招了兩個文場幫手，到了開場時候，玉桂因是主人，先唱了一齣，後來一般加入票友，陸續消遣，一直到五點多鐘，小呂突然提了胡琴來到，一看院內，躋躋蹌蹌，許多有名票友，都在消遣，許蓮仙正在掌鼓，小呂心上便非常不痛快，他知道玉桂今天彩排，想玉桂一定必派人請他，他若再不來，玉桂一定會親到他家裏央求，因為票社，沒有他，是不能開鑼，不想今天等到下午四點鐘，玉桂還沒派人來請，又可疑玉桂今更延期，挨過一個鐘頭，實在受不住，自行趕到，見院內許多客人，心裏又恨又慚愧，很想跑了回去，一想如此一來，更讓他們見笑了，只好勉强坐下，心裏只盼望玉桂過來招呼，當着大家面前，敷衍一氣，也覺得面子過得去，不想玉桂今天來賓太多，只忙照應一切，把小呂冷在一旁，弄得小呂

坐不好，去又不好，勉強找一個熟人，談了一會，表明自己今天因病，不能幫忙，到了沒散場，便走了，回到家裏，一直躺到床上，愈想愈氣，自己和玉桂賣了許多氣力，結果她竟不領情，小呂本是一個沒常識，窄量的人，怎能經得起這樣刺激，當下躺在床上，儘想報復，想了一回，忽然向床上一拍，跳起來道，「我有辦法了，」每週一三五，在票房彩排，就可以當場塌他的台，他靠許蓮仙幫忙，認為沒有我，也可成功，他沒想到，我不和他合作，便是他的敵人，我要和他開玩笑，是很容易的，」小呂想定主意，便不能再躺在床上，坐了起來，換了一件衣服，便匆匆找李景森去，李景森原是朝大的學生，因在學校功課不好，退出學校，便一天儘和小呂纏在一起，對玉桂很想接近，玉桂見他滑頭滑腦，很討厭他，景森心裏對玉桂，很不滿意，小呂早知道這種情形，在玉桂面前，也說了好幾次，玉桂既不願和他結交朋友，對小呂說的話，滿不在乎，這天小呂找到景森家裏，對景森道，「你平日不是要和玉桂接近嗎，現在有法子了，最近玉桂成立一個票房，裏面收羅名票很多，你可以到他票社學習，」景森道，「玉桂成立票房，我早知道，只是她不大理我，我何必到他票房去呢，」小呂道，「我早和她說過，現在票房是公開的，任何人都可以加入，你儘管去，有什麼招呼不到的地方，有我在裏面照應，」景森道，「那好極了，我願意去，你們多多招呼，到了星期三，玉桂票房排演，景森很高興趕到，玉桂原本認得他，只因來賓太多，平日對景森，

又看不上眼，只略一點頭，便不再招呼，景森原抱着滿腔熱望而來，却想不到玉桂對他如此冷淡，一心只盼望小呂來到，那知等到散場，小呂竟沒有來，景森心裏又恨又氣，深悔上小呂的當，無故去討一個沒趣，到得晚上，小呂來時，又滿面怒容，一見面，先說道，「今天都把我氣死了，你說可恨不可恨，我本想介紹幾個朋友給玉桂扶場，不想這一頭，不識抬舉，居然拒絕，我已和她絕交了，」景森道，「你如何不知會我一聲，害我今天自討沒趣，」小呂道「我的大爺，你太不原諒我了，我今天有幾個朋友，都臨時打電話婉辭他，你這裏沒有電話我赶不及來招呼，你不用生氣，我也不能白白放過她，我必須想法報復，」景森道，「報復，你有法子嗎，」小呂道，「肯花一點本錢，當然可以叫他塲台，景森把胸脯一拍道，「果然有辦法，我可以花一些欵子出這一口怨氣，」小呂道，「這事也不必花多少錢，只要你肯幹，總可以出這一口氣，」景森道，「我一定幹，你快說來，」小呂道，「我一說，你就明白了，玉桂每星期四，都要到廣聚茶樓消遣，」景森道，「這個我知道，」小呂道，「我們報復，就在這地點」景森道，「要如何報復，」小呂道，「你肯拿出五十元，把廣聚茶樓的屋位，全包了，便有辦法，」景森道，「五十元，我拿得出來，」小呂道，「現在廣聚每位茶資一角五分，每桌坐六人，有四十張桌子，全包下，你邀集同學，全佔滿了，等玉桂一上台，你就隨便搗亂，他就受不了，」景森道，「妙，妙，這個辦法，太好了，五十元

花得不寃，」小呂道，「你不要高興，你先得約好一般朋友，同心努力，按步驟要一致的，不然，你是白花錢，」景森道，「你放心，我們學生，別的不內行，至於搗亂，無一不精通，我用啦啦隊辦法，一個人司令，一個命令下去，大家便一體舉動，」小呂笑道，「行了，行了，你今天就去接洽吧，」景森道，「廣聚茶樓，你替我接洽，好不好，」小呂道，「我一出面，給玉桂知道，轉見不好，還是你自己去接洽，」掌櫃見有買賣沒有不歡迎，景森覺得很有理，一面先向茶樓包定座位，一面打電話招呼朋友，一般同學聽說景森請，誰不願佔這便宜，到了星期四下午，廣聚茶座，來了一大批學生，把茶座全行佔滿，景森興高彩烈，一面招呼大家，一面又暗暗告訴他們，要一致舉動，大家沒有一個不願意的，不到三點鐘，把廣聚茶樓擠得滿滿的，後來的客人，既沒有坐位，都圍在窗外觀看，一般票友，見今天忽然賣個滿座，心裏都懷疑着，不知誰來捧場，在本茶樓內，只有玉桂和孫菊秋，最受人歡迎，今天這些學生，十之八九是爲菊秋而來，因爲菊秋平日和學生，最爲接近，大家各賣一番氣力，結果一點都不討好，等到孫菊秋上場，唱了一齣碰碑，場內彩聲，和春雷一般的，不斷叫絕，玉桂在場後，見今天場內，如此捧菊秋，心裏不由突突跳動，想菊秋，今天突受大家如此歡迎，下場便是我出場，須要賣些力氣壓倒她才好，不然給他露了頭角，我的名氣，便不如他了，玉桂存了好勝的心理，在未上場之前，先向場偷偷一看，見座上所有聽客，十有

八九是學生，心裏便可疑孫菊秋，耳聞和學界有聯絡，今天也許有意和我一角上下，好在他唱的是鬚生，我唱的是靑衣，各有所長，我今天多賣一些力氣，總不會輸給他，玉桂如此一想、裏便想，今天須出一出風頭，當下先和琴師許蓮仙招呼幾句，預備上場時，多賣氣力，等到菊秋唱到尾聲，大家一陣掌聲，送他下去，接着便是玉桂上場，照例玉桂那隻黃金色茶壺，一捧上場，先有一陣歡迎的掌聲，今天却來的古怪，只有左角落裏，幾聲零落的掌聲，拍拍打了幾下，接着便是滋滋的聲音，表示反對，玉桂在場後一見如此，早吃了一驚，暗忖今天一定有人和我搗亂了，當下要想不出場，是不可能的，只有乍着膽子走出去，只有左角落裏，零星兩三聲的掌聲，心知不妙，但一時也無可如何，只好平心靜氣定一定神，先向場內細細一看，原來是許多學生坐滿場內，心想這個有些不好對付，我也不能示弱，他們要搗亂，我盡力自會討好，明眼人自會替我打不平，當下向許蓮仙略一示意，把弦定高，輕吐珠喉，唱了起來，眞是一字一珠，沒一句不好，若是在平日，要句句喝采，今天却可憐極了，場內一些掌聲沒有，玉桂心裏，雖是難受，只見不叫好，並沒別的搗亂，只得快唱完入場，調查一下，到底得罪什麽人，暗中却來使壞，一時心裏一想句子便唱得不似先前那樣耳穩受聽，場內找出一些岔，便大叫好嗎，好嗎，亂來一氣，玉桂見場內發出倒好，心裏更忙，愈唱愈不成樣，到末了，覺有些聲嘶力竭，把一張臉漲得通紅了，勉强唱下去，草草完場，場

內發出一片笑聲，玉桂可也站不住，一直到場後去，只氣得滿面通紅，今天恰好游四奶奶沒有來，在場中雖有幾位聽衆，給玉桂抱不平，只是人少勢寡，也不敢如何，只有暗中嘆息，玉桂走到後台，票房幾個管事，不斷給玉桂道歉，說這事總須調查明白，萬不能叫玉桂受屈，玉桂見他們如此也沒話說，鼓了一肚子悶氣，趕回南鑼圈胡同，平日是心高氣傲的人，自出台，從未栽過觔斗，不想今天會如此塌台，惱悶已極，愈想愈氣，躺在床上，連飯也不想吃，到得晚上十一點鐘，游四奶奶來了，因在親戚家裏，多喝了幾杯酒，不斷的向玉桂笑謔，玉桂滿肚子不高興，那有心情和他說笑，當下便對游四奶奶道，「我心裏煩悶得很，你別盡和我說笑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你這人，無事自尋煩惱，」玉桂見游四奶奶埋怨他，格外不高興，說道，「煩惱也不是我自己鬧出來的，今天在廣聚，有人塌我的台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誰塌你的台，」玉桂便把情形略述一遍，游四奶奶笑了一笑道，「這倒好了，我早說過廣聚茶樓，是不能去的，你只不信，我們有了票房，何必再到廣聚茶樓消遣，這不是自取其辱嗎，」玉桂見游四奶奶不替她抱不平，反埋怨她不好，心裏更是不痛快，說道，「我在廣聚茶樓消遣，也有我的意思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你的意思，注意出風頭，是不是，是你的名氣，在北京城很有人知道，你不用再下這工夫，你現在是求榮取辱了，」玉桂見游四奶奶不替他出氣，反說他不好，心裏非常難過，忍着氣道，「我幹錯了，是不是，你不要再責備我了

，我從此後不出門，」游四奶奶見玉桂滿面怒容，若在平時，一定要軟語婉勸，今天因爲酒後，見玉桂不和她說笑，反要生氣，便不大高興，說道，「早就該如此了，」玉桂聽了，更是不痛快，說道，「早該如此，我也早餓死了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有你四奶奶，一輩子也不會餓死，」玉桂見她老是半譃半笑說着，便忍住氣道，「游四奶奶我是一輩子靠着你，我今天給人欺負，你也應該替我抱不平，如何反和我開玩笑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今天是你自取其辱，我早說過，茶樓不要再露面，你是圖什麼來的，」玉桂道，「我也有我的苦處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什麼苦處，你是怕沒錢花，還是怕別的事呢，」玉桂道，「你今天有點醉了，我也不和你多說了，」說着把臉一轉，冲到床內去，游四奶奶一看這情形也有點生氣，說道，「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嗎，我是好意，你應該知道的，」玉桂也不回過頭來，游四奶奶道，「你還生氣，直是好笑了，」玉桂道，「比方你今天受人這樣塲台，你生氣不生氣，你今天沒在場，不知道我當時難過的情形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這也不値得如此，這事本是你自取的，你今天不去廣聚茶樓，就不會有這事，我爲的設立票房，你可以在家玩玩，你一定要到廣聚去，這也可以說，給你一個教訓，你以後不至如此粗心大膽了，」玉桂見游四奶奶竟教訓他，心裏非常不痛快，說道，「這事是我自找的，和你不相干，你也不用和我多說，我心裏正難過，給你一說，我要火上加油，以後我的事，你就不用管了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你討厭我

腸，好吧，我們彼此分手，誰也不理誰，說着不俟玉桂答應，便一直走出房外，回家去了，」玉桂本是心裏十六分不痛快，見游四奶奶竟負氣走了，格外難過，這一夜覺得渾身發痛，心口非常難受，到得半夜，便覺得發熱，太陽痛得如針刺一般，張媽見她如此，問她請不請游四奶奶前來，好主張請醫生，玉桂道，「不用請，我的病，不要緊的，」張媽也不敢多說，見玉桂這一天，東西沒有進口，只倒頭睡着，便悄悄去告訴游四奶奶，游四奶奶昨天，本帶着醉意，負氣走了，回來之後，心裏便有些後悔，現聽玉桂不大舒服，便忙着赶去，他一見面先說道，「我昨天因爲多喝一點酒，有些醉了，說的話，你不要介意，你不大舒服，請一位醫生看看，好不好，」玉桂道，「我沒什麼不舒服，不用吃藥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我看還是請一位大夫來，診察，診察，」玉桂道，「不必，不必，我靜養兩天，就好了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你不要恃強，你的身體，並不好，」玉桂道，「不要緊的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你不聽我勸告，你是和我不對了，」玉桂見游四奶奶說時，有些發急，才笑道，「我爲什麼和你不對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你聽我的話，你便請大夫看，」玉桂道，「要請大夫看，也未嘗不可，只是現在，我心目中，便沒有好大夫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你這話又說得不對了，你說心目中沒有好大夫，這也不見得，我認得一位黃大夫，他治病，就很有把握的，」玉桂道，「你說他好，當然是好，那末，你就請他來看一看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你願意不願意，」玉

桂道，「你請的大夫我還有什麼不願意呢，」游四奶奶給玉桂如此一說，心裏才痛快，向玉桂肩上拍了一下道，「你這人眞是叫人愛，又叫人可恨，」玉桂道，「我是不能討人愛的，你不要爲我生氣」游四奶奶道，「我還和你生氣呀，那我也是傻子，你等着，我就去請黃大夫去」玉桂道，「你何必去，打電話告訴他們，不就可以嗎，」游四奶奶把頭連搖道，「不行不行，這位黃大夫，是有架子的，不是隨便能請得來，非我自己去一趟不可」玉桂道，「你就不用請他，另請別人也可以的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請別人我不相信，只有他最好，我有什麼病，都是請他看，」游四奶奶說後，便向玉桂點點頭道，「我就去，你不要急，服他藥，一兩天就會好了，」玉桂答應了，游四奶奶便一逕出去約莫一點多鐘，游四奶奶和一位大夫來了，玉桂一看，大夫約莫四十歲左右，一張黃黃的臉，兩道濃眉，格外顯得雙眼渺小，一對小瞳人，却閃閃作光，對着玉桂微微笑道，「什麼病呢，」玉桂道，「我只是受點涼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她不只受涼，並且受了一點閑氣，」游四奶奶說後，又對玉桂道，「有病，不能不對大夫說明白，」黃大夫對游四奶奶道，「請你把她扶起，我聽一聽，就知道了，」游四奶奶把玉桂被單掀開，玉桂把小褂略略一扯，坐了起來，黃大夫見玉桂身上穿的那件小褂完全男人的式樣，心裏甚是奇怪，又把診視器聽了一回，又向前後心敲打一氣，察不出是什麼病，再看溫度，是三十八度，比正常高了一度，便對玉桂道，「不要緊的，我看只受點涼

，並沒別的毛病，不要緊的，我給你開一點藥，吃了便好，」玉桂道，「我不愛吃藥，黃大夫你給我注射一針，好不好，」黃大夫笑道，「這病沒有注射的必要，還是服點藥，靜靜養了兩天，自會好了，」玉桂道，「我就怕吃藥呀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病了不能不服藥，你又不是三歲小孩，怕苦藥，並且黃大夫給的是西藥，每次只服一丁點藥水，我叫黃大夫，裏面多擱一點糖，就可口了，」說着，連黃大夫都笑起來了，玉桂道，「人家病了，你還和我開玩笑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我是最信黃大夫的，黃大夫給我一次藥，就會好了，」玉桂道，「一次藥就會好了，我實在不相信，」黃大夫道，「據我看這病若是肯靜養，好得很快，千萬不要生氣，因為你的脈膊很快，只要靜靜躺着，自會好的，」黃大夫說後，開了藥方，交給游四奶奶，游四奶奶眉頭一縐道，你為什麼開了藥方給我呢，你每次不是都帶了藥來嗎，」黃大夫道，「今天因你催得我太緊，我忘了把藥帶來，好在這藥，沒什麼要緊，就是遲一半天吃，也不妨事，游四奶奶聽了，笑道，「你看你倒埋怨我不好了，」黃大夫道，「我現在還要回去，還有別的人家等我看病，這藥方，你給她辦一辦，也可以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你今天會這樣忙，」黃大夫道，「我看病是義務的，所以來求看病的人特別多，都是朋友親戚，這有什麼法子呢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你說沒有法子，我看法子儘多你可以不去呀，」黃大夫道，「不能，不能，這樣便得罪人了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你只顧別人不顧我這一方面，你

不怕得罪我，」黃大夫道，「得了，這藥方，我帶去，等一會，我派人送來，有兩天的藥每天服三次，自會好的，可是須有個人照應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這個不用你分心，我自會照應，你還是快把藥送來，」黃大夫道，「沒關係，這病不服藥，靜養也會好的，」說着走了，玉桂只對游四奶奶在房內，說道，「我早說過了，我沒什麼病，不用服藥，自會好的，你不相信，現在黃大夫也是這麼說」游四奶奶道，「黃大夫的脾氣，比別人不同，他是對病人最會體貼，你說不願服藥，他就不給你藥吃，不比別的大夫，一見病人先說許多危險，給他醫治幾天，他又誇說，如何如何減輕，其實他的病，根本上就很輕，稍爲服點藥自會好的，便居爲己功，黃大夫向來沒有這種誇大，病人有什麼病，他一診斷出病源便據實告訴病人，應謹慎的，絕對須要謹慎，應調養的，便明白告訴人家，只須調養，便會好了，」玉桂見游四奶奶，如此稱贊黃大夫，心裏也很願意，便說道我這病是不要緊的，我將來如有重病，必定請黃大夫看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你別胡說了，我不過這樣說說，誰希望你有重病」玉桂道，「我要細細看一看，黃大夫的眞實本領」游四奶奶道，「現在我就說，你也不明白，將來你總會知道的，現在我還有事，今晚也許不能來，黃大夫的藥，到晚上，若沒送到時，你可以叫人去取，」游四奶奶說後走了，玉桂因頭痛外，並沒有別病，等到天黑，黃大夫還沒把藥送來，再不再注意，心裏只想游四奶奶說黃大夫那樣好，看情形，實在不對，他到這時候沒來

，好在我的病，並不難過，不然我可受罪了，心裏這樣想着，也就朦朧睡去了，經過許久的時間，忽覺床前有人走動，睜眼一看，糢糊中，似有一個人影，定一定神才看出，站在床前，不是別人，是日前來的黃大夫，便欠身起來，黃大夫連連擺手，叫他不要起來，輕輕說道，「我看你臉，這麼紅，一定還有熱的，」玉桂一聽向臉上一摸，果覺得臉上很熱的，黃大夫道，「我已經把藥配好，帶來了，我看現在不是用那藥了我打算給你注射藥針，你看好不好，」玉桂把頭點一點道，「好」，玉桂見黃大夫如此說着，便勉强打起精神，向黃大夫點一點頭，黃大夫叫他把左臂伸出注射一針，口裏只問道你覺得痛嗎，」玉桂道，「不痛，不痛，」黃大夫道，「這一針注射之後，你的溫度，自會慢慢退下，」黃大夫說後，便在一張椅子坐下，兩眼只看着玉桂臉上，玉桂道，「大夫你爲什麼到這時候才來呢，」黃大夫道，「我一天事情太忙，」玉桂道「你爲什麼忽然又給我注射藥針，」黃大夫道，「我來了好半天，見你只糢糊睡着，你裏面熱度很高，所以我才給你注射一針，」玉桂把頭點一點，說一聲謝謝，又向自己胳膊上看一看，說道，「黃大夫這一針是退熱呀，」黃大夫道，「是的，我看你身體很不好，不要多服藥，只用注射較爲安穩，」復又說道，「游四奶奶呢，」玉桂道，「她有事走了」黃大夫道，游四奶奶今晚還來不來，」玉桂道「，今晚不會來的」黃大夫道，「你家裏沒有別人呀」玉桂道，「除了老媽，沒有別人，」黃大夫道，「你病了應該

有個人照應才好，老媽是靠不住的，」玉桂聽了，默然不語，黃大夫很感慨的說道，「我看有許多人，平日都很活潑，一到病了，他便感覺着身世孤淒，」黃大夫說了這一句話，玉桂很感觸，因覺她從病時，的確感覺得身世太孤單了，當下不由兩眼中泛出一些淚珠急忙用手巾一擦，黃大夫見玉桂傷心，忙說道，「你要安心淨養，這病不要緊，靜養兩天，自會好的，」黃大夫說着，挪在床沿坐下，把玉桂左臂，微微一搖道，「你注射後，脈搏再看一看，我認為，絕對不要緊的，」玉桂把左臂一伸擱在大夫腿上，黃大夫一面看着自己腕上小表，一面按着玉桂脈搏，看了一會，對玉桂道，「你的病太好了，不要緊，我看至遲，明天總會退乾淨，」黃大夫說着，又看看玉桂臉上，玉桂微微嘆了一口氣，黃大夫道，「我告訴你，不用急呀，你現在最感覺得難過，後是孤寂，沒有人給你作伴，實在不要緊，我去打電話請游四奶奶，好不好，」玉桂把頭搖一搖說道，「不用，不用，」她在這裏也不能治好我的病，她一刻沒說笑，她就受不了，她一回來，倒顯得不好了，」黃大夫道，「你這裏，總得有一個人照應才好，」玉桂嘆口氣道，「這有什麼法子，平日和我做朋友，都是來這裏胡鬧取樂，現在看我病了，誰也不願意來，我也不願意他們來，沒精神和她們說笑，」玉桂說着又流下些眼淚，黃大夫見他如此，心裏也有些難受，說道，「不要緊的，他們不來，我常來這裏，看看你，你一定不討厭吧，」玉桂道，「這時候，人家不肯來，你却不討厭我，真是好

極了，那有不歡迎道理，」黃大夫道，「我是心直口快，不會說話的人，請你不要見怪，」玉桂道，「人家給我治病，給我照應，我還討厭人家，那簡直不是人了，我沒有這麼糊塗，」玉桂說着，眼眶裏，眼淚又要流下來，黃大夫道，「我有的是工夫我每天必來的，總要等到你的病好，我才放心，」玉桂把頭點一點道，「這樣太好了，等我病好我重重謝你，」黃大夫道，你一提到感謝，我倒覺着不合適了，我在北京，也不曉給朋友，看了多少病，因爲我的職業，是醫生，醫生的天職，就是極痛起弱的，我只知應盡我的義務，至其他權利，我是不理會，我現在醫學校，担任教務長，我的收入，已可以自給，所以我給人家看病，只盡義務，人家就酬勞，我也不要，我的家眷，又沒在這裏，家裏也有些微的財產，家裏一切，也不仰仗我，我的生活很自由，並且我的脾氣就愛冷，不愛趨炎的，在有錢於勢力的人家來請我，我絕對不去，只沒有錢沒勢力，我倒願盡心給他醫治，我覺得我的良心才痛快，好多朋友，都罵我這種舉動不對，我也不理他，我認爲做醫生的，應該如此，才合救世濟人宗旨，」一玉桂，「像大夫這種居心，眞是難得，我常見那些有名的醫生，總是擺架子，動不動，便說病症如何危險，先把病人嚇了一氣，後來又說有辦法，這幾服藥便可以好了，我所以不愛吃藥就爲的大夫說的話，不一定都靠得住所以有一點小病寧願不服藥，不服藥慢慢調養，也會好的，」黃大夫笑道，「你說的話，一些不錯，眞是有一般大夫，是如此脾氣的，我

也不贊成如此辦法，再說一句，他們完全爲謀利起見呀，只有利可圖，他們便不在病人身上，我是完全相反的，第一我不靠着診金，第二我叫病人，只知道爲他醫治，別無其他企圖，」說着，笑了一笑道，「我這話也有些錯了，做醫生原該以救人爲第一的，」玉桂道，「黃大夫你的良心，太好了，我這人雖然不算廣交，可是在外面所認識的人，可不少，我看只有黃大夫熱心，我很感激你，」黃大夫道，我對什麼人都是如此，我認爲人可憐的，無過得病，尤其是在客邊，沒有親眷，那一病了，最是難過，」玉桂聽了把頭點一點道，「是的，我現在就感覺着不好受，因爲我雖然在北京有些親人，他們對我都不大接近，因爲他們都是很勢力的，」黃大夫道「當醫生而趨勢力，品格太不好了，」玉桂道，「我不是來挖苦他們，實在情形如此，」黃大夫道，「你這話我實在不能相信，大夫是以濟世救人爲宗旨的，」玉桂道，「一個病人，只服一劑藥便好了，他的生意，一定淸淡，」黃大夫道，「你這話更是不對了，果然一劑藥便會好的，他的營業，一定興隆，因爲大家都知道的，他是好手，當然有病便請他診治，凡是名醫，他絕對不肯拖延病人的時日，俗語有句話，養病如養虎，病體多延一天是必日深一天，」玉桂道，「你是就名醫方面說，有一般普通醫生，他就不如此，明是不要緊的病，他偏說得如何厲害，病給他醫治快好了，他偏要說這病，還要多少天，還得服幾劑藥，才能好的，我有個親戚，患的是傷風病症，請大夫來看，他偏說是傷寒症，如

何況重，如何危險，我那親戚，給他一說，也有些害怕，等到醫生開出藥方來，他一看，還是治傷風的病。等醫生走後，他便對家人說道，「我的病，一點不要緊，我一看這藥方，就知道了，就這一方，我加減服三劑，一定是會好的」家裏人還不相信，我那親戚，也不理他們，自作主張，把所開藥方，略爲加減，連服三劑，果然下床了，你說這醫生說的話，是不是騙人呢，明是傷風的病，他何以又說傷寒，黃大夫道，「我們懂得是西藥，你對我說傷寒傷風，我就辨不清，」玉桂道，「我一遇病，我心裏便格外害怕，我不怕別的，我就怕我所請的醫生，是一個庸醫，胡亂下藥，本來是不要緊的病，給他認錯了，服了藥，反見不好，」黃大夫道，「這是你過於細心的，那有醫生都是庸醫，果然都是庸醫，那不把人的生命，太看輕了，」玉桂道，我是實在不敢放心，你說不是庸醫，當然像你有身分，有職業的人，不在乎診金，所注意的在病人病狀，細心給他療治，有一般一知半解的醫生，掛了牌子，他是靠這個吃飯的，那能不想法子弄錢，」黃大夫道，「你這話說得太過火，那能如此，不好醫生，固然是有的，好的醫生，也很多，你不要只說一方面，」玉桂道，「我這話是說錯了，你是醫界的名宿，當然對一般同業，是迴護的，並且你正受過醫生的這些痛苦，不曉病人盼醫生醫治，是何迫切的，」玉桂說着，臉上有些紅了起來，黃大夫見她如此，知道他心裏，一定有所感觸，便說道，「你不明白做醫生，也有他許多苦處，做醫生一事是抱着救世濟

人的，你不要為了他一點不對勁把一切抹殺，今天我突然談起這問題，你的話，也說得太多了，我想不要再說吧，你安靜多睡一會，比什麼都好，我現在要走了，」玉桂道，「你還有別的事嗎，」黃大夫道，「我今天倒沒有什麼事，」玉桂道，「我每晚都是到一二點鐘纔能合眼，你有工夫，不妨多坐一會，」黃大夫見說，重行坐下，玉桂道，「黃大夫你沒有家眷在這裏，晚間一定多是出去應酬吧，」黃大夫道，「我是怕應酬的，有必須出去應酬，我纔去，可以不去，我就不去了，」玉桂道，「那末，閑的時候，幹什麼，」黃大夫道，「我愛念經，我沒有事，便念佛經，」玉桂道，「啊唷，你是西洋留學回來，却愛念經呀，」黃大夫道，「你這話，怎麼講，」玉桂道，「你們腦筋是很新的，如何會想念佛經，」黃大夫道，「佛經是再好不過和我救世濟人的宗旨吻合，我每天不念經，便似心裏失落了一件什麼東西，你不知佛經的好處，能覺悟出來，真是可以解脫一切，」玉桂聽了，怔一怔道，你說念經有如此好處，何以我不理會，你可以說一點給我聽聽，」黃大夫道，「你平日沒研究過佛典，一時說起來，是不容易懂得，」玉桂道，「我雖然不懂佛典，可是我近來心裏只覺得我這人，何以層層受難，要叫我受盡苦楚，不得一些安慰，果然念佛經，能安慰我，我也願意念，」黃大夫道，「你說這話，便是有機緣了，現在我也不用把佛經的深奧，告訴你，先拿作夢來說吧，一個人不會不做夢的，在做夢境裏，迷迷糊糊的時候不是覺得趣味很濃厚，便

是覺得遭遇很悲慘，及到一覺醒來睜眼一看原來是夢，一切是假的，實在人在世上，也是和做夢一樣，無論你轟轟烈烈，幹了多少事業，辛辛苦苦，費盡許多心血，哭哭啼啼，受了多少磨折，到了一天眼睛一閉，撒手而去，什麼事和你本身，都不相干，我們生在世上，完全是做夢，夢境幻離，不是眞的，到頭來都是一場空，一個人既是如此，那末什麼東西，都要看淡看輕才是，可是我們在世上所接近的都是名利之名所薰陶的，利祿虛榮的思想就是你絕項聰明人到了這地步也不能解脫一切，惟有佛經，是能醒人塵夢，在一個人煩腦痛悶，看了佛經，可以生了超世的思想，一個人在志得意滿的時候看了佛經，可以覺悟一切，都是實的，以前榮華富貴，到後來也是仍無所得　不過一回就番心，白費一番心關，一個人都是赤條來，赤條去，所有勞苦半生，無論是順境，是逆境，到！你一口氣沒有，不就都完了嗎，所以人能看到這一層，把世味就看淡了，有什麼事，只憑着良心人道上幹去，把一切機械和損人利己的思想，以此在社會上可以消除一切罪惡，在世界上，可以維持和平，因爲沒有競爭的思想，便都要問福利上進行，造福人類了，」玉桂聽了，這一篇議論，不由笑道，你說的話，太有價値，爲了念佛，可以造福到人類方面，我眞是聞所未聞，」黃大夫道，「你別忙，我說的話還沒說完呢，人在迷夢，差不多都是不知道　只向夢境裏攢，把夢境認作眞境，愈認眞愈見苦痛，在這其間，只要有人能喚醒他的迷夢，才可以打破他們幻境，佛經便是

叫人由迷夢中，驚醒過來的，這其中奧妙太多，我今天只能說個大概，」玉桂道，「據你這樣說，念佛不是求積德，不是求報應，只是解自己煩惱了，」黃大夫道，「這話是一是二，說透了是一樣的，世人因爲沒有覺悟，一心只向名利上攢去，尤其現在物質文明，外誘太多，稍爲沒有根基的，他總要被外物誘惑的，纔有研究佛經，可以漸漸把名利看淡了，一切名利都不關心，對於一切，都要推己讓人，如此一來，便是慈祥，一個人能慈祥，便是積德，和氣若聚，戾氣自化，就是報應了，」玉桂道，「原來如此，你這樣持論，我是很佩服的，黃大夫你對鬼神怎麼樣，信服不信服，」黃大夫道，「人是人，鬼神是鬼神，鬼神不能說是沒有，但是我們只憑良心待人做事，總沒錯的，」玉桂道，「你這話說得太含糊了，我是問你，信不信鬼神，你是研究佛典，當然有一番見解，」黃大夫道，「這個我是和別人一樣的，」玉桂道，「不對，什麼叫做一樣，有的人眞信，有的人很不信，你要把這理由說明白的是不是信鬼神，可以獲福，不信鬼神，便會遭殃，」黃大夫道，「鬼神寧可信其有，不可說其無，因爲有鬼神，便存警惕之心，遇事有所戒懼，不敢胡作非爲，」玉桂道，「那末你也信鬼神了，」黃大夫道，「我是信佛，佛法無邊，一切鬼神衆生，都包含在內，」玉桂道，你是一個佛門弟子，你又是個西洋留學的醫生，以你這樣出身，又有這種思想，眞是出我意料之外，說着，不由對黃大夫笑了一笑，黃大夫座在距離玉桂床前很近，見玉桂對他嫣笑，

不由也笑了一笑，當下站了起來道，「我得回去了，」玉桂道，「黃大夫難得你會來，現在你有工夫，可再多坐一會，」黃大夫道，「這時候我倒沒什麼事，不過我在這裏，於你病體不大合適，」玉桂道，「我覺得有人來和我談談，我心裏很舒服，我平日就沒聽過這些佛法眞理，黃大夫你再指點我一點好不好，」黃大夫聽了，略一遲疑道，「我對佛法經典，也不算精湛，你要我告訴你，你平日也沒研究佛經，也是很不好說的，現在我先問你，你覺得做人有趣味沒有，由你的身世，你的感覺，據實說來，實在是怎麼樣，」玉桂道，「黃大夫你這話問得很嚴重，你要我據實說來，大夫，你試把我的身世想一想，能說得舒適嗎，當然沒有一件滿意的，再說我的身世，太孤單了，所遇不良，我所以才脫離家庭，自食其力，但是像這樣渺渺茫茫，我這一身，是如何歸宿呢，我一想起來，只是發愁，現在雖然有許多朋友，給我幫忙，但是他們的目的，不是如此的，他們是把我當一個解悶消遣的人，你即想想，這樣的辦法，我的心能安逸嗎，當然是很痛苦的，」黃大夫道，那末，你感覺做人是痛苦了，但是你的私心，有想如何如何才能滿意，你且把你的希望，說一說，」玉桂道，「這個我不好說了，那一個人有希望，一個人沒有希望，那簡直不用再做人了，」黃大夫道，「你的希望是什麼你先告訴我，」玉桂道，「我這人是一個無所不愛望高處着想的，現在我所處地位，我自認太沒價值了，必須高人一等，才能滿意，」黃大夫把頭點一點道，「我明白了，

你對環境不滿意，你覺得痛苦是不是，你必須要達到你的希望，你才快意，這也無怪你，什麼人都是如此，實在你所認爲苦，固然是苦你所希望的快樂也是苦，苦的範圍不只飢寒貧困，世間一切飽煖，富貴，功名財利，都是苦，你現在認爲你的地位沒有價値，你的身世孤單，覺得苦，縱使你得了地位，一切隨心所欲，到那時候，你見人家比你還好的，我還得往高處希望，如此，你心上又覺得不滿意了，因爲人的欲望，是沒有止境的。得一步，又想進一步，往高處着想的人，總不能有一天滿意，並且你所認爲富貴，名利，也不過是暫時快樂，所謂花不能常好，月不能常圓，循環盈虧，是一定的道理，你所希望快樂，未能常在，過去的時候，仍然是苦，你自嘆地位沒價値，你要退一步想，比方有人身分還不如你，又該怎樣，你覺得身世太孤單，比方你的家庭很完滿，人口很多，有不得意的，有疾病，死去的，比你現在孤單的身世，不更見痛苦嗎，一切名利，都是如此，所以一切世間的樂，可以說都是苦，這是世人所忽略的，世人只知自私，自利，用貪心，瞋心，嫉妬心，詭詐心，去求滿足自己心願，結果愈求樂，愈見其苦，人生至多不過百歲，在這短短光陰，只向毫不實在名利幻境中追求，不是很傻嗎，」玉桂道，「據黃大夫這樣說，一個人是不能往高處着想了」黃大夫道，「一個人果有機緣，果有才幹，環境所趨，當然會站在很高的地方，若是用心機去强求，便是往逆境上走，得不償失，人不能放棄責任，可是要度德量力，幹的事，於己有利

，有否也有利於人，若是徒爲自己打算，不給別人打算，那便是利己了，」玉桂道，「據實說來，一個人不能無利己心」黃大夫道，「你說的是實話，果然有覺悟，便知道一有利己心，諸般孽孳，便隨之而來，」玉桂道，「不要利己，凡事便要舍己利人了，我看能實行這種主張，是很少的，」黃大夫道，「你說的不錯，現在物質文明，人欲橫流，所以人人只知爲自己打算，無論仕宦工商，都是孜孜爲利的，如此便會生出許多糾紛，實在這些人，若是退一步想，榮華富貴，到頭來，仍是一塊黃土，埋骨山邱。生時用了許多心機，到最後的結果，仍是空空，赤條條而去，那末在一口氣尚在的時候，果能不爲私欲所蔽，撇開己見，抱着溺己救人的主義，一切都從別人打算，便造福人類了，」玉桂道，「你的辦法很好，只怕現在的人，却不明白這個，」黃大夫道，「這不是我的理論，是佛法的精理，因爲佛法，是以一切法無我爲宗旨，這五個字，是佛法金科玉律，明白人，當然沒有幾個，果能靜心平氣，細細想一想，佛眞是奧妙無倫，你說，生便是苦，苦的來源，雖然不外前世的因今生的果，衆生夢，夢總由於捕風捉影，認以作眞，全由自己心中的虛妄的幻想，妄方分別，好似眼睛有翳的人，看空中迷離生花，空在空中，是淸靜的並沒有花，這花是由自己眼中生出來的，人存了自我之見，覺得環境中有苦有樂，其實虛空中，是無苦無樂，所以佛經上說，「了苦無苦，是故無苦，而有眞諦，」黃大夫說到這裏，又自笑道，「我的話你大概不大理會吧，

」玉桂道，「不能說全不理會，也懂得一點，」黃大夫道，「總之在佛的法眼看來，人在世上，便是受勞，要脫離這個苦世界。只有修持，捨却一切，心裏的苦惱，自會減輕，要看定一切，都是假的，人生在這數十年之間，是歷刧的，即是遭刧，只有想法子脫離刧難，世人不但不懂這個道理，反而向刧難網裏洮進去，愈走愈深層層苦惱，愈信愈多，弄到精疲力竭，到死方休，眞是苦極了，」玉桂道，「要人看破一切，原是不容易的，世上有幾個能人澈悟呢，」黃大夫道，「也不能說沒有，」玉桂道，「我看修持的人，十有八九，是受過刺激的，不是名場情場失意，便是家難私憾，遭受刺激過深，若是過着順境的人他絕不會有這出世超塵的思想，」黃大夫道，「你這話也不錯，說到這裏，我們又不能不提到佛經了，人世如做夢一場，在夢裏悲歡哀樂，都認爲眞的，必須等到有人在他耳旁，把他叫醒，那才恍然是一個夢，到那時候回想到夢境是，一切的一切，都是空的，做快樂的夢，枉自歡喜一場，做苦惱的夢枉自悲哀一場，這快樂這悲哀，一轉瞬，便悟出來是假的，做人落在世間，也是和做夢一樣，悲歡離合，也完全是暫時的，歸根結果，也都是一場空，只見世人迷惑世味，他不懂得是假，一切認眞，所以一切總覺煩惱，把短短的生命便在這苦惱中混過了，」玉桂道，「黃大夫你講得很有道理，可惜我聽你這話，太晚了，我已經受了不少的罪孽，」黃大夫道，「凡事不怕晚，只怕不幹，肯苦幹，都不成問題，」玉桂道，「我此後，也要把世

事看淡了，像我這樣人，有什麼可以留戀的，我遭遇如此不良，我還有什麼生趣，」黃大夫道，「你這話似是而非，你認爲做人無味，所以一切看淡了，這是走入厭世思想，而非救世思想，存厭世思想，不是放任，便是頹廢，於個人無益，於人類也是無益，枉有我這麼一個人，父母養育我的辛勞，是無所着落的，厭世思想於人類無益，佛說舍己度人，須抱救世思想，才不負此生，因爲人生在世，終日裏，在紅塵中，一切煩惱，層層環繞包圍，把你一個人，好似放在油鍋裏面，你的精神苦痛，有非言語所能形容，你要解除這個痛苦，當然須把一切世情看淡了，可是看得太透澈，便存了厭世思想，什麼事，都不肯進行，如此固然對你本人，精神上稍解除痛苦，但是人人如此，世界的人類，便要到臨末日了，總之一個人，既墮落紅塵，便是罪孽，要解除這罪孽，要是舍己救人，存了舍己救人的思想，當然會把一切自利自私的心解除了，抱着悲天憫人的觀念，遇着什麼事，只是往大衆着想，自己一身利害，無所措意，所注意的人類的幸福，如此你的心，便安靜了，心靈一泰然，你的精神上，便感覺有無限的快樂，」玉桂點頭道，「我很明白你的意思，可是說得容易，辦起來，便有許多困難，」黃大夫道「也不見得什麼困難，你先把自己的心打破了，便覺得一切都容易，」玉桂道，「打破自己的心，便就不容易，」黃大夫道，「這話也對，可是有的相當自覺，你把自己看待很渺小，很不關緊要，自我的心，當然會減小的，比方你這一次得一場病，幾乎

快死了，幸得醫生救治，得慶更生，那你便會覺悟，我當日若是死了，什麼事也都完了，現在更生，我這命，便是揀的，我只當這人已經死了，我又何必苦苦營求，能有方法如此一想，你當然不會再存自我的心，自會着眼到大衆方面了，」玉桂聽了只凝着眼光，看着黃大夫，黃大夫道，「我這話還說得不大透澈，現在再說個比方，只當我這人是死了，平日用了許多心機，一切都拋棄了，現在雖然活着，只當我是一個軀殼，什麼事也與我無分，就是强勉幹去也和自身無益，現在只算有一具臭皮囊，什麼事也和我無干，如此一想，你的自我的心，也就看淡了，還有就是你擁有華屋，擁有許多心愛的古玩，忽然隔壁遭了回祿，你的屋子險些兒，也燒掉了，事後你看這些東西，擺在眼前，你只當這些東西，都是揀來的，如此你便不會把東西看得那般重要了，我所舉這兩個例，都是可以把自我的私心減輕了，不知你能否理會，」玉桂道，「我懂得，譬如一個人死了過去，再活回來，或是經過患難，再慶更生，當然會把一切事情俗事，看淡了些，可是其中，也有起初很覺悟的，到末後，又漸漸忘記了，社會原是一個爛人爐，我認為既活在世上，就不能無私無我，勉强幹去，結果仍有露出本像的，」黃大夫道，「你這話很有見地，一切沒有根基淺薄的人，他確有種種情形，所以我主張惟有佛法能救他，在衆生迷惑，陷在世網裏一切都沒法覺悟，只有佛經可以警惕他，提醒他，一個人能常常念佛，一心信佛，不存求福的思想，只存懺悔思想，他自會把俗情世

能看得很輕淡了，你果能信我這話，我過幾天，帶幾本佛經來把我所知道的，講給你聽，」玉桂道，「那太好了你不要等幾天，請你明天就拿來，我現在病中，很願意你能常常到我這裏來，」黃大夫點頭道，「好吧，我明天就送來，」說着，把腕上小錶一看，笑道，「我這人太糊塗了，我一說話竟躭擱了好幾個鐘頭，現在快三點鐘了，我走吧，」說着站起來，又珍重道，「你的病是不要緊的，請放心，」玉桂道，「我也知道不要緊，但是我個人孤寂的生活，一到病了心裏不知怎樣，覺得十分難過，」黃大夫道，「明天我一定會來，」既看見玉桂被角張開，走過去，把她蓋好，才點點頭走了，玉桂見他走後，心上非常感觸，覺着黃大夫雖然只是今天初次見面，他的態度，很是親近的，細想他所說的話，很有理由，他是由西洋留學回來，居然有這種見解，眞是出於意外，一個人果然退一步想，設身處地，眞是覺着什麼事，都是無味，我今年已經三十二歲，在這三十二年過去的光陰，我也沒有樂趣，沒一天覺得滿意的，可見我的孽障重重無論如何掙扎，終是不能解脫，再往下幹去，只怕還有許多苦惱，玉桂想到這裏，萬念俱灰，躺在床上聽着牆上滴達滴達的鐘聲靜敲敲的，覺人間淒涼的境地，無過此時了，隨手把床上的電燈開關一按，電燈立時滅了，閉上眼睛，想要睡一會，只覺得難過，心上非常煩燥，怎麼睡也睡不着，於是又把電燈開亮一看牆上鐘，已四點半了，心想我今晚是要失眠了，平日在外面應酬，有時也睡得很晚，頭一靠枕便睡着了

，在今天要想睡一會，只是睡不着，這樣漫漫長夜確實難過，再過一會，牆上的鐘，噹噹打了五點，心想我今天可失眠了，急把眼睛閉上隨手把電燈擰滅，忽然想起，黃大夫曾說過，睡不着時，可以念阿彌陀佛，我現在且試一試看，如何，於是平心靜氣，把眼睛閉上，口裏微微念着，「阿彌陀佛」阿彌陀佛心神漸漸安定，於是益發平心靜氣，默數鼻息，一息念一聲「阿彌，」呼念一聲「陀佛」覺得心氣很舒，心上本是很熱的，如此一來，竟忘了身上的熱，心裏什麼事也都忘了，只一心念着佛了，約有半點鐘工夫，居然睡着了，

第八回　婆心陳因果名醫指迷　勵志苦潛修我佛普渡

到了第二日，睡得正酣，游四奶奶突然來了，在玉桂床前連喊幾聲玉桂這時正睡夢迷離中突然驚醒，認爲還在夢裏，口裏仍不斷念着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，游四奶奶笑道，「你這時候還做夢呀，」說着，向她身上，連搖幾搖頭，「快醒，快醒，別作夢了，玉桂兩眼睜開一看，原來游四奶奶，站在床前對她發笑，揉一揉眼睛道，「你什麼時候來的，何以我一點也不知道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我早就來了，你只在作夢呢，」玉桂道，「我昨天一夜沒得好睡，一直到天亮才睡着了，游四奶奶把身子一俯，向玉桂身上，臉對臉擦一擦道，「可是我沒有在這裏，你睡不着我也想到，本就要起來，因給朋友拌住竟走不開」，玉

桂把游四奶奶推了一推道，「你好好坐着，我心裏覺得煩悶得很」，游四奶奶怔一怔道，「你說什麼，爲什麼難受，」玉桂道，「我覺得什麼事，都沒意思，一切都是假的，做人和作夢一樣」，游四奶奶道，「你作夢還沒醒吧，什麼做人和作夢一樣，」玉桂道，「我現在覺悟了，做人和作夢一樣的」，游四奶奶道，「你別胡說八道，你現在還是作夢呢，怎麼樣病了一晚，竟這樣糊塗，」玉桂道，「糊塗，我一點不糊塗，我覺得一切都是空的，一切都是幻境，不只我如此，就是什麼人都是如此」游四奶奶道，「可了不得，你病了一晚，神精竟如此錯亂了，快醒醒，喝一杯茶就好了」玉桂道，「我沒有錯亂，我認爲一切都是幻境一個人才有多少時光，至多不過百歲吧，這其間，悲哀離合那一樣不叫人難過，我認爲人是儍的，就爲這短短幻境，把整個精神，沉沒其中，天地是如何偉大，我們一個人是如何渺小的，我們只向這些地方鑽營，眞是一個大愚蠢了」，玉桂說完，又把眼睛閉上，游四奶奶道，「你看今天如何會說出這話來，我眞不理會」，玉桂閉着眼睛應道，「我前天也是不理會做人如此無味，現在我可明白了，我此後要把一切看淡，世上所有利害榮辱，我都不關心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你身上一定是熱度太高，心裏難過，所以會說出這話，你要靜靜睡着，我去請黃大夫來，給你看一看，」玉桂道「不用請，他今天自己會來，」游四奶奶道「你怎麼知道他會來，」玉桂道，「他昨天晚上來了許久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他昨天又來了，給你藥吃沒有

，」玉桂道，「吃過了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你爲什麼，今天突然會說這話，你受了什麼感覺．」玉桂道，「我沒受什麼感觸，我只認做人是無味的，我想我只有看破一切，我心上還覺得舒服一點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你不要胡想，你這病，服二劑藥，就會好了，我看好多人，都爲了一點便感覺得難過，突然會把一切世情冷下來的，現在你也是如此，」玉桂道，「我沒有什麼感觸，我只認爲做人是無趣味的，無論弄得到何地步，結果總是空空的，只有一切不認眞最好，」游四奶奶笑道，「你這樣說，去當尼姑去吧，」玉桂道，「這個可不必，我何必當什麼尼姑，我只求我的心，能安靜，一切能放得開，便好了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你還有什麼不安靜，什麼放不開，你自己想一想，有不滿意的地方，告訴我，」玉桂道，「什麼不滿意，我也說不來，我只覺做人是空的，尤其是我活的太無聊了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你不要爲了一場病，便生出這種幻想，」玉桂道，「我的病是不要緊，黃大夫已經說過，吃兩服藥，便好了，這又怕什麼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你平日都是很高興的，何以今天會這樣頹喪，你一定心裏有不痛快的地方，你可以告訴我，」玉桂道，「沒什麼，我心上很痛快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你不要騙我，」玉桂道，「我不會騙你，」說後，仍把眼睛閉上，游四奶奶見哄了半天，結果玉桂仍是不高興，便有些生氣，說道，「你一定對我犯別扭了」，玉桂把頭搖了一搖道，「沒有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你今天神情太冷淡，我也想不出，有什麼得罪你的

地方，」玉桂見游四奶奶，語意有些生氣，急把眼睛睜開道，「你不要誤會，我對你是最好不過的，我想你不要認我神情冷淡，發生誤會，我因爲自己心上不痛快，所以對什麼人，都不能應酬，過兩天我的病好了，我自己會照常應付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什麼應酬，什麼應付，」你這話說得太離奇了，你對我還似外人一般看待呀，」游四奶奶說着撅着嘴現出十分不痛快，玉桂道，「我那能對你作外人看待，我對你所說的，都是實話，我對別人不敢說，對你才據實說出，」游四奶奶很不痛快道，「你這次病，我認爲太離奇了，你所說的話，和你平日的態度，完全不對，」玉桂道，「是你看不對吧，我認爲沒什麼不對，」游四奶奶心裏很不痛快，坐在椅上，撅着嘴道，「玉桂你的態度變了，我是很失望的，」玉桂把身軀微微一欠身，看了一眼道，「我的態度還是和平日一樣，你不要生氣，你得想一想，我這種態度，有什麼不好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你對我不似以前親熱，」玉桂說道，「我病了，並不是對你不親熱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你的病，是不要緊的，你是有意對我冷淡」玉桂見游四奶奶，說得太沒道理，游四奶奶又道，「你自己也許不覺得吧，」玉桂道，「我沒什麼不覺得，我現在有些覺悟了，我這一病，好似我這人已經死去，就是好了，也不能像從前一樣，」游四奶奶聽了，更是不痛快道，「你所說的更不成話，什麼死了，什麼不能像從前一樣的，我就是不贊成這話，」玉桂道，「你不覺得，將來你也許能明白，也許能和我一樣的思想，到了

那時候，我就覺得太有道理了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胡說，你這話，我一輩子也不贊成，你趕快把這迷夢打破吧，你今天是神經衰弱，所以會有此變動，過了兩天，你病好了，就不如此，我今天也不再勸你，你認有我的話，既覺不對，也不能聽到耳裏，過了兩天再說，游四奶奶說後，很生氣的坐在椅上，玉桂又把身子欠一欠道，「四奶奶，你不要誤會我的意思，你要明白，我現在確是病的，過了些時，我病一好，我照常和你盤桓，」游四奶奶才略露出笑容道，「你今天病了，我也不和你多談話了，我還有點事，晚上再來看你，」游四奶奶說後，走到玉桂床前，向她臉上熨一熨道，「我看你臉上發紅，原來發燒着，你要靜靜躺着，我晚上一定來，」玉桂見她如此，只好微微一笑，游四奶奶去了，不久，黃大夫手裏，拿兩瓶葯水，推着房門進來，對玉桂道，「你已經醒了，昨晚睡得太晚吧，今天怎麼樣，不好受吧，」玉桂道，「沒有什麼不好受，今早的時候，游四奶奶來了，竟然把我驚醒，在這裏，說了半天，才走，我也不知道怎麼樣，心裏一見着她，就覺得煩悶着，」黃大夫笑道，「她是你最好的朋友，何以你又討厭她，我來這裏，你也許覺得不合式吧，」玉桂把頭一仰道，「沒有的事，我一醒了，就盼望你能來的，我覺得有許多話要問你，」黃大夫一面看着腕上手表，一面說道，「我現在還有半點鐘的時間，你有什麼話要問我，」玉桂道，「昨天你走後，我想了半天，想一個人死後，有靈魂沒有，」黃大夫道，「這個說來，很多，很多的辯證

，一時是說不完的，我認爲我們現在活着，還是研究活的事，不必研究死後靈魂，」玉桂道，「我愛聽這些靈魂的事，」黃大夫把頭搖一搖道，「我對靈魂，一時還沒相當的認識，我不能說這話，叫我作遠心之論，等以後慢慢再說，」玉桂道，「你說一點，有何妨呢」黃大夫道，「這個我不大研究，叫我說，我說不出，一定要叫我說，我還是說做夢吧，做夢有悲歡離合，人生在世，也有悲歡離合，一個人常覺着，做一個夢，一醒過來，一切都完了，實在一個人在世上，到了最末一日，也什麼事都完了，但是人活着一世一日，他不自覺着他一天還是有許多希望，甚至有許多自私自利的心，所謂除死方休，這死生大夢一直到絕了這口氣，再醒過來那時雖然知道已是太晚了，這還是就一般有知識有覺悟的方面說，若是俗見太深的人，不但到死方休甚至到死不休，在彌留之際，他還挂念着到以後妻子怎麼樣，所經營的事業怎麼樣，一直等到一口氣都絕，他的精神不散，還是帶着許多苦惱而去，這樣死法他的靈魂還能舒服嗎，一定是不可能的，那末何如在未死之前，把一切事，先看似做夢一樣，人生不過短短一場夢，一切的一切都是在夢境中混着，一到夢醒，什麼事也都完了，我想人人果然能有這種見解他在短短一場夢裏，必把人生已看得透澈了，他一定會把自私自利，和一切殘忍卑劣的觀念，掃除凈盡，他做一天人，都想行一件良心上可以安慰的事，如此心靈便泰然了，」玉桂把頭點一點道，「據你這樣說，一個人都似做夢一樣，那也太無聊了，不

如早早死去，」黃大夫道，「爲的無聊，便要早死，也是沒智識，天旣生我，我也不能如此菲薄，」玉桂道，「做人和做夢一樣，又不要卑薄，那末便須認眞了，一認眞起來，那就不能把事看淡，」黃大夫道，「你這話又有些誤會了，如此我所說菲薄是不要自暴自棄，在我一息尙存的時候，一切俗事未能擺脫，我們向人類幹些有益的事才好，」玉桂道，「幹有益的，也不容易，以我的力量，也不見得有什麼力量，幹的事，能和人類有益，」黃大夫道，「你這話又是太菲薄了，凡是一個人，要幹和人類有益的事，無論你的力量多少，都可以辦到，只要你有這心，便是和人類有益的，」玉桂道，「有心無力，也是無用，」黃大夫道，「有此心，便有此力量，只怕你沒有這心吧，就把我的職業來說，我是學醫的，我在機關當一個軍醫，每月有相當的薪水，我的生活，可以解決，我除每日到機關辦公外，還有餘下的時間，這時間，很充分的可以叫我拿着我生活費餘下的錢，在去時行樂，即我不好浪費，進一步說要積蓄，我可以把餘下的時間去給病家看病，是在機關收入之外，還有營業的收入，我這樣掙錢，是自食其力，人家不能說我不正當吧，但是我的私心上，却不如此，我旣不願浪費我的金錢和時間去及時行樂，我旣知醫道，我就本我所學的，「醫在濟世治病人，」我有工作餘暇，我有醫治病人的誠心 我雖然不敢自認，我的醫學，是如何高明，可是我對醫學的常識，比別人總可說稍多一點，我可以就我所知道的，盡我的力量，給病人診查，我認

爲確有把握醫治的病，盡心施治，我認爲我的學識，不能醫治的病，我可以介紹專門大夫，我對病人不存取利之心，只在病理上研究，如此便可澈底不至勉强敷衍，强作聰明，把不能治的病强行施治，以致誤人，我現在規定每日下午下班之後，在家施診，星期日，由上午八時至午十二時，也在施診的時間，我施診不專重診病一半給病家貢獻意見，叫他們知所選擇，有的病，不用服什麼葯，靜養便會好的，因爲人的機能，一切是活動的，能轉運機能，體力一足，自會消除百病，除非是急病，非下葯療治不可，這種殺菌，和一切發散的葯，於病人有益，也是有害的，所以我平日反對一般人，在未病時候，苦口勸他注重衞生，旣得病更要勸他謹愼調養葯力，雖然能治病，我認爲不可輕投，必須看得很準，必須用這藥施治，才決定投下，我這樣苦心，在我認爲已稍盡一些義務，對社會上，也不無些微小補，所以我說要做有益的事，只怕不肯出力，如肯出力盡心在於你的精神也總覺得舒泰，我每天上班辦公，下班便是辦這個事業，我自認爲我不辜負我的責任了，我這話你能理會嗎，玉桂道，「你說得這樣透澈，我那有不理會道理，只是你說不收人家診費不一定給人家藥吃，或者告訴人家應如何調養，在你的心意，當然是一片誠心，給人家服務，可是在別人一方面認爲你是有沽名鈎譽，未必能看重你，未必能信任你，」黃大夫道，「你這話說得太奇怪了，也能如此，」玉桂道，「我知道確有人是這種思想的，你不信，可以暗中慢慢調查，就知道我說的話

不錯。」黃大夫道，「果然他是如此存心，那便是無人看自會的心，我只盡我的義務，其他不管。」玉桂道，「你這樣堅決，是很難得的，我非常佩服你的職業高尚，所以能行你的志願，我是沒有職業，且無一技之長，就想在社會上，盡點義務，也是辦不到的。」黃大夫把頭連搖幾搖道，「你不能這樣菲薄，你也不能說沒有一技之長，也不能說沒有藝術，你的戲，你的嗓子，在現在票友裏也是數一數二。」玉桂道，「你不要過譽，我有什麼本領，就是會唱幾句，也不過是供人消遣，一般老前輩道德家，有認我是不對呢，」黃大夫道，「這們你是錯認了唱戲，只要品行端正，也是很高尚的事，不僅徒供人消遣，可以，也並且很可以造福人類，只要認定目標，有關於社會上道德，勸忠說孝的戲，你多多表演，用深刻表演，把他表演出來，一般觀衆在娛樂中，看了你的戲，一定會感動，並且這種感動比任何魔力都大。」玉桂見黃大夫，轉到他唱戲上面，不由笑道，「這個我須排演新戲。」黃大夫道，「這又何必，舊戲中，如桑園寄子等，就是很感動人的」。玉桂道，「可惜我對這戲，不會演，不是本行的戲。」黃大夫聽了。才理會自己話，有些說錯了，笑道，「我對戲劇不大內行，你不要見笑。可是一件，我說這個理由， 戲劇確是你不能漠視，你要知道。」玉桂把頭點一點，黃大夫又說道，「我說你能本慈悲爲懷，爲社會人類造福，未嘗不可辦到，現在外面鬧水災，一般熱心社會到處捐欵，你可以出來演一夜義務夜戲，給災民籌欵呀，並且這事

，在你一方面，是很容易的，你爲什麼不幹，」玉桂道，「這個也不容易，我一人出來，那能辦得到，黃大夫道，「你果然有這意思，我可以給你想法子，說着含笑站起來到，你決定一齣戲，是你最拿手的戲，我便可以到外面兜售戲票，這事我很希望你能就辦到。」玉桂道，「你這人眞是性急，那能說一句話立刻就成功了，唱一齣義務戲，也有許多麻煩的手續呢，我一人也不能演戲，必須有相當的配角，並且還須都配置好了，才能出演，」黃大夫道，這些事在你還不好辦嗎，你認識許多票友，和梨園界中人，只要你肯幹沒有幹不了的。」玉桂見黃大夫如此熱心勸說，便道，「等我這病好了，我就進行，不過我的名頭，有無成績，還不敢說呢。」黃大夫道，「那能說沒有成績呢，你在外面交游很廣，你肯出來，爲水災盡力，演義務戲，這消息一傳出去，一定會轟動一時，誰都肯幫忙的，一切戲票，不須幾天，便會售賣淨盡了」，玉桂道，「眞的嗎，我實在有些不相信。」黃大夫道，「別說你在外面有那末多朋友可以幫忙的，就單憑你這一點信念，我知道實事之中，必有人來補助你成功，你別看一念之因，果然是爲人類造福的。他的結果，如響如應，立刻顯明的因果有律現在我們眼前，我不是隨便瞎說的，我是有種種事實，足以證明的，你不必猶豫，儘管決定吧」，玉桂道，「要辦這事，總得黃大夫幫忙，叫我唱幾齣戲，不成問題，就叫我賑墊一點錢，我也願幹，我所怕的，就是畫虎不成反類狗，鬧出笑話，給人見笑，那就不能見人了」，黃大

夫道，「何至如此，你放心吧，我敢保你不出來便吧，一出來一定會得社會上好評」。玉桂給黃大夫如此說着，心裏益發活動許多，決然道，「我必辦，我決定在最近時間進行，演劇的事我和一般內外行接洽，還不甚困難，倒是在外面應付，我認為很不容易的，黃大夫你辦你的事，我辦我的事，分工合作，我想到了那一天，一定很圓滿的，你不要畏怯，凡事當辦就辦，我們只肯定辦一宗事，能合乎天理良心，就是失敗，也算成功，而況我們幹這個，明明是成功沒失敗的，你放心吧，一切可放手幹去，」玉桂道，「我當然要幹的，我要幹，並且還要幹得好好的」。黃大夫道，「那太好了，你定好日期，我可以在外面給你張羅」。玉桂道，「定日期還要給我所要約的內外行人，算計一下，但是我現在還病着，我不能起來，什麼事也不能幹。」玉桂說後現出很着急的樣子。黃大夫道「你不用急，你這病，完全不要緊的，吃一點藥自會好了，你不用急。」玉桂道，「我已輕病了三天，心裏只是發悶」黃大夫道，「不要緊的，我保你再有三天工夫一定會好了，今天我又帶一些藥你服了，一定會出一點汗，再休息兩天，你便可以出外找朋友了，你放心吧，你有這心願，就是不服藥，也可以好的。一說完站起來道，「我今天還有一點事，今晚不來，明天一定來，你服藥出汗後，要靜靜躺着，不用起來。」說着點點頭走了，玉桂一個人躺在床上，心裏只是轉念，黃大夫說的話，細味起來，眞是太有道理，我一向對人生的觀念，什麼事，都最認眞，每天裏神經

上，便發生許多感觸，我平日自認我所操業是毫無價值的，據他這樣一說，我在社會上未嘗不可盡力，我還不算十分墜落，我能在社會公益上，盡一點力，還是有價值的，我自此不要自暴自棄，想到這裏，心裏便生一股勇氣，覺着我並非不如人，我一向是不努力上進，每天竟無宗旨的，隨波逐流，全把幻境作眞境，無端生氣，常感傷完全是自取煩惱。我以後要遵從黃大夫說的話，一切都看淡了，我只認定人生如寄，能行一件方便的事，於良心無愧，精神便得安慰了，我的意念只要拿定，就此進行，也許我的精神還好過一點。玉桂想到這裏，心裏覺得着很大的安慰，把平日閒愁俗慮消除淨靜。一轉眼間，便睡着，及到醒時，覺得身上微微發了一些汗，精神上舒服了許多，把張媽叫進來道，「我肚子有點餓了，你弄東西給我吃」。張媽道，「剛才四奶奶派人送來一大碗火腿清蒸雞，和一盤札春捲，因爲你睡着，沒拿進來，現在我將它弄好了拿來，好不好，」玉桂道，「油膩膩的，我如何吃得下，你弄一點挂麵和一點鹼菜來，就可以了」。媽媽聽了出去，一會把東西端了進來，玉桂坐了起來，覺得東西吃在嘴裏竟都是苦味，便對張媽道，「怎麼什麼東西都是苦的」張媽道，「也許你病了，口味不好。」玉桂道，「我肚子覺着餓，吃又吃不下可怎麼好，」張媽道，「你不愛吃少吃一點也可以的。」玉桂道，「我吃不了」，正說着，只聽外面一陣笑聲，游四奶奶和趙小姐一同進來，見玉桂盤腿坐在床上，手裏端着一碗挂麵，床上小茶几上，只擺一碟鹹

菜，便回頭問媽媽，我剛才派人送來的東西，你怎麼不拿進來，張媽還沒答應，玉桂道「謝謝，我因爲喘苦吃不下留着等我病好了再吃」。四奶奶見玉桂如此說着，心裏便不通快，說道，「你看現在連我送的東西你都不吃了，這眞是奇怪。」玉桂見游四奶奶說時，面有怒容，忙道，「你不要誤會，我的確是吃不下，你送的東西，我那有不吃道理。」游四奶奶聽了，也不答理她，只對趙小姐冷冷笑道，「眞是人一到病了就會變相，平日愛吃的東西，到了這時候，都吃不下了，」趙小姐見游四奶奶言外，大有不滿玉桂，也不敢替她辯護，只笑了一笑道，「我想你送他鷄，不如送她一些菓子，她在病中，倒可以吃一點，油膩膩鷄，當然她是吃不下的。」游四奶奶，給趙小姐如此一說，心裏雖不痛快，可是也不便說什麼。只怔怔看着玉桂好一會說道，「你看她的臉色今天何以這樣難看，」趙小姐道，人家病了，當然臉色不好，過了一兩天，就會恢復過來，這有什麼要緊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你說不要緊，我說是要緊的。我想她或者有別的病，不然不能一兩天工夫，臉色便這樣難看呀，」趙小姐道，「你別胡說八道了，有什麼難看呀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你不信，且看她眼睛皮裏，一點血色沒有，她的身體是很不好，」游四奶奶說着，伸手在玉桂眼皮，微微一掀，又對趙小姐道，「你看見了沒有，她的眼皮一點血色沒有。」趙小姐道，「你又不是醫生，那能說他不好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我這一點經驗是有的，你別看我不懂醫理，因爲我小的時候，家母多病，

每天不斷醫藥，一切病狀，我早都聽熟，所以我對於病人的情形，他的體氣怎樣。轉重的情形，我却知道」。玉桂見游四奶奶之信口胡說，心裏很不耐煩，說道，「我們不談這個，現在我有一宗事，要和你們商量，不曉得贊成不贊成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你要住醫院呀，」玉桂道，「我這病，兩三天，便會好了，用不着住醫院，我要商量的是在這數天之內，我要演一次義務戲給災民籌款，我想！。」游四奶奶不待玉桂說完，便搖手道，「不行，不行，你別出風頭，上次在茶樓的事，你忘記了嗎，他們對你，太不滿意的，你出去演義務戲，萬一再有人和你搗亂，你可要吃虧了，演義務戲有什麽好處，我看你不要胡出主意吧！」玉桂見游四奶奶阻止，心上十分不暢快，說道，「演義務戲，不比在茶樓消遣，我有目的，我想辦一辦也好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有什麽目的，這是賠錢的事，我看可以不幹吧，」玉桂道，「我已經和黃大夫商量過了，黃大夫也贊成我這種辦法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黃大夫什麽時候對你說過，」玉桂道，「他來看病時，便商量這事，他說一個人，在社會上，都應盡力，比方他當醫生，每日施診，向一般平民盡力，我會唱幾齣戲，當這災民待賑的時候，我也可以盡一些力量，演義務戲籌款，你看怎麽樣，游四奶奶道，「我看不對，你不要聽黃大夫的話，黃大夫這人就愛幹不相干的事開口普救衆生，那有這事，他的力量，也是辦不到的，並且你演義務戲，不比他施醫，他施醫不花什麽本錢，你演義務戲，這錢可花多了，不討好，還要

賠本，這種傻事，你可不要幹，」玉桂給游四奶奶一阻止，一時又覺得些躊躇起來，趙小姐也說道我看你不要幹這傻事，外面有許多人，和你不大合適的，你幹了不討好，轉要吃虧，再急病一場，那太無謂了，」玉桂給他二人一說，默默地心意有些不定，游四奶奶道，「每年鬧水災，災民是無慮萬千的，一個人雖然熱心演戲籌款，才能籌多少錢呢，這個你不要貪這點虛名，」黃大夫這人專好務外，他口裏這麼說，實際他是能幫你忙嗎，只怕不見得吧，玉桂，你不要聽他的話，我們還是幹我們的事，你吃藥後，覺得怎麼樣，如若不見效，到醫院看去，比較好一點，」玉桂道，「我的病已經好多了，黃大夫的藥，很有效驗，你請放心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你好好靜養幾天，你病一好，我們又有一種新的計劃，」說着向趙小姐笑一笑道，「今天且不要告訴他，等過兩天再說，」玉桂見趙小姐旣替他轉圜，他不便再說什麼，只微微笑道，「我現在不比以前，眞怕得罪人，我雖覺無意中，會叫人不滿意，眞是不好辦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你太膽小了，我們做事，只問心無愧，不怕得罪人，並且我們幹的事，都是隨便消遣，他們要吹毛求疵，那便是有意和我們搗亂，我們可不理他，」玉桂道，「是的，」趙小姐道，「你的病快好了，我們還另有一個組織，等你病一好，我就着手進行。」玉桂道，「你們是什麼組織，可以先告訴我吧，」游四奶奶，向趙小姐擺一擺手道，「不用說，等她好了，我們再告訴她，不然她聽了又要着急，」趙小姐笑了笑便不說了，游

四奶奶站了起來道，「好好歇着吧，我還有事，明天再來看妳，」說着，和趙小姐一同出去，玉桂經游四奶奶，如此一來，心裏又有些紛亂，躺在床上，想好了一會，游四奶奶說的話，也未嘗沒道理，她說黃大夫半日施捨，不花本錢，我出去演一齣義務戲，須要一番張羅，並且這事，是當場出彩，演得不好，便要賠款，有時會鬧出笑話，結果還得找人斟酌，我在外面人緣，也不算很好，所有紅票能不能賣出去，很成問題，只是這事，我已經答應黃大夫，現在對他怎麼說呢，」玉桂愈想愈沒主意，一直等下午六點鐘，黃大夫才來，先問玉桂病狀，玉桂道，「我今天下半天，精神舒服許多，口也不渴，身上也不發熱了，只是有件事我還得和你商量商量，我說演義務戲，我認為有許多困難的，我想這事，還得斟酌斟酌，再辦，」黃大夫道，「有什麼困難你先告訴我，」玉桂道，「我最近在東安市場清唱消遣，很有人對我不滿，存心和我搗亂，我想這次若是演義務戲，再有人當場和我開玩笑，我可受不了，」黃大夫聽了，略一遲疑道，「這事我看不要緊吧，你儘管放心，我們是出來演義務戲，並不是出來掙錢，果有人出來搗亂，我和一般朋友，可以出來制止的，我認為現在還是你的病體要緊，你病後經得起這樣勞動嗎，」玉桂道，「我是一點小病，毫無關係的，你放心，果然要唱義務戲，我立刻，可以起來，這個你不用替我擔心，我的體力，是強健的，」黃大夫道，「這個好極了，我今天剛和幾個朋友商量，我們都說你果然肯出來演戲，大家一定

要捧場的，只要大家肯攤幾張戲票收入方面便不成問題了，」玉桂道，「你在外面，可以攤售多少戲票，這事很有關係的，我記得從前原蘭仙出來演義務戲，事先很宣傳的，可以籌多少款子，結果是不但籌不出款子，並且在場面開消，還賠墊了許多，這事梨園界傳作笑話，我現在雖不在梨園界，可是我所認的內外的朋友不少，一弄得不好，便給他們見笑了，」玉桂說後，縐着眉頭，現出很擔心的樣子，黃大夫道，「不要緊，不要緊，我有計劃，憑我的預算，總可以售出二千張的票，再說一句，比方有個不夠，我也要暗中賠墊一點，給你裝面子的，我總不叫你吃虧，也不能叫你塌台，」玉桂道，「你果然有把握，我就幹，叫我賣點力是不成問題的，」黃大夫道，「那好極了，這事就算決定了，我在外面先替你宣揚，宣揚，」玉桂道，「你不用宣傳，宣傳過火，到臨時不滿人意，反見不好，我的意思要實幹的。」黃大夫道，「別的事，可以實幹，只有這個，為災民籌款的義務戲，必須宣傳，不宣傳外面不知道，你是怎麼樣情形，到臨時便不好對付了，」玉桂見黃大夫如此說着，很是有理，便道，「這事由你對付吧，你說怎麼好，便怎麼辦，我不怕別的只怕過於宣傳，到了時候，反不滿人意了，」黃大夫道，「放心，放心，萬不至塌台，」你的名譽，有什麼事幹不了，你只養病，你病一好，你的事情就可以進行，」玉桂道，「我的病，算不了什麼，」黃大夫道，「演戲的進行，也有許多麻煩的事，這事我沒辦法替你幫忙，你得自己想法，」玉桂道，

「這個不成問題，我一切都辦得到，所不好辦的就是，我怕到了那一天，大家不踴躍加入，臨時給我沒面子，那就糟羔到極點了，」黃大夫道，「何自如是，我們是憑着良心辦事，並且我們所辦的事，是爲社會公益，是爲救濟一般災民，並非自私自利，爲謀營業的，但憑這一點信心，我知道佛天便會保佑我們事情辦得順利，」玉桂道，「你也如此口頭，」黃大夫道，我的確是這樣存心，我認爲憑良心做事，沒有不順利，你儘管放大膽幹去，是沒有錯的。」玉桂道，「一般戲票等等，由你包辦，我只約一般內外行幇忙，」黃大夫道，「是的，」玉桂道，「我想本星期日，我們就舉行，」黃大夫道，「這看你病好了沒有，果然你身體未恢復，也不能過勞呀，」玉桂道，「我今天已好了許多，再過幾天，當然不成問題，本星期日總可以出演，」黃大夫道，「好極，我去籌備一切，」當下黃大夫，和玉桂坐談一會，玉桂很想再問他生死轉輪的道理，見黃大夫一邊說話，一邊只在籌算，知道他心裏有事，便對他說道，「你看怎麽樣，我這人每天睡了一覺，到一醒過來，心裏便怦々跳動，覺得我這人，太不好了，我這人，太沒結果，目前我什麽也不想，只想我這人，是如何歸宿，」黃大夫心裏，正在籌算一切，突然聽玉桂說如何歸宿不由一怔，說道，「如何歸宿，我認爲，只有西方極樂土，是我們的歸宿，」玉桂把頭點一點道，「我有此德行，能生轉極樂世界嗎，」黃大夫道，「念念惟心，你心裏想法生極樂世界，一切行動，便向這一條路走，沒有不達

到這個目的，事在人爲，只怕無心，不怕不成功，尤其是，這種修持的事，其應如嚮，只要你有此心，總可以得到很好的結果，」玉桂道，「我聽了這話，心裏非常安慰，可是我和一個野馬一般，如何修持，如何念佛，我是不得其門而入，」黃大夫道，「很好辦的，我不說過，只要你有心，佛門是最方便的，無論什麼人，都可皈依座下，俗語所謂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」只要一心皈依，佛祖沒有不許你懺悔的，」玉桂道，「你明天可帶幾本經來教我念誦，可以不可以，」黃大夫道，「可以，可以，我明天一定帶來，」說着又笑一笑道，「我想不到你竟有這種聰明穎悟，我稍爲說一點，你便能注意在這上頭，」玉桂道，「我怎麼不注意呀，這是我一生的歸宿，我飄泊三十年，若不再求個歸宿，如何能活得下呀，」黃大夫道，「這是你聰明的地方，我不能不佩服你，」玉桂道，「你指點好了，說什麼佩服」黃大夫道，「有你這種志氣，才可以幹得許多事業　，將來意至名歸，必定可以功成名就的，」玉桂笑道，「你說什麼，我有何事業可成，」黃大夫道，「就似你的名望，能叫人人俱知，已是不容易了，」玉桂道，「我有什麼，只是瞎幹」黃大夫道，「這是你太謙和了，我認爲票界中，像你這種樣成績，已不可多得，」玉桂道，「你怎麼也說這話了，我認爲人家對我說這話，都是恭維，我那能如此，」黃大夫道，「我們的交情，我當然是不會恭維你，我所恭維你，爲的是你這次肯毅然出來，演義務戲，是非常難得的，你明白嗎，」玉桂道，「你

所認為可以贊許的，是這一點，我聽了，心裏非常舒服，因為我這人，向來就沒有人能說我一件好處，人家所恭維我的，都是別有目的，我一向在外混着，人家所教導我的，都是引入邪路，沒有一件是好事，對我恭維，差不多都是叫我日造罪惡，像你這樣指導我，叫我走入正路，替社會盡力，並且叫我能解釋一切誤會，知道做人，應該如此，我心裏上得了這種安慰，都是喜歡極了，」玉桂說到這裏，面現笑容，微微笑道，「黃大夫我說一句，不知輕重的話，我果然能早十年遇見你這人，我也不自如此飄泊無依了，」黃大夫聽了這一句，心裏不由怦然一動，暗忖他的良心，已萌動了，如此聰明的女子，只惜一向無人對她指導，以致飄泊無依，她今天既有些覺悟，我應當盡我的能力幫她的忙，於是也笑道，「凡事不怕晚，只怕不幹呀，果然肯幹什麼事沒有不可，你放心吧，」玉桂道，「我聽你這麼說，我心裏很安慰的，我覺得我這人還有作為，不至就墮落，」黃大夫道，「即有墮落的道理，別說是你如此，就是什麼人也都如此，你不要緊，把所幹的事，都認為罪過，只要你能一心信佛，認為一切都是因果律，循環報應，無了無休，我們在世網中，要解除一切，苦惱，便是憑着良心辦事，無論什麼宿孽，什麼惡果都要解脫了，我這話若是對一般講新學的說，他一定要笑我太不識科學的原理，過於迷信，我認為我所見解一點不迷信，因果報應，都在眼前，只是人不留心，果然能留心，察微知隱，完全能辦得很明白，」玉桂道，「這是能具慧眼，才

有這種辨別呀，不然，人人都能如此，那便是能知過去，和未來了，」黃大夫道，「這也不能說什麽得知過去未來的，就是定理，比方人家罵你一句，你也還罵人家一句，彼此相罵，無了無休，到後來，罵急了，彼此便會扭着打起架來，甚至受於傷，受傷的更是懷恨打他的人，一心要想報復。有着一天，見着面，便會眼紅起來，捲起袖口大報其仇，最後的結果，會演出很不幸的事，若是當着人家罵你的時，你忍一口氣，不和他計數，這事不就完了嗎，在你不過忍一口氣，自認晦氣，或者再進一步，認爲我是該罵的，罵得對，我是有錯的，那末，反而自省便會心平氣和如此一來，對方罵你的，無論他有理沒理，見你旣然屈伏，也就快意了，便不會再尋你爲難了，什麽天大的事，也就化爲無事，」玉桂道，「你這理由，也有不對，你受了人家臭罵，受了寃枉，也不聲明一聲，人家一定否認你，確有這事，不然何至如此，於你名譽，也很有妨碍的，」黃大夫道，「於我的名譽，我認爲毫無損害，我受了寃枉，認一口晦氣，我良心無愧，什麽事都坦然至罵我的，我自作自受，冥冥之，有因果律，分毫不差，我只有可憐他，那有反對不滿的道理，」玉桂點頭道，「給你這樣一說，我心裏了然許多，只是這種涵養的學問，惟有深於閱歷的才能辦到，若是換了我，就不能不辯明了，」黃大夫道，「有了一種辯明思想，便是不能脫離一切苦惱，一切俗見，你把這些意外的毀謗，看做很冷淡，只似飛塵過電一般，一過去便忘了，不但在過去一剎那忘了，就是飛

處在你眼前過電般在你左右，你不知不覺的過去，你心裏不更舒服吧，細想起來，這是最上算不過，我也無用多說，只照這觀察，便可參透一切，人生只數十寒暑，最便宜的，就是不要投在苦惱圈中，把良心養得好好的，一切煩惱，都不來侵犯，如此過了數十年，免得一切苦難，脫離了這種煩惱世界，是如何舒服的，人生總不免一死，我未死之前，一生爲六情所蔽，在煩惱中旋轉，爭意氣，爭便宜，爭一切名利，也不知費了多少心思，耗了多少心血，結果是利頭來，一無所得，到了你一口氣將盡的時候，你回頭想一想，你這一生，所幹是什麼，有什麼事，值得自誇，有什麼事，值得給人一個相當的紀念，如此一想，你便會恍然覺悟了，」玉桂道，「在黃先生方面，已是行醫濟世，名垂不朽，在我這一方面，可以說，一無所成就，」黃大夫道，「你別看一無成就，實際上你只要辦一場義務戲，賑濟災黎，你的功德，比我還多上好幾百倍呢，」玉桂道，「我用色相騙人的錢，只怕其中有不少的罪孽吧，」黃大夫道，「這個不能這樣說，你自己認爲行爲不正當，但是你的存心是很正當，一且便可以原諒，」玉桂道，「能原諒我的苦心，也只有大夫一人吧，他們看我是一個玩物，高興時，便和我親近，不高興時，便不睬我，就我這次病，我平日一般朋友，就沒留心我的病狀，但憑這一點看來，便知人情，是如何冷淡，我現在既無一個親骨肉的人，平日所交的好友，都是如此，叫我如何不灰心呢，」黃大夫道，「你不要灰心，我認爲這正是你覺悟的好

處，一個人只要能看透人情，便知道一天在世上混着，完全是假的，旣處假境，一切何必認眞，人家情意厚薄，都是假境，我們的心靈，盡爲假境所搖動，只憑我良心作用，人家厚視我，我只憑着良心報答，人家薄視我，我們也憑着良心應付，一切只求良心上，無所愧作，便心泰神安了無恩怨，到了末日歸西，精神上便不感覺的痛苦，再說一句人生在世，便是遭劫，旣在劫羅之中，只有靠佛法，求解脫，不要迷於眼前情欲，抱一點心靈埋沒了，你剛才說你錯了，只有我一人能了解你，別人都把你看作玩物這句話便墜入世網，沉迷不悟了，你要知道，我不算厚視你，人家對你冷落也不算薄視你，我們的心，似一盆清水一般，把各方的人情，想得明明白白，無論外界如何激動，我這一盆清水，不要受他的激動，一激動，便引起感情的作用了，我只憑良心應幹便幹，總不會有錯的，這個你自己，也得有把握才好，果然能把你這一顆心，養得好好的，便可以得了不少受用，」玉桂聽了點點頭道，「據你這樣說來，我的智識太淺了，」黃大夫道，「這不是你的智識淺因爲你所處環境如此，是容易受刺激的，不怕你如此無論什麼人，意識不定，都容易爲外界所引誘，要養這顆心，也不是一天半天，可以養得好，必須積漸而來，才可以養得成功，你是絕頂聰明，可惜你所接近的朋友，都不是這一流人物，一向都未向此道留意，所以你覺得我這話，是很新奇的，實在很平常，一點也不見得特別，」玉桂道，「不見新奇，也不見特別，只覺得聽了這話，心上似有

所依靠，好像我這人，還有一條路可走的，在以前，沒聽你道話，我心上似在徬徨道路不曉怎麼樣才好，現在我有了把握我到極不如意的時候，可以有佛法安慰我的心，」黃大夫道，「根本上一個人，沒有什麼不如意，也沒有什麼如意，你認爲如意，或認爲不如意，這都是假境你把假境認做眞境，當然不能有動於中，有動於中，必悟其精，這是一定的理，你把這一層看透了，你的人生觀，便舒服了許多你看是不是，這話也要你眼前還不理會，過了一些日期，你便知道了，」玉桂道，「我想有你早晚，在我身旁，我就是極其愚蠢的人也能略得知曉一二佛法的道理，」黃大夫道，「佛法是極平常的，凡是一個人，要解除一切煩惱，只有佛法能通曉，佛法可以解除一切，他的深奧的地方，不但我說了，你不懂，就是你懂了，不實心體會，也是不行，」玉桂道，「我將來無論如何，總要皈依我佛蓮花座下的，」黃大夫道，「好極了你的根器好，又有夙慧，當然一用心，沒有不成功，佛法不是一天半天，可以研究出來的，只有時時刻刻，要注意是人生必需的，那末便不會忘記有佛法，在我心上，便不至妄萌他念了，我想你是聰明人，這一切都能了解，」玉桂道，「我苦口相勸，我那能不了解呢，我不了解還有你指示，」黃大夫道，「現在我們還是商量演戲的事吧，我在外，已有相當的宣傳，人家一聽，是你出面，沒有不贊成的，別說你有相當藝術，就是稍差一點，大家也要勉力敷衍，你放心吧，我想到那一天一定有很好的成績，」玉桂道，成績不敢說

很好，我總要盡我的力量辦理吧」黃大夫道，「你這一句話，便是憑你良心說的，對於義務戲，你肯如此盡力，就這一點，已値得欽敬了，」玉桂道，「我不能敷衍，敷衍於我的名譽攸關呀，」黃大夫道「你能憑良心辦去，名譽一定是很好的，你放心吧，」玉桂道，「你也不要給我過於宣傳，過於宣傳，到了那時候我弄得不好，便辜負人家所望，不用宣傳較爲妥當」黃大夫道，「這個不要緊我知道你富於責任心你有責任心，一切都可以得完滿的結果，你現在除了特約一般內外行帮忙外，還有別的困難沒有」玉桂道，「在我的理想如沒有別的問題，當然沒什麼困難的，」黃大夫道，「你病一好，就着手進行吧，」玉桂道，「這個容易得很只要你在外面多帮忙，到臨時不至塌台就好了，」黃大夫道，「我盡我的力量作去，不至叫你爲難，我就滿意，」當下，黃大夫覺得和玉桂談話太久便辭了同去，在外面張羅了幾天，把所有紅票，全都賣了出去，心上非常得意，玉桂本沒什麼大病，原來心上鬱結受了一點外感，覺得難過，現在給黃大夫一解釋，一勸慰，心理一變，便覺得平和了許多，不但不苦悶，並且覺得自己，還可以担當一部分的責任，在社會上，不能算是沒有價値的人，立時鼓起一股勇氣，便想努力在世爲人，把從前所有的憂鬱、悲哀的思想，頹廢的思想，一掃而空，帶神轉形健旺，黃大夫去後第二日，她便覺身上沒什病了，一早出來，把平日在茶樓認識的許多票界朋友，請他們帮忙，大家也都認爲玉桂此種舉動是很有價値，並且知道外間

，對玉桂的唱工，有相當好評，這次紛墨登場，一定可以得很好成績，也都樂於幫忙，於是只要玉桂一說，大家無不樂從，玉桂出去接洽三次，一切事情，都已解決，有幾個熱心朋友，更替他張羅一切，不消兩天工夫，玉桂爲水災籌演義務戲的消息，已傳遍九城了；到出演那一天，玉桂因爲初次幹的這事，心裏暗揑一把汗，深怕成績不好，鬧出笑話來，她很早就到吉祥戲園，在前幾齣戲，都是一般票友出演，玉桂在後台偷揭開簾縫一看，只是池子裏，已上八成座心上非常滿意，再看樓上包廂，來客却不多，心中不免有一些胡疑，也許包廂定的價格太貴吧，正猶疑不定，黃大夫已到後台來了，一見玉桂，一面用手巾擦額上的汗，一面口裏說道，「今天可忙死我了，簡直沒辦法，」玉桂聽了，暗吃一驚，忙問道，「怎麽樣，成績不好嗎，」黃大夫道，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外面有許多人要買票，票早沒有了，我吩附在園門口，掛出滿座牌子，大家把牌子摘去，幾個同事和他們理論，他們反說，今天不比平常日子，今天是爲災民籌欵的，我們來這裏，也是爲災民籌欵，不能阻止我好善之心，無論多少人都得容納，我沒有辦法，只好叫等旁的凳子，才打發過去，我在外面已經想到你已經來了，可是給他們纏住，沒有法子，剛要進來，可恨得很，又來了兩位客人，帶着家眷，一定要買包廂的票，我告訴他，包廂早已賣完，他不信，並稱說是王司令的家眷，必須讓一個包廂，要多少錢都可以，他今天一來看戲，二來爲災民捐欵的，不能不讓他兩個包廂，我沒

有辦法，本來預備我醫界同仁一個包廂，和你票界一個包廂，都給讓出來給他們，因爲他們說的話很有理由我們沒法駁他，我只好自己向我一般同仁道歉，在那一個包廂已經有人坐滿了，我好容易讓了半天才讓出來，想不到你的魔力會這麼大眞是難得的，」玉桂道，「不是我的魔力，是你給我在外面吹得過度了，所以人家不知道，以爲我如何特別，唱得如何好聽呢，」黃大夫道，「你不要過謙，當然是因爲你的名望的影響，有你的聲望，所以在外面一說，便會聳聽，再說起來，你是爲災民籌款，名正言順，所以一般樂善好施的，無不聞風響應今天有這成績，眞是可喜慰了，」玉桂道，「你不要替我歡喜，我心上只是難過的，」黃大夫道，「有什麼難過，你放大胆幹去吧沒有錯的，今天一定是有好成績的，」玉桂道，「我平常不覺得如何，今天不知怎樣，心裏只覺得不安，一切都不自然了，」黃大夫道，「這是你心上，受了刺激所致的沒有關係，你當知道我們是出來辦義務，並不是爲的別的事，就是唱得不好，人家也要原諒你，你一向又不是在梨園討生活的，絕對沒人評論你，我傳我素，我自己出名，便是爲災民現色相，毫無一點私意，人家怎樣說，我也不怕，你把一切都不要放在心上便一切自然了，」二人正在談着，便有人催玉桂去化妝，玉桂對黃大夫笑了一笑，走進裏面去，黃大夫也想進去看一看，第一因不大方便，第二外面有許多瑣事，沒有閒工夫，只好又到前面，略聽一回，過了一個鐘頭，外面場上場下，已擠滿客人，黃大夫看了，

非常得意，又跑到後台向玉桂報告，玉桂已化妝完畢，黃大夫給他一說，心中也自高興，本想再到簾縫偷看一下因爲不大方便，不敢妄動過了一會珠簾寨演完，玉桂和李秀伯的探母上台，李秀伯一揭起繡簾台下便轟了一聲，喝起好來了玉桂一見李秀伯一出台，便來了一個碰頭好心上非常高興，知道今天人緣不會壞的，當下略略放下心，李秀伯一段唱完玉桂接着出來，只喊一聲丫環帶路，」樓上樓下的鼓掌的聲音如春雷暴發，拍拍響着約歷三分鐘，還沒有停止，玉桂到此，注精聚神唱了一段，鼓掌和叫好的聲音，應節而起，李秀伯見玉桂如此討好，心裏也很高興，益發努力，這一齣探母回令演全終場，無懈可擊，小家非常滿意，到了散場已是十二點了，黃大夫雖然忙得兩脚板發燒作痛，心裏却非常高興，一見玉桂便伸出一個大指頭道，「今天成績太好，難得，難得，」玉桂道，「今天這一場開銷，也不在少數，不知能淨餘多少錢給賑災會，」黃大夫道，「我看至少有四千元，」玉桂道，「那能如此，絕對沒有，」黃大夫道，「我說四千元，還是往少裏算，實際上還怕不只此數，因爲李司令家眷，特損了一千元，其餘特捐了五百元，三百元的，很多，這不是爲歷來演義務戲的例外嗎，」玉桂道，「這眞是沒有的事，」黃大夫道，「事情都是想不到的，你說沒有，事情都是有的，可見凡事只憑天理良心做去，當然會得天助，你這一次可以說，至誠所至，感動天地所以能得了如此好成績，」玉桂道，「我有什麼至誠，」黃大夫道「你一心爲災民捐款

，這種存心，便是感動天地了，你放心吧，我認爲今天能得這成績，再好沒有了，」玉桂道，「這是黃大夫幫忙的地方，不然憑我的能力，只有塌台，」黃大夫道，「我今天非常滿意的，我認爲這事是名正言順，所以能得了如此效果，我認爲照這一條路幹去，總是坦途」玉桂道，「我認爲是僥倖成功，憑我的能力，絕對沒有這種成績，」黃大夫道，「你太客氣了，不過我也不希望你粉墨登場，將來你能有個正當的職業，便好了，」玉桂道「我一無所能，有什麼正當職業，」黃大夫道，「正當的職業，當然是有的，現在我不必說，將來我們再討論，今天你也夠辛苦了，可以早些回去休息，這裏事由我辦理，你的病剛好，現在就回去吧，」玉桂點點頭道，「這裏事我一切都託你辦理，今天得這成績，我也很滿意，只是一件，我很擔心的，游四奶奶今天竟沒來，大概她一定不贊成我這舉動了，我想她一定還和我麻煩。」黃大夫笑道，「我不說過，一切憑天理良心，我們只憑天理良心辦事，不管她們怎麼議論，無關要緊，游四奶奶不滿意你這種舉動，我認爲是意氣用事，我們只不必理她，等過了一時，她就知道這事辦得沒有錯，」玉桂道，「她的脾氣是剛強的，一切都要憑她意思才好，不然，她一定和我犯彆拗，」黃大夫道「這個不要緊的，我行我素，她就有不滿意的地方也不能干預我們，這個你不必着急，我再說一句冒昧的話吧，游四奶奶也不算什麼有身分的人，你別看她現在有錢有勢，可是她若是就此幹下去，一定沒有好結果，」玉桂道，「你

別胡說了。」黃大夫道，「眞是的，你且記我的話吧，」玉桂因爲累了一晚，雖是心中喜悅，因種種擔心，到此才如一塊石頭落下，當下便對黃大夫道，「一切費神，我現在先回去了，」黃大夫道，「你早就該回去了，何必等待，我自會替你料理，」當下送玉桂上車，自到賬房核算一切，玉桂回到家裏不知怎樣，只覺心口作痛，叫張媽倒了一杯開水喝下，急忙躺在床上睡下，只躺了一會，頭間竟出了許多汗，要想睡，總是睡不着，心上只突突跳動，不由自驚我今天何以這樣累了，唱了一齣戲，並沒有什麼難過，居然會這樣，很想閉上眼睛，但是用盡法子，只是睡不着，心想我一定是勞神過度了，於是撇開一切，凝神靜心，想睡下，仍是睡不着，一閉上眼睛，好似身在戲台上，台下萬頭攢動，一般觀衆，都仰着頭注視她，暗忖這可糟了，我何以會如此，今天不過偶然出來游戲一回，尚且如此，若是多演兩次，我豈不躺在台上了，我的體質太不行了，平日不知道，今天以身試驗，才知是無用到極點了，黃大夫還說我將來可以努力，給社會幹點事，以現在情形觀察，我就不能擔當得起了，玉桂想到這裏，不由把一切雄心都消滅淨盡，覺得這樣一個渺小之軀，幹什麼，都是不中用了，不如早死倒爲淸淨，玉桂愈想愈難過，覺得以前所有觀念，完全錯誤的，現在追想起來，沒有一件事，可以對得住人了，玉桂心裏一煩，不由悲從中來，嗚嗚咽咽，竟哭了起來，一時驚動了張媽，忙走進來，問道，「爲什麼事難過，時候不早，快睡吧，」玉桂道，「你不

用管，你不曉得，我難過極了，」張媽道，「您在外面，好端端回來，爲什麼難過，」玉桂道，「你不懂得，不要多語，」張媽道「我想打電話給游四奶奶，好不好，」玉桂道，「不用打電話，你不要瞎來，打今天起，你不要胡出主意」張媽碰了一個釘子，心裏非常難過，怔怔站在椅旁，說道，「你在外面，一定受了委曲了，」玉桂道，「無論我受了什麼委曲，我心上是很願意，你不用管了，你快出去，」張媽雖被玉桂罵了幾句，仍不肯離開，陪着笑臉道，我給你倒杯水吧，玉桂見張媽仍不走開，心裏很是生氣想要罵她兩句，一看張媽滿臉笑容站在床前，才覺悟她是好意難得他有良心，居然不去睡覺來這裏陪伴我，應當感激她不盡，那有反罵她道理，便向他點點頭道「你不去睡是看我難過嗎，這個不要緊的，是我偶然想起一件事，心裏不痛快，現在我已經想開了，沒什麼難過，你不必爲我着急，你去歇着吧，」張媽道，「我看你難過，我心裏也難過，我睡不着，你現在不要把難過的事穿記在心頭，心只想痛快的事，你不說過，今天在吉祥園，有好多人幫忙嗎，你只想着這些痛快的事，就不至難過，」玉桂道，「我現在一切悲戀，不似從前了，我就告訴你，你也不懂，反正我今天完全不似從前，我把什麼事，都不放在心裏了，」張媽給玉桂如此一說，又呆住說道，「您怎麼會想的，您有什麼不痛快事，爲什麼不告訴我呢，」玉桂道，「告訴你你也不懂，現在我對什麼事都不注意，你別看你是苦人，我也是一個苦人，」你我落在這世界裏，都是

苦人，我自現在起，把什麼事都不放在心裏，我只一心念佛，我只願我早些脫離這世界，眼睛一閉，什麼東西都看不見，什麼事都不知道，那就好了，」張媽道，「你如何會說這話，我是苦命的人，沒有法子出來，您那比得我呀，您今天出去演一場戲，便有好幾千元的款子，若是您常常出去演戲，不就發財了嗎」玉桂道，「你這話太糊塗了，我那能發財，我一輩子也不會發財的，我已認定了，我這人只有受罪，我沒有一天，不是受罪，等到我的罪過滿，我就死了，」張媽道，「您說受罪，那末，像我這樣窮苦人，不更受罪嗎，」玉桂道，「同是一樣受罪的，不過你的罪，在表面上，我的罪在心裏，心裏受罪，比身上受罪，更得難過，你不要看你是窮苦的人，也許你的命，比我還好，」張媽道，「我那能比您命好，」玉桂道，「我這樣說，你當然不信，我且問你，白天在我這裏做事，一到晚上，你不是就睡去嗎，」我却不能如此的，我一到晚上什麼事都到我心上了，我把以前的事，每一件事，都頭頭尾尾，現出來，我又是悔恨，又是自己可憐，覺得我的罪，比誰都大，」張媽道，「暧喲，您說這話，眞是叫我摸不着，」玉桂道，「你當然是摸不着，你能摸得着，我一說你也就明白了，你還是睡你的去，你就在這裏，也不能解我心上的難過，你睡去吧，」張媽道，「我也睡不着，現在我們不說這話好不好，您說一點今天在戲園裏的情形，好叫我聽了心上痛快，」玉桂把手連搖幾搖道，「你不要叫我說這話我一想起來，我心上便難過的，我那是演

戲呢，我是拿我這人，化妝出來騙人的，我實在是騙人了，我現在回想起來，這樣騙人家的錢，是太沒價值了，我再也不願幹，玉桂說到這裏，不由流下淚來，張媽道，「我眞不懂，您何以這樣埋怨，我想您不要想到不好的事，你在外面，那一個不說您好呢，將來你的福分可大着呢，」玉桂道，「我是受罪，我的罪，還沒有完，我知道我這苦命的人，必須磨折到死，才能罷手，我很後悔，當日我出來的時候，不然尋個自盡，到現在也不至受這活罪，」張媽道「您有什麽活罪，我不信，」玉桂道，「我所受的活罪，你是不懂得，」說着，連連擦着眼淚張媽見她如此，一時也沒辦法，只站在旁邊勸道「您的病，不是剛好嗎，現在可不要如此，你若是再病了，以後更是不好受，」玉桂道，「我很願意再病，有病也許死得快，」張媽道，「這個也不見得，我這樣苦命的人是時常有病，可是每一次，都是病得很重，很重，結果總是好了，可見一個人，不一定是一病就會死的呀，您不要盼望病，病只有受罪，不會死的，無故受一場罪，那是很花不來的，我想還是平平安安最好，一個人應該多少壽命，也是逃不了，沒有命，無論如何也活不成，有了命，就是到極不得了的時候，還能活得八九十歲，再說有福命，到了實在沒辦法自會轉危爲安，你不要只怨命，你的命是好的，」張媽道，「這是實在情形誰都知道的，我不瞎說的，」玉桂道，「我不要聽這話，你不用說，」張媽笑道，「我這話雖然無益，可是我憑良心說的，像您這樣還不能享福，那簡直是無天

理了，」玉桂道，「你愈說愈糟，那能說沒天理，這正是天理昭彰，我應該受這罪的，」張媽道「你說這話我實在不懂，」玉桂見張媽何句駁她，本想罵她幾句一番，她是好意來和我作伴，我那能如此，便對她笑道，「你當然也有你的見識，我認爲你說的話，也有道理，不過不能對我的心緒，我心真不是這樣，現在是很空洞的，只覺得我這人，太無聊，不如早死」，張媽聽了，只怔怔着，一句話也說不出，玉桂道，「你還是睡吧，你對我很忠心的，我很感激你，將來我把你薦出去，找一個好地方，多掙一點錢够將來養老的，」張媽道，「您別把我薦出去，我願一輩子在你這裏，」玉桂道，「在我這裏沒出息，」張媽道，「我這苦命人就不想發財，就是伺候您一輩子，能安心吃一頓飯，就算不錯了，」玉桂道，「你不比我，我認爲我這人是受罪的，我所做的事，差不多都是罪過，你雖要出來當老媽子，你的心，是乾淨的，你只憑你勞力掙錢，不像我用盡心思來騙人家的錢，我所得的錢，都不正當的，都是害人家，」張媽道，「您如何說這話，」玉桂道，「你不懂，」張媽道，「我眞是不懂，我請你不要再想這個，現在已經是四點鐘了，您可以安歇吧，」玉桂把頭點一點道，「是的，你累了一天也該休息，休息，你睡去吧，我也要歇一歇，」張媽才走去，玉桂把電燈擰熄，很想睡一會，翻來覆去，又躺了許久，只是睡不着，壁上鐘，已敲五點了，再有半點鐘工夫，天色便亮，心裏想這怎麽好，我竟這樣失眠，」一時忽想起黃大夫曾說過病人睡不

着時候，閉上眼睛，只默默念着，阿彌陀佛，一呼念「阿彌」一吸念「陀佛」二字，一呼一吸，便是阿彌陀佛，調勻鼻息，一些俗慮不掛在心上，這樣自會睡着，比服安眠藥還靈，他既這樣說，當然很有道理的，我現在睡不着何妨試一試，玉桂如此一想便閉上眼睛，調勻氣息，一呼一吸，心裏便默念着，阿彌陀佛，如此約莫三十分鐘左右，心神一定，心腎一交，不期入睡，一直到第二日早，張媽進來，收拾屋子，見玉桂還是酣然睡着心裏甚是歡喜，便躡手躡脚把室內散亂衣服等等略略收拾好了，即忙出去，把房門帶上，自在廚房內，煮了一鍋小米粥，弄了一些小菜，靜等玉桂醒了好伺候她吃，不想玉桂這一睡，却到晌午才醒過來，張媽走進來笑問道，「你可好睡了」玉桂道，「這个能不說是菩薩保護的，我昨晚上，簡直睡不着，後來我閉上眼睛，靜心默念阿彌陀佛，不一會工夫，就睡着了，並且睡得非常舒服，一夜裏沒夢，頭痛也好了，你看佛法，是這樣大，」張媽道，「我平日就沒聽見過你信佛，現在才知道，佛菩薩原是保佑好人的，不說別人，就指我鄉裏，我的表嬸的兒子說吧，他病了好幾個月，很是危險，後來他的街坊張大奶奶告訴他，你在鄉沒有好大夫，也沒有錢，不如虔心虔意，叩求觀世音菩薩救你兒子的命，」我那表嬸聽了這話，立時在他院內當天擺下香案，跪在地上懇求觀世音菩薩救命，在院內一直跪了半個鐘頭，走到他兒子屋裏一看，見他已經睡着了，他的兒子，自得病後，就是咳嗽痰喘，夜裏不得好睡，現在他睡着，

心上非常歡喜，又到院內，叩求菩薩，直挺挺在冷風的院裏，跪到半夜，口裏只喊觀世音菩薩，再到兒子屋子裏仍是睡着，到了第二早，精神已好了許多，說昨天晚上，得了一睡，什麼病都去了一半，向他母親，要小米粥喝，我表嬸見他如此，心裏也不知怎麼歡喜，一面煮粥，一面在招呼張大奶奶，告訴她兒子昨晚上好睡，今天早上，竟會要小米粥喝，這眞是菩薩威靈顯應的，張大奶奶告訴她，觀世音菩薩，原是有求必應，請你快念觀音咒吧，當時就把觀音大士咒，念給他聽。我的表嬸，年紀大了，又認不得字，念不出口來。張大奶奶告訴他，你不認字，念不上大悲咒，還有辦法，乾脆你只念南無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，一句就可以了，我表嬸學了兩句，也就紀上口，當下便不斷念這佛號，有工夫的時候，便朗聲念着，忙的時候，口裏也默默念着，這樣一連一個多月，也不知念了多少遍，他的兒子，便漸漸好了，我就信菩薩是很威靈顯應的，我平日也常念佛號我怕你不相信，一向都不敢說，今天見說，你信佛，所以我才敢說出口，玉桂道，「你這人，也太膽小了，爲什麼不早告訴我，」張媽道，「我想你不相信，說了你要罵我，」玉桂道，「我本來就信佛，現在給黃大夫，如此一來，我更信了，我很後悔，一向不注意這個，現在我怎麼樣也不能叫我不信，張媽你信佛更好，以後便和我一塊念經，」張媽道，「我不認得字，叫我念經，只怕不能，」玉桂道，「我可以教你呀，現在我有許多經典，都不認得，黃大夫來時，我先要請教他，」二人正在

房內談話，只聽外面一陣皮鞋聲響，黃大夫已挾着皮包進來了，一見玉桂便笑道，「你的成績真好，太不容易了，」玉桂還沒有答應，張媽早在旁邊說道，「黃先生不要提起了，昨晚回來，不知爲了什麼事，哭了一夜，」黃大夫一聽吃了一驚，問道，「你怎麼哭了，你心上有什麼感觸，」玉桂道，「你別聽他說，我那裏會哭呢，」黃大夫把頭搖一搖道，「我不信，你有什麼不通快的事，可以告訴我，我可以給你想法，」玉桂道，「我就沒什麼不通快，」黃大夫道「你不要騙我，我一定替你幫忙，」玉桂道，「我沒什麼難過，你不必爲我操心，你明白嗎，」黃大夫道，「我不明白你爲什麼傷心，」玉桂道，「我那有傷心呢，張媽胡說八道，你不要聽他的話，」黃大夫道，「我沒有聽她的話，張媽她說的，絕不是假話，你爲什麼傷心，有事不要擱在心上，」玉桂道，「我爲什麼擱在心上，我有事當然要對你說，你對我如此關切，我不告訴你，也對不住你呀，」黃大夫道，「你所說的話，都是口不從心，佛家最忌妄語，你如何當面打妄語呢，」玉桂給黃大夫一說，才楞住，黃大夫又笑道，「你有事，不說不行，除非你是有不可對人言的事，才不說，」玉桂給黃大夫如此一激，不由又流下眼淚，黃大夫道，「我失言了，你不要見怪，這是我的不對，」玉桂道，「不是你不對，是我不對，說着，更是悲悲切切，哭了起來，」黃大夫見了，只急得搓着手，不知如何安慰玉桂才好，張媽道，「您不是盼望黃大夫來談談嗎，現在黃大夫來了，你反要傷心，這

不是叫黃大夫很難過嗎，」玉桂給張媽一說，立時把眼淚擦乾，說道，「我眞是不對，無緣無故，會傷心起來，」黃大夫見玉桂正在滿臉淚痕，霎時間，又轉出笑容，覺得她自制力很強，當下便對玉桂道，「我性太直，什麼話，沒有斟酌却說出口，實在是不對的，」玉桂道，「你太看重我了，所以很眞心對待我，換一個不相干的朋友，誰肯說這話呀，」黃大夫道，「我對待朋友，却是眞心的，向來不打一句妄語，」玉桂道，「我就是感激你眞心待我，我不期然會流出淚來，」黃大夫聽了心裏甚是感動，想要說幾句話安慰他，不知從何說起，只怔怔看着玉桂，玉桂笑道，「我這人，太不中用，有一點不順心的事，便要哭，你要原諒我，我實在對不住你，你要安慰我，反叫你生氣，這是萬萬不對的，黃大夫道，「是我說誤了，並不是你不好，你得原諒我才是，」張媽在旁笑道，「我看過好些人從沒有像黃先生這樣好人的，你勸的話，就我在旁邊聽了，也是有理呀，」玉桂向張媽看了一眼道，「你也多話了，」黃大夫道，「他說的話，一點不錯，難得你能僱了這麼一個老媽子，」玉桂道，「你說她好，她更要多話，」黃大夫道，「她這樣於你也是很有益的，」玉桂道，「黃大夫你別誇他好。她有時多嘴，會叫人討厭，」黃大夫笑道，「我就愛這樣誠實的女人，難得的很，」黃大夫說後又向張媽問道，「你家裏，還有什麼人呢，」張媽給黃大夫問了這一句，立時心裏一陣難過，流下淚來，黃大夫見了，心裏又是不安，說道，「我這人就是這樣不知進

退，問的話總叫人難受，」張媽忙道，「黃大夫你不要急，你問的一點也不錯，是我自己不好，流下淚來．我告訴你吧，我家裏沒什麼人，只有一個女兒，現在山東，有一年多，沒信了，我給你一問不知怎麼樣，心裏會難過起來，」黃大夫道，「你沒有過兒子呀，」玉柱道，「她本有兩個兒子，只是都不好，現在都不在跟前的，」黃大夫道，「這個你不用急，一個人一定有幾個兒子，那是一定的，你只要天天念佛，到了時候，自會有相當靈驗；我看你的樣子，是很忠厚的，你只要虔心念佛，一點沒錯，」張媽道，「我是最信菩薩的，我自己知道命運不好，所以我對什麼事，都不貪圖，我只知道凡事但憑我良心做去，就說我來這裏，當老媽，伺候人，我心裏也只知道盡心伺候，別的什麼都不管，」黃大夫道，「對了，你能如此，你的心是很乾淨，將來一定有好報，北京有許多老媽子，他有一種習慣，便是對主人，總是拿着欺騙手段，他以為出來當老媽子，都有相當利益，凡是給主人經手一切事項，都能應分一點利益，在她以為是很便宜的，那知道她明的覺得有利益，暗地裏却損陰德，這話，我很想對一般當老媽子說的，可是我不敢說，因為一說出來，她們不但不聽，還要怪我多嘴，我今天見着你，說話很老實，乘這機會，把這話告訴你，凡是跟主誰不願掙錢呢，可是所掙的錢要正當的，應掙的錢，當然應掙，不應掙的錢，千萬可別掙，因為掙不應當的錢，雖然掙到手裏，到得後來，結果仍是要闖出去，這是一定的道理，別說是你們出來跟主的

如此，就是我們出來做事，也是如此，所以第一要緊，一個人要培養心田，心田是正直忠厚，你別看他有的時候吃虧，到後來，沒有不得善果，這種事，我經驗太多了，一時也說不完，你最好對你認識一般親友，把這話告訴他，由你說，比由我說好得多，」張媽道，「是的，我一定遵照黃大夫說的話，我很願意對他們說，只是我口才不好，無論做什麼事，說什麼話，大家都笑我，說得不對，您看怎麼好，」黃大夫道，這個不用着急，說話的口才，本是練出來的，你只要對着人，把你的意思說明白了，大家能理會，就行了，並且這種事，是很好說的，你說了，她不聽是自作孽，萬一她們聽你說，那麼你不救了一人嗎，所以聽不聽由他，話該說的，總得說，」張媽連連點頭道，「對，對，我就照你的話，辦理吧，」玉桂在旁邊笑道，「張媽平日本就愛說話的，現在給黃大夫一說，她更得意了，」黃大夫道，「說話是很有輕重的，說好話，勸人做好事，那不妨多說的，不相干的話有傷人陰德的話，一句也說不得，這種說話，在你說了，不過一時快意，或者覺得新鮮，給人家解悶兒，於你是毫無所得，可是給你那議論的人，可就難受了，第一他先前有幹的什麼隱事，本不願意給人知道，你給他揭發出來，他們心裏是很不痛快，甚至恨你多事，或者由這裏結下仇怨的，這麼一來，他做的壞事，固然不好，你說他的壞話，也是不好，彼此寃寃相報，便沒有了期了，終久兩個人，都要吃虧的，你明白我的話嗎，」玉桂道，「你這樣苦口婆心說着，我那有不

懂道理，黃大夫你這人太好了，我是很佩服你，」黃大夫道「你真是佩服我嗎，我倒有一句話要問你，你剛才爲什麼傷心，你可以據實告訴我，我爲什麼要問你，因爲我很擔心，你在外面，再受了委曲，」玉桂道，「我沒受委曲，你不用替我擔心，」黃大夫道，「你這話，又說得不對了，你當然有事，不然好端端的，爲什麼傷心，」黃大夫說後，緊縐眉頭，只看玉桂的臉，玉桂見黃大夫如此關心，甚是感激，說道，「黃大夫，我認得你太晚了，若果能在前七八年認得你，我早脫離苦海了，」黃大夫一聽這話，不知是什麼意思，楞住，說不出口來，玉桂見黃大夫楞住，不答應，忙道，「我的話還沒說完呢，我的意思我果然能在早幾年認得黃大夫，早一點覺悟做人，不過如此，也少操點心，也少積一些孽，我的心，也許能乾淨一點」黃大夫一聽這話，才轉出笑臉來道，「這事你認爲太晚了，我認爲一點不晚，你以爲從前做的事，沒有一件對的，我認爲不然，別說你沒存心作惡，偶然做一點不道德的事，也是你當時的環境逼出來的，這種事誰也都能原諒你，只要打今天起，把平日所認爲不對的事，極力懺悔冥冥之中，自可以替你消除罪孽」玉桂道，「叫我如何懺悔呢」黃大夫道，懺悔當然要信佛，你一心信佛，知道佛法精妙，看透一切不但前孽消除，並且還可以別種善果，就說你這一次爲災民籌款，出來演戲，這一片慈心，已可感動天地了，」玉桂道，「你說這話，我心裏又難過起來，我昨晚回來，心裏很後悔的，我犧牲色相來騙大家的錢，這種

舉動是很不對，我因此一點，回想到我從前所幹的事，都是不對的，我想我這人，活着所幹的事，都是造孽，太沒意思，我不由會傷心起來，我認為我只有早死了，是為妥當，」黃大夫笑道，「你這種思想，只怕是有神經病吧，沒有神經病的人不會說這話的，」玉桂道，「說我有神經病，未免冤枉了，我因為思慮過度，不免有點難過，」黃大夫道，「你這人就為太聰明所誤，我說了一點，你會思慮許多，這樣於心理上，很不合宜的，」玉桂道，「我也知道，我的思慮，太不對了，無如我這人，是久經患難 ，什麼事不敢往好處想，只是往壞處着想，這是我不對的地方但是我素性如此，要想改移，也改移不了，」黃大夫道，「你這樣觀念，是很好，我不希望你改變，因為一個人，在世上，都是受罪，處逆境，認為理所當然，第一要逆來順受，處好境，要認為是意外的，一切更要謹慎，你既存這種觀念，當然不會有例外的希望，你在清心寡慾，將來很容易修持的，」玉桂道，「我修持能成功嗎，」黃大夫道，「如何不能成功，只要你肯誠心誠意，沒有不成功 ，」玉桂道，「我希望能找一個清靜所在，我給却一切，專心懺悔修持，」黃大夫聽了，不由楞一楞道，「你的思想真是太快，才說修持，你便想找一個清靜所在，這事並不是一言半語，可以決定，必須有修持決心，才能有種種進行 ，不然半途而廢，畫虎不成反類狗，不但不能成功，反要造孽，那是最不對的，你不先要問自己的心能有這種恒心，一切能不能耐守，如能耐守，我可以立刻給

你找淸靜所在，如沒這種恒心，那末一切不要發生妄想，因爲一有妄想，所得結果，便是造孽。」玉桂道，「我已決定如此，你能給我幫忙嗎，我不會累到你身上，」黃大夫道，我不怕你累我，所怕的是你自己能否有始有終這事不是想到便說，須要澈底問明白了才能進行呀，」玉桂道「我已下決心了，我覺得無論走那一條路總不如走上佛門，因爲我聽到你說的話太有道理，我覺得只有這種道理，才能解除我心中煩悶，我的煩悶能解一切精神便立見舒服了，黃大夫把頭點一點道，「你現在竟能覺得如此好極了，我相信你所說的話沒有一句假話本於誠心我一定給你辦」玉桂見黃大夫答應露出滿面笑容道，「這個以後有安身所在了」黃大夫道，「以後的事，還很多，很多我須給你作種種打算，我明天來時，可以定一個辦法今天我來這裏爲的你在戲院的收入，和開銷的清單你看一看，有那裏不對的你可以指出來，我可以和他們交涉」玉桂道，「還要交涉什麼他們要怎麼幹便怎麼幹，沒有不可以，黃大夫道，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是涓滴歸公，自己不肯略染絲毫，主見很好的只是你這種好心，若是辦理不善，給別人從中取和，也是不對呀，」玉桂道，「你怕前場後場，多開花銷是不是，」黃大夫道，「是的，我對這個，比較外行，你辛辛苦苦，唱一場戲，給他們得了利益，也是很不對，」玉桂道，「那末你把單子給我看一看，」黃大夫由皮包內，把單子拿出來，玉桂接過來一看，說道，「這裏面開的只是碎角的份錢，多開一點，這個也不用駁他，因爲

一般碎角，他們日常生活，差不多，也和難民一般，每天在台上，也不知翻了多少觔斗，結果才拿幾毛錢的份，吃也吃不飽的，說來也很可憐」黃大夫道，「你這話也很有見地，你能處處如此用心，以慈悲菩提救人心爲心，總可以明心見性，一切奧妙至理，不難迎刃而解，」玉桂給黃大夫一說轉出笑容道，「你又誇獎我，一點道理不懂，那能明心見性呀，」黃大夫道，「你不知道這個道理，有根基，有夙慧的，三言兩語，便可以明白，若是鈍根由你看多少經典，經過高僧如何指點他，未必能一語了然，這其中情形也非三言兩語，可以說得完的，」玉桂道，「我也是鈍根，不是三言兩語，可以理會，」黃大夫道，「不然，你剛才所說的話，大有道理，我心裏就很是服的，我說起你也不相信，將來你就知道，現在我趕速給你找一個淸靜所在，至你將來的生活上，我也有相當計劃，明天我再來商量，」黃大夫說後便匆匆走了，玉桂給黃大夫如此安慰，心裏覺得舒服了許多，黃大夫走後，她躺在床上，心裏只是轉念黃大夫，我爲什麼不早三年遇見他，果然在那時候能認得他，我現在環境，也不是這樣了，」玉桂想到這裏，不知怎麼，心裏只是惦記着黃大夫，覺得這人，太有意思了，他家裏還沒有家屬，一個人一個月有好幾百元進欵，生活是很自由的，意志又非常淡泊，不爭名不爭利，一心只想給社會上幹事，熱心公益公德，這人格是何等光明高尙，可惜我知到他太晚了，玉桂愈想愈覺得睡不着，急忙歛住心神，自責道，「我如何會有此妄想，我這

樣一點事都放不開，將來如何能修持，黃大夫果然知道我發此妄想，他一定要笑我根基太淺了，一點俗情，都擺脫不開，還說什麼修持，」玉桂這樣一自責，立時心神便鎮定，又想到黃大夫曾說過一個人不過數十寒暑，無論什麼事，都似作夢一般，一轉眼便都忘了，只有早一天修持，早一天到達極樂世界，我如何一動念，便迷惑本性呢，玉桂鎮住心神，如此一想，立時心裏又深自後悔，覺得修持是很不容易的事，稍微有點不對，便會走入歧途，我倒要留神，不要畫虎不成反類狗，給黃大夫見笑，玉桂一想如此，心裏懍然覺得修持絕不是隨便說的，必須具有一種堅強毅力，才能辦得到，我太把修持的信念，看得太容易，怪不得黃大夫要說我不能實行這事我須具有一種實力，不要爲外誘所動，如此才好，還是不要胡想，我既認定走這一條路，我立刻就辦吧，黃大夫的識見比我高得多，我不能不聽他的話，玉桂想着，便閉上眼睛，心裏暗忖，這事須在自己，不在別人，我要走這一條路，便要抹殺一切，才有辦法，不然顛三倒四，是自尋煩惱的，一邊想着一邊閉着眼睛，想要消除一切雜念，無如心靈已動了火，無論何如，都按捺不住，不是想東，便四想西，心裏老是牽纏着黃大夫，自己也覺得太古怪了，如何竟會這樣難過呢，既然睡不着覺，」便坐了起來，心裏仍是煩燥，當下便喊張媽進來道，「你去弄點東西給我吃，老躲在廚房裡，幹什麼，」張媽微微笑道，「我剛才問你，你不肯吃，現在你又要吃了，」玉桂道，「剛才什麼時候，你拿東西來了

，」張媽道，「黃大夫來的時候我拿東西來，」玉桂一想也覺好笑，點點頭道，「我忘記了，」張媽道，「黃大夫來的時候，你二人儘管說話，我把東西拿進來伺候半天，見你不吃，又拿走了」玉桂道，「不用多說了，你快把東西拿來，我餓得慌呢，」張媽出去，端了掛麵進來，一邊伺候，一邊說道，「我看黃大夫這人眞好，一點脾氣沒有，滿臉很慈祥，說話那末和氣，」玉桂向張媽看了一眼道，「你老想着他呀，」張媽道，「我想他，幹麼，我不過提一提，覺得他這人太有意思了，」玉桂道，「什麼有意思，你這話怎麼講，也不怕別人笑話，」張媽道，「我有什麼意思，不過憑我的心，說一說吧，」玉桂道，「這個我不怪你，我也覺得黃大夫這個人太好了，」張媽道，「能和他在一塊，倒有個照應，」玉桂道，「什麼照應，你這話又說錯了，」張媽道，「他是很熱心，只看這一次您的病，他很關心幫忙的，」玉桂道，「你只說他熱心就是了，別的話不用說，」張媽道，「我沒說別的話呀，」玉桂沉疑一會，又自好笑，自己心亂得很，却怪別人不好，想自己所說的話，都是沒有條理，現在須要靜一靜心，不然神經要昏亂的，神經一錯亂，那才鬧出笑話呢，玉桂一邊想着，一邊凝神呆呆望着窗外，手中拿着筷子只是不動，張媽在旁看着，便問道，「您怎麼不吃，麵快涼了，」玉桂給張媽一催，把筷子向麵裏撥了兩下，又停住，張媽道，「你吃吧，東西快涼了，」玉桂道，「不要緊的，我吃不了，」張媽道，「你剛才不說餓了嗎，玉桂道，「餓

了我也不能吃呀，」張媽道，「你又想什麼難過的事了」玉桂道，「胡說，我爲什麼難過，」張媽道，「我看你的神氣，恐怕你又想別的事，」玉桂道，「你不要胡說，也不要胡想，我今天不會再哭了，不但不會哭，並且永遠不哭，你放心吧，」張媽道，「那就好了，我所怕的，就是你無故又哭起來這裏又沒有別人，我心裏覺得很難過的，」玉桂道，「你不用替我操這份心了，我心裏自有把握，」張媽道，「你有把握更好了，我怕的就是你騙我，」玉桂道，「我爲什麼騙你，」張媽道，「我也不知道心裏爲什麼會這樣想着，」玉桂道，「我不會騙你，你果然誠心要跟我一輩子，明天黃大夫來時，我告訴他，教他想法，」張媽道，「爲什麼還要叫黃大夫設法呢，」玉桂道，「這裏面當然有道理，」張媽仰着頭略想一會道，「我知道了，黃大夫這人太好，他和你的脾氣也很對的，將來我想，您能和他在一塊，什麼事都好辦，」玉桂道，「你又胡說了，我爲什麼和他在一塊，」張媽道，「我這麼想着，當然不能說沒有的事，」玉桂見張媽還不肯住口，憤怒道，「你再敢這樣胡說，打今天起，你不用再在我家裏，」張媽給玉桂一怒，才住了口，微微笑着，玉桂見她嘴角上，還掛着笑容，說道，「你心裏還是不服呀，」張媽仍是笑着，玉桂給她如此一來，心裏非常難受，微微嘆了一口氣，躺在床上，臉衝到床內去，心裏暗忖張媽眞是一個積世老婆婆，人家有一點形色，她都看得出來，我不過略爲贊黃大夫幾句，她居然會生出這種心緒，眞是老奸，但

是我這念頭一想，也就消滅了，現在已決定向空門中修持，我得自己堅强意志，自不會爲外界所誘了，玉桂想着，閉上眼睛，一會又睜起來，心裏很煩燥，覺得這事，還有許多問題，此後生活費上，須有一番斟酌，現在我還沒有多少錢，若是在一個清靜的地方修持，只怕長久不能支持，黃大夫雖是說可以帮我忙，這事也不能長久，我在這時期向別人借錢，都是不對的，我到要斟酌斟酌，玉桂想到將來生活上，一時又牽引了許多問題，心神一動，再也睡不下，重把張媽叫進來，打臉水，洗過臉，心裏很想出去走走，一看天色很是不好，滿天佈滿黑雲，似要下雨，張媽見玉桂洗過臉，擦過粉，又痴痴坐在房內，便湊上前說道，「打電話請游四奶奶來談談好不好，」玉桂眉頭一皺道，「我不說過，以後不要請四奶奶來，四奶奶就來，我也不難見他，你怎麼忘記了，」張媽道，「我看你悶在這裏，很不好過，」玉桂道，「你是能體貼我，可是我心裏煩悶，不是四奶奶能安慰我，」張媽道，「那末，到外面走走，」玉桂道，「你看是什麼天氣，我那能出去，」張媽道，「我想最好，還是請黃大夫來談吧，」玉桂見張媽一語道着他心緒，不由向張媽狠狠瞅了一眼道，「你怎麼老是提這話，」張媽道，「我心裏這樣想，您看對不對，」玉桂也不理他，只兩眼望着窗外，張媽怕再多話，玉桂又要生氣，便慢慢退了出去，玉桂呆了一會自語道，「我不要畫虎不成反類狗，給他們見笑，我現在須要全盤籌劃，每月花多少錢，在我花費上，能過得去，才有辦法，若

是昌昧修持，到得末了，不能堅持到底，是一個大笑話，我現在應把預算開出來，需要多少，明天黃大夫來時，不妨和他商量，他能幫忙固好，他不能幫忙，我得另行設法，」想着，拿起鉛筆，正要開單子忽聽外面一陣脚步聲響，黃大夫挾着大皮包走進來了，玉桂見黃大夫去了不久，又行回來，出於意外，忙站起相迎，黃大夫走進門，不待玉桂開口，先說道，「我剛才把義務戲的手續辦理清楚又起來了，現在要商量我們的事，你決定修持意志堅決的，我也贊成這種辦法我知道你很注意這事，我已全盤替你籌劃了，」玉桂見黃大夫一進門便這樣告訴他，心上很是安慰，便問道，「請你把計畫告訴我，」黃大夫道，「這個很簡單的，我在北城水月庵，原有一位同鄉史醒民的太太，他自他丈夫死後，又無子女，把自己原有的住宅，捨作尼庵，供奉三寶，她老人家，便在裏面清修，她因爲平日信佛，和我很說得來的，我已經和她接洽好了，你若是贊成到她庵裏去，她很歡迎的，」玉桂道，「有這麼好地方，我當然願去，不過，這事不是隨便說去就去，一切還得籌劃，籌劃，」黃大夫笑道，「你考慮是生活問題嗎，」這位史老太太原有一筆很充裕的存款，足够用度，」玉桂道，「我一個陌生人，和她沒一點交情，那能依賴他白吃白喝，這個也說不過去，」黃大夫道，「沒有什麼關係，在佛門原無分彼此，都是抱着大無我精神，只求志同道合，共同修持，其他一切都不必計較，」玉桂道，「我覺得這事，總有點不大對，」黃大夫道：「你放心吧，沒什麼不

對的，史老太太一定很歡迎你，」玉桂道，「那末，我先去見她一面再決定好不好，」黃大夫搖頭道，「不必，不必，我管保你一見史老太太，一定滿意的，你現在可把應用的東西，略略的收拾收拾，我明天一早和你一塊去」玉桂道，「這事我還得斟酌斟酌，」黃大夫道，「你這人太拘泥了，我說的話沒有錯，你放心吧，」玉桂道，「你叫我收拾東西，我對這些東西就無從收拾，我想只有把些應用的東西帶去，其餘便都不用拿，你看應如何處置都好，此外我用的這個老張媽，她存心很好，我想把她帶到庵裏去，不曉你贊成不贊成，」黃大夫道，「這個我須和史老太太提去，其實庵裏原有個老媽子，也是史老太太手下一個多年老媽，她很是忠心伺候史老太太，我想就是再加上你一個，她也伺候得來，」玉桂道，「我既然到庵裏去淸修，並不是貪圖舒服，我完全是爲張媽是一個熱心忠厚的人我若把她辭掉，她便要失業了，一把老年紀，家裏又沒有兒女，叫她依靠誰呢，」黃大夫聽了略一遲疑，說道，「你說的理由很是，我可以再和史老太太商量，不過這事可以緩一兩天再進行，現在你把應用的東西收拾好了，你先到庵裏去，這裏東西，你不帶去也很好，我有法子給你處置，至你最關心的，你以後生活費，這一點也不成問題，史老太太是多年修持的很有道行，只要把你看得上眼，這庵裏一切，却歸你主持了，」玉桂道，「這個我也不願意，我爲什麼管到別人的事呢，我這次到庵裏，是要淸除一切煩惱，」黃大夫道，「我知道，不過我的話是這麼

說，就是她叫你管，也是很輕鬆的事，不是叫她收你做管家婆呀，」玉桂道，一這事在你一方面說來，似是很容易，在我一方面，終覺得有些困難，」黃大夫道，「無所謂困難，你既要清修，當然要忘却人我之見，史老太太道行很高，他已經參透一切，你是初行學佛，當然不及他，我也不用對你說什麼高深佛學，只說一句老實話，你憑你的良心幹去，便是佛了，」玉桂給黃大夫如此一解釋，也不好再說別的話，黃大夫臨走的時候，又叮囑一回，一切應用的東西，務必要檢點好了，不需要的東西，暫時不必帶去，我明天一早便來，」玉桂一一答應，黃大夫走了，玉桂立把張媽叫進來，叫他收拾室內零碎東西，和衣服，張媽一面折疊衣服，滿面笑容問道「剛才黃大夫來了，說了半天話，事情商量好了吧，」玉桂道，「你快收拾東西，不要多嘴，我明天便要走了，」張媽仍含着笑臉道，「上那兒去，是搬到黃大夫那裏嗎，」玉桂道，「你不要胡說，我爲什麼搬到黃太夫那邊，我是搬到水月庵去，」張媽一聽這話，立時楞住道，「你搬到水月庵去，是什麼意思，」玉桂道，「我要和一位史老太太同住，」張媽更是驚奇道，「史老太太是誰呢，何以我沒看見過，」玉桂道，「是一位修行老太太，我決定就過去，你暫在這裏，」張媽一聽這話，索與把手裏衣服，也不疊了道，「還是怎麼說的，和一位史老太太同住，那末這房子還留着嗎，」玉桂道，「我搬到那邊，當然連房子都要辭掉，」張媽道，「那末，我也跟過去伺候您，」玉桂道，「我也不必去，

」張媽更是着急道，「我為什麽不必去呢，」玉桂道，「那邊已經有人了，」張媽道，「我要伺候您，您還是把我帶過去，我伺候別人，可伺候不來，」玉桂見她說得好笑，也看出他的至誠忠肯，忙安慰道，「你放心吧，像你這樣老實，誰不愛你，你放心，且等待一時，我到那邊，看看情形，可以用得你，就把你叫過去，」張媽聽了才放了心，歡歡喜喜把衣服疊好了，又忙着收拾別的東西，這一天直忙到天黑，只是來往奔走，把所有東西，收藏妥妥貼貼，玉桂坐在旁邊看着，不由心上發生感慨，想這些東西，都是身外物，當日買來時，眞覺得很心愛的，日積月累，堆放一大間房子，現在無所用了，便似糞土一般，這些東西，萬不能帶到庵裏，只有交給黃大夫，隨便由他處置吧，當下嘆了一口氣，對張媽道，「你不用再收拾了，你看你愛要的儘管拿去，」張媽道，「這些東西，都是有用的，那能隨便拿去，」玉桂道，「我看這些東西沒用，」張媽道「一時沒用，過了些時也要有用，現在收拾起來，帶到水月庵去，」玉桂道，「水月庵那能用得許多東西呀」張媽道「帶去沒有錯，現在覺得沒用，到得用的時候，又得花錢了，」玉桂道，「你眞看不透以後我決不用這些東西，」張媽道，「為什麽不用，我給你收拾好了，你還是帶去，」玉桂道，「就帶到庵裏去，也不能帶到墓裏去，你如何看不透，」張媽給玉桂如此一說，又楞住不語，眼中不由流下淚來，玉桂被她一哭，心裏也有些難過，張媽道，「您不用到什麽庵裏去了，在這裏又不短吃短喝的

，您說這話很是不好，」玉桂道，「沒什麼，一個人總得有一天死，活了一百歲也得死，我能到庵裏。死得心裏清淨，便很舒服了，」張媽連把頭搖幾搖道，「您老說這話，眞是沒意思，我不願你這麼說的，」玉桂覺她話說得戇直一點，可是她却是好意，也不能說她不好，」只笑道，「你這麼大年紀，還捨不得死呀，」張媽道，「我不是捨不得死，我是命賤的人，沒什麼可戀的，不比你命好，」玉桂道，「你別說，我的苦惱也够瞧了，」張媽道，「你走後你還是把這房子留着，還是把房子都辭掉了」，玉桂道，「現在我一切都交黃大夫，黃大夫說怎麼辦，我便怎麼辦，」張媽道，「黃大夫叫你到水月庵去，這個主意，很不好的，」玉桂道，「我知道你這意思，怕我不用你是不是，」張媽道，「您不用我，我便回老家去，我也不來做這牛馬了，」玉桂道「我當然要用你的，你放心吧，我就不用你，一月也要我貼你，萬不能再叫你倚靠別人，你知道嗎」張媽道，「那太好了，我不能白受你的錢，我要給你做事的，」玉桂道，「你對我忠心，我很感激，你且等機會吧，我能够把你叫到庵裏去，我一定把你叫去，你放心，你不用再收拾東西了，只要把我應用的衣服收拾一箱，我帶去，就可以了，別的東西，你看好的拿去，不要的拿去賣了，剩下幾個錢，也不枉你跟我一場」，張媽道，「我一個人，也不用花多少錢，我幹麼把你的東西給賣了，你給我，我只能留一兩件，擱我身旁我想你時拿起東西看一看，我只能如此，」張媽說到這裏，聲音已經嗚

咽住了，玉桂道，「張媽你不要如此，我知道，你不忍離我，我也捨不得你，且看情形如何，我能把你叫去，總把你叫去，你不要哭了，你不用收拾我的東西，就去安歇吧，」張媽那裏肯聽，仍是不斷抽咽，玉桂見他如此，心中很是感慨，想平日相處交遊的朋友，也不在少數，不想最關切，竟是這個老媽子，她既然一心要跟着我，也只好答應他，給張媽一哭，帳觸往事，當下無情無緒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睡着，睡夢中好似譚局長學俊，都來責備她，說不應該，有這種舉動，一會游四奶奶也來了，說她平日花了不少的錢，不陪着他，反去和一位史老太太作伴，這種性形，誰也不相信，一定是暗地裏和黃大夫約好了，在外面另租房子，私行過活的，這樣的，如此糊糊糢糢，鬧得神精顛倒，一直到夜裏醒了過來，回想夢境，覺得太離奇了，總是因日間胡想一致，照這種情形，要想到庵裏，是很難了，我現在須要擺除一切才不會做這種惡夢，想着走下床來，想要喝一點水，一開煖水壺水已涼了，本要喊張媽進來，一看時間已是不早不便再叫他，當下只用涼水嗽一嗽口，仍復睡下，可是經此一來竟睡不着了，心裏不斷的回想以前的經過，極微末的事，都會想到，暗忖我這樣太不好了，不但不能到庵裏去，連坐在家裏都不行，我平日多愁多慮，也沒有像今晚這樣難過，這時在半夜裏要想消遣，也無法消遣，在床上躺了一會，心裏只覺得難過，索興走下床，隨便在書架抓了一本書，在桌前看了一回，心裏仍是亂雜雜的看不下去，心裏不斷會想到黃大夫身上，

也不知道，何以對他有這樣深的印象，這一晚一直坐到天亮，乾脆沒有睡，一看天色業已發白，一想再不睡，今天白天，便支持不下了，若是一到庵裏，史老太太，見我一點精神沒有他一定不痛快的，現在還是休息一會，想着，躺在床上，只一會工夫，便睡着了，睡得正酣，却給張媽喊醒，玉桂發急道，「我昨晚一夜沒睡，天亮剛剛合眼，你怎麼又把我喊醒，」張媽道，「時候也不早了，黃大夫已來了好一會，他因爲你睡着，不敢驚動，現在九點多鐘，也可以起來了，」玉桂一聽，黃大夫已來，忙一翻身坐起來，埋怨道，「黃大夫來了，爲什麼不告訴我，」張媽笑道，「黃大夫不許我通知，現在已到時候，黃大夫才叫我進來，」玉桂一面把衣服換好，理一理頭髮，便走出去，黃大夫一見玉桂笑道，「我又來打擾，因爲我已和史老太太約好，不得不去，你吃過點心就去吧，」玉桂道，「我睡得太晚，」黃大夫又問道，「你東西收拾好了沒有，」玉桂道，「我也沒什麼東西，兩個衣包便够了，」黃大夫點頭道，「那好極了，東西原不要多帶，愈簡單愈好，實際上你到庵裏，什麼東西，她們都有，」黃大夫說後，又向玉桂身上看一看道，「你換上一件布袍去吧，因爲修持深的人，除了布衣，別的不穿，」玉桂道，「這個可困難了，我就沒有布袍，你應該早告訴我，我去趕做一件，」黃大夫道，「那也不必，」玉桂忽然笑這，「我有辦法了，張媽年底下剛做好一件青布袍，我可以拿去穿着，」玉桂說後，連喊張媽進來，叫她把青布袍借她穿一穿，」

張媽笑道，「您又和我開玩笑了，您那能穿我的衣服呢，」黃大夫道，「是的，你把布袍拿來，」張媽見眞是要用，只好進去，把青布袍找出來，玉桂立刻穿上對境一照，又大又短，落廓不稱身，不由也笑起來，張媽大笑道，「這怎麽穿得，你趕快脫下來吧，」黃大夫道，「我看還不難看，」玉桂知道黃大夫要叫他穿這青布袍，便向張媽道，「你把這件布袍讓給我，多少錢，我還你，」張媽道，「你能穿就穿去，何必給我錢呢，」黃大夫道，當然要給的，」又對玉桂道，「學佛最忌作僞，和打妄語，我教你穿這樣衣服，去見史老太太，似乎有些作僞，但是，你以後總是穿布衣的，今天不過沒有預備，先給張媽借一件穿，這情形是可原諒的，」玉桂聽了，連連點頭，張媽道，「您眞要穿這樣衣服出門，要把人家牙齒笑掉的，」玉桂道，「這有什麽要緊，比這個再難看一點，我也要穿上」黃大夫道，「時候不早了，你快吃點東西，就走吧，我原說九點半到庵裏，現在已經九點了，」玉桂道，「那末我們就去，我不吃東西了，我早上不大吃東西，見史太太是頭一次，萬不可失信，」張媽道，「點心已經預備好了，」黃大夫道，「稍爲遲數分，也不要緊的，」說着張媽已把東西端出來，是兩碟餃子，和一碗酸辣湯，兩雙筷子，黃大夫看了笑道，「請我吃餃子呀，」玉桂道，「我一人也吃不完，你隨便吃一點，張媽包的餃子還可以吃的」黃大夫料想玉桂一個人，也吃不完，便道，「不客氣拿起筷子便吃，」玉桂只吃不幾個餃子，呷兩口湯，便不吃了，

黃大夫道，「還好我來帮你吃，不然累張媽白作這兩碟餃子了。」玉桂漱過嘴後說道，「咱們走吧」，黃大夫和她出去雇兩輛車，奔到水月菴，黃大夫引玉桂一看院內，靜沉沉的，只兩棵大槐樹，樹枝上棲着兩隻烏鴉，啞啞的叫，若是在平日，玉桂一進門，便遇烏鴉當頭叫，一定很不高興的現在把一切都看空了，竟不注意，跟着黃大夫，一逕到屋內黃大夫先向一個老媽，低低說了幾句，然後對玉桂道，「今天你得受屈，見着史老太太須要磕頭，」玉桂道，「這個當然的，我那能見着老人家不磕頭呢，」黃大夫道，「我不是要叫你磕頭，因爲一到了這地方，就不能不如此，」二人正說着，老媽子已把門簾高高舉起，一位白髮滿頭胖太太，安步走了進來身上穿了一件黑綢道袍，胸前掛了一串數珠，黃大夫向玉桂介紹後，玉桂便倒身下拜，史老太太只合着兩掌，立着不動，玉桂叩完頭起來，史老太太才說道，「我這裏是很隨便，人我不分，只要能住得下，一輩子就住在這裏，」說着，向玉桂上下打諒一下，似乎微現驚訝，一時也不說什麼，只問玉桂看過什麼經典沒有，玉桂經她一問，倒有些慚愧，一時不好答出，黃大夫代答道，「平日沒看什麼經文，可是她的心，是非常潔白堅定的，以後求老太太，時加開示，」史老太太道，「心即是佛，只要此心能修持得來，就好了，念佛便是念這個心佛，難得有此覺悟，我這裏屋子很多，你可以去看看」黃大夫道，「老太太在東院，東院廂房，就叫她住下，以後她早晚可以求老太太開示，也容易。」史老太太

道，「我無所謂，黃先生，你可以帶她去，」黃大夫見說，便站起來，對玉桂道，「你去看一看，」玉桂道，「這又何必呢，隨便那一間房子都行，」黃大夫道，「老太太叫你去，你便去吧，」玉桂跟了黃大夫出了客室，一直來到東院，見一坐三合的房子，院子雖然不大，却收拾得非常整齊，黃大夫先引她到正屋參拜了佛像，然後又引她到東廂房裏看後，玉桂覺得十分潔淨，對黃大夫道，「有這樣尊嚴的境地，給我棲息，便是仙境了，我還有什麼不願意，」黃大夫道，「我只望你時時刻刻，都如此感覺，以後便好了，」玉桂知道黃大夫這話，是有含蓄的，只笑道，「是的，，以後我當然如此，沒什麼問題」黃大夫又悄悄對玉桂道，「我看史老太太對你一定還有一番查問，你得小心應付，」玉桂道，「我既來這裏，還有什麼牽掛，他問到我，我都要按實答覆，」黃大夫道，「如此好極，學佛的人，不要打妄語的，你從前歷史，也沒有什麼不可告人，你所遭遇，都是環境逼出來的，」二人一面說着，一面已回到客廳，史老太太仍坐在那張太師椅上，問玉桂東廂房子可以住得嗎，玉桂道，「師傅賞我這樣好房子，我也不知怎麼報答，」史老太太把頭一搖道，「你不要提什麼報答，佛家不主張有這報答，我願你能守得住，我這裏的香火，將來便承繼有人了，」玉桂聽了連連答應，黃大夫見事情已交代完畢，便起來道，「我還有事，先回去了，過一二天，我再來，」說着，又向玉桂問道，「你還有什麼事，」玉桂很想告訴他，對張媽務必特別照看，又

怕這話一說出，被史老太太聽了，轉見不好，便搖搖頭道，「沒什麼事，」倒是黃大夫知道她一定還惦記家裏一切未了的事，便道，「你那邊，我明天就去發付，一切你不用分心，」玉桂點點頭，目送黃大夫出去，史老太太坐在上面，微微笑道，「你既決心來這裏，便須把一切拋開以前種種，都認為和你不相干的，如此才能把心身放下，才出來修持，就怕這心守不住，能守得住，便可以打破種種難關，你且跟我來，」玉桂跟了她出去，一直到史老太太屋內一看，靠南邊擺了香案，供着三寶如來，案上經卷以及一切法器皆備，玉桂先向佛前參禮後，史老太太指着對面一張大榻，叫她盤脚坐下，並吩咐道，「你要凝神靜性，不要發生一絲妄想，你且試一試，你這心能否清淨，」玉桂見說，只好遵照史老太太的話盤着脚，坐在大榻上，再看史老太太也閉目低眉，坐在對面榻上，玉桂見她閉着眼睛，也把眼睛閉上，很想把百慮消除可是不知怎樣，心裏亂雜雜的，把以前不相干的事，都湧上心頭，想了這個，又想那個，沒有一刻工夫停止，再偷偷睜開眼睛，一看史老太太，一動也不動，似已入定了，只好重把眼睛閉上，鎮攝心神，又坐了許久，兩腿便覺痲木，很想把他伸開，舒暢舒暢，但當着史老太太又不敢擅自挪動，只不時偷睜開眼睛看一看，見史老太太好似石雕泥塑的佛像一般，低眉下垂，現出一種尊嚴慈祥氣度，心裏十分傾服，想她功行已經完滿了，所以才會現出這種法相，自己對她真是自慚形穢，我是一點門經也沒受到，竟冒昧說什麼修持，真

是太大膽了，玉桂一面自恨，一面仍閉上眼睛，可是經此一來，心裏雜念却剷除了許多便不似先前那樣亂雜雜，無處依傍了，過了些時心神稍稍鎮定，兩腿也不似先前那樣麻木，坐着也不大難受，雖然不能靜神入定，總算坐得住，經過許多，聽着對榻，有響動的聲音，於是睜開眼睛一看史老太太已不復盤脚坐着，滿面含笑對她點頭道：「你總算能學得來。」玉桂給他說了一句，不由心中一凉，史老太太又道，「你心裏覺得怎麼樣呢，」玉桂道，「弟子這心，還是收攏不住，」史老太太道，「初學都是如此，慢慢便好了，你總算根基很好，」玉桂聽了這話，心裏又慚愧，又歡慰，一時也不便說什麼，史老太太道，「你既來這裏，一切可以隨便，除了早晚課，跟我練習之外，其餘時間，你隨便愛幹什麼都可以，只要你這顆心，能養得住，慢慢便可以研究佛理了，你現在先到廂房休息，休息，我這裏前後三個院子，你可以隨便走走，」玉桂連連答應，走了出來，先到廂房屋內坐下心裏不知怎麼樣，好似一宗事沒有辦，要追究什麼事，一時又說不上來，後來一想，總是我這顆心，還未清靜，所以有這些幻想，我既來這裏，便應把一切俗慮清除才是，剛才史老太太說的那幾句，很有道理，他當然知道我的心，還收不過來，玉桂在屋內，靜靜想了一回，便站起來，走出門外，沿着廊子，向各處看一回，見沒有一處，不是收拾乾淨的，心裏暗自贊嘆真是不愧修持所在，再看這院內，只用兩個老媽子，並沒有男僕，史老太太竟能督率她們，把院內收拾這麼清

楚，可見這位史老太太，也是一位理家的能手，我在這裏，一切須要謹慎，免得落個不是，給史老太太看在眼裏，那就不好了，玉桂想了一回，仍走回廂房，掀開門簾一看，史老太太已端端正正，坐在屋內，窗桌上放了一部金剛經，指給玉桂道，「你沒事時，可以看一看，有不懂得，可以問我，」玉桂連連打應，史老太太道，「你初來這裏，當然覺得一切不方便，住了一時，也就好了，你的身世，黃先生也略略告訴我，現在你可以把從前經過，和現在受了什麽激觸，要想修持，」玉桂見說，便很爽直的把從前經過情形，一字不漏，全說出來，史老太太聽了，也默默太息，末後玉桂說到這次決定舍去一切，立意修持，完全是受了黃大夫教導，」史老太太道，「如此好極了，不怕你從前做了什麽不好的事，只要你能一心堅持，什麽魔障都要清除淨盡，你今生命宮磨蝎，「來生不會再受這種痛苦了，」玉桂道，「我對人生厭倦到極點果然必須轉輪我很想能脫過此關，情願淪落成了游魂野鬼，也不願再做人，」史老太太道，「你有此一念，修持總可成功，在這裏沒事，你慢慢看看經文，自會理會得，一天不要多，只求能理會一點，慢慢的，妳的心地自然光明了，今天晚課，你自己在屋內靜坐，也不必勉强，愛睡時便睡去，」史老太太說後，便走了，玉桂一個人在屋裏，把史老太太給他那本金剛經，翻閱幾頁，初看一些不懂，又慢慢看着註疏，裏面又有幾句似乎明白，看了一回，庵裏道婆，已開飯進來，玉桂一看，做的素菜，還不錯，一碗紅燒玉蘭片

，一碗豆腐湯，吃到嘴裏，很有味，吃了兩碗飯，覺得比平日吃得多些，心裏也自好笑，平日不愛吃素，最反對豆腐湯，不想今天却吃得這樣有味，可見一切都是幻境都是由人發生出來的若在平日，張媽端了這樣菜進來，一定要把她大罵一頓，一定不吃的，那有還吃兩碗飯道理，玉桂想了一回，也丟開，到得天色快黑，玉桂聽到上屋發出鐘聲，急忙走上去，只見史老太太，穿着黑色道袍，在佛前禮拜，玉桂見史老太太，沒招呼她，也不敢冒昧上去，只靜靜站在後面史老太太禮拜完後，便跪在蒲團上念起經來，這一下，可把玉桂爲難到極點了，站在這裏不好，退出去，也不好，正在沒有主意，幸而那個道婆，悄悄在玉桂身後，扯一扯，玉桂急回頭一看，道婆向她招招手，玉桂退了回來，道婆才低低說道，「您不用去裏面，老太太念經後，還要打坐，大概今天晚上，不會和您說話的，她剛才曾吩咐過，叫你先沐浴，今天不用做晚課，靜坐兩天，再念經，」玉桂聽了，才理會史老太太不招呼進去的緣故，當下由道婆引到一間屋內沐浴後，又送上一雙厚底鞋，和一領青色的道袍，說是史老太太吩咐叫換上的，玉桂先試一試那雙鞋，稍爲長些，塞些棉花，還可以穿的，只是那件道袍，却不合身體，袖子太大，身量太長太寬，穿在身上，很是難看，道婆在旁笑道，「這件道袍，原是老太太去年新做的，給你穿上，不大合適，您今天暫且穿上，明天老太太看見，當然會給你再做一件，」玉桂道，「不用吧，您有針線沒有，把他縫幾針弄小些，就可以穿的，

」道婆連連擺手道，「這個使不得，老太太賞給你的東西，不能更改，你就這樣穿上吧，她見了倒很歡喜，」玉桂聽道婆一說，也覺得有理，不管長大，便行穿上，這一晚，史老太太沒有呼喚，玉桂也不敢上去，很早就息燈安息，到了明日，玉桂到上房時，史老太太見她的道袍太寬博便道，「你穿上不大合式，可以改一改呀，」玉桂道，「這不要緊的，稍爲長大一點，還可以穿的，」史老太太笑道，「有的事可以將就，像這樣隨身穿的衣服，你可不要將就的，因爲衣服不稱身，也是一件很苦的事，」玉桂見史老太太這樣吩咐，只好連連答應，回到房內，把長袍脫下來，正要叫道婆找一把剪子，自行裁剪，忽報黃大夫來了，玉桂急走出去，心裏似有好些話，要告訴黃大夫，又不知從何說起，黃大夫很聰明，先對玉桂道，「你家裏的東西，我已安置妥當，不需要的東西，我給你變賣了，還有那位張媽，我要打發回去，她不肯走，說回家裏，只有生氣，又不願再跟別人，我沒有法子，只好把她先留在我家裏，」玉桂見說，當着史老太太面前，也不便說什麼，心裏很希望史老太太能發慈悲，把張媽叫進來，只是史老太太好似沒聽見一樣，只和黃大夫談論經文，玉桂坐在旁邊，有時似懂得，有時聽了，也不大明白，自恨自己學問甚淺，攀答不上，黃大夫和史老太太談論一回，最後史老太太才告訴黃大夫，玉桂靜養三天之後，再叫她學習參禪，看她根基如何，也許可以成功的，玉桂一聽這話，心裏暗暗吃驚，據史老太太這樣說法，自己能否在這裏修持，

還成問題，當下很希望黃大夫能替她問明白，可是黃大夫，只點頭答應，玉桂也無可如何，

當日黃大夫走後，玉桂仍回到房內，除看看經文，也無事可幹，到得晚上，躺在床上，睡不着，一時又想起史老太太曾說過，過幾天把心養靜，再學參禪，今晚既睡不着，不如且起來靜坐，看是如何，想着不理前後，一骨碌起來，盤脚坐下，鎮定心神，雖然不大理會，如何調合坎離，如何降龍伏虎，只一心屏息靜坐，料定也不難辦，盤着腿，坐了好一會，那知心裏總是不能清靜，不是想這個，便是想那個，好似什麼事都湊到心頭，急忙把脚放下，不敢再坐，心裏暗忖，我這顆心太不靜了，何以每一靜坐，便有許多亂想，腦中不斷的籌思，可見我平日腦裏的思想太複雜，平時不覺，待一到靜坐時，便都發現出來，現在第一要剷除妄念，我既在這裏，一切俗務，却要拋棄，就是平日一切恩怨，也都不理會，我要置身物外，方能修持此心，不然徒守在這裏，是沒有用處的，玉桂想了一回，不敢再靜坐，隨站起來，在屋內繞行，重複睡下，這一夜，仍噩夢雜呈，到了天亮，神志昏昏，腦袋有些發痛，心裏暗自害怕，要不，我要病了，我須要調攝，若是一到庵裏便鬧起病來，那眞是笑話，玉桂如是一想，心裏倒安靜了許多，本想起來，到了這時候，倒不願起來了，很想再睡一會，又想史老太太說三天之後，才叫我學習參禪，我不如趁這時候，多睡一會也好，玉桂在床上，輾轉想着，不一會工夫，重又睡熟了，夢裏見游四奶奶，不住來麻煩，一定要拉她出去，說

這裏淸靜的地方，不是你所應住的，你得出去快樂，快樂，一個人幾十寒暑，那有自尋苦惱，自己正要辨明，突然一聲震動，驚醒過來，睜眼一看，那個道婆站在面前，微微笑道，「你還不起來，外面有人找你，在客廳早待着呢，」玉桂道，「可是黃大夫嗎，」道婆道，「不是的，是一位女客，」玉桂詫異道，有誰來找我，說着一挺身坐了起來，問道，「你問是姓什麼，」道婆道，「我問過，好似是姓蔣，您快出去吧，她等了好久，問了我好幾次，」玉桂一聽，略一遲疑，姓蔣的是那一位呢，道婆道，「你出去一看，就知道了，」玉桂穿好衣服，走了出去，一看原來是游四奶奶，游四奶奶一看玉桂，穿了一身道袍出來，不由楞一楞道，「玉桂你眞是發瘋了嗎，如何會跑到這裏來，黃大夫告訴我，我不相信，不想你眞是尼姑了，」玉桂一時也不好說什麼，只微微笑着，游四奶奶道，「你有什麼感想會走這條道上，」玉桂道，「我沒什麼感想，我覺得佛法無邊，我皈依佛法，便有所倚靠了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你不要胡思亂想，趕快跟我回去，有福不享，反來這裏受苦，」玉桂道，「我覺得依佛門，是福不是苦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你不要聽黃大夫胡說八道，快回去吧，」玉桂道，「我決定不回去了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那末，你一輩子在這裏，不再出去呀，」玉桂道，「是的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那末，你一向是騙我了，」玉桂道，「我爲什麼騙你，我對你沒做過虧心的事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你白花我許多錢到臨時，你忽然和我脫離，這不是騙我嗎」

玉桂道，「我承認，我曾花你的錢，但是我不是昧了良心的人，我現在不能再似從前一樣，隨便依附別人，我受過你的好處，我永遠記得，但是我不能再和從前一樣了，」游四奶奶很生氣道，「我想不到你居然說出這樣沒良心的話來，」玉桂道「我不是沒良心，我念念忘不了你，只是現在情形不同，我不能不早作打算，」游四奶奶見玉桂說得如此堅決，發急道，「那末，你既不能和我一塊兒回去，你把以前花的錢算還我，」游四奶奶以為如此一激，無論如何，玉桂不能不屈伏了，」那知玉桂很堅決應道，「是的，我當然要還你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那末你今天就還我，」玉桂道，「我今天辦不到，反正我說還你，總是還你，你請放心吧，」游四奶奶見一激刺她，玉桂反如此堅決答應，不由呆了，說道，「你這人眞是鐵石的心腸，我平日相待你，並沒有不好，你何以如此不情，」玉桂道，「我被環境所逼，我不得已如此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你有什麽困難的地方，我可以幫你的忙，」玉桂道，「我的困難，就是我這顆心不清淨，我要養我這顆心，所以不能不來這裏，」游四奶奶道，「你又中黃大夫的毒了，你別聽他的話，」玉桂道，「我也不純是聽他話，一半是我自動的，」游四奶奶說道，「我怎麽說，你都不聽，那末，你還是還我的錢吧，」玉桂道，「今生的債，本應今生還的，你放心，明天黃大夫來時，我和他商量好辦法，便告訴你，」游四奶奶大聲說道，「好吧，你明天不還我，可不怪我失禮。」玉桂連連應聲道，「是的，是的，」游四奶

奶才悻悻走了，玉桂正要回房去，却見道婆進來說道，「二師傅，師太請你，」玉桂一聽，史老太太叫她，暗吃一驚，心想剛才游四奶奶在這裏閙時，史老太太一定知道了，她問我時，我如何回答，一面想一面已走到史老太太房內，史老太太和顏悅色的道，「剛才找你那個，是什麼人，」玉桂道，「也可說是我的朋友，」史老太太道，「你們所說的話，我都知道了，你的誠心修持，我由你對他所說的話，也都明白，現在你也不用急，你該她多少錢，可以告訴我，我可以幫忙，」玉桂道，「我花她的錢，一時也說不清，在當初花錢時，也是兩人彼此同花，不是我一人花用的，我打算等明天黃大夫來時，請他把我留下的傢具和一切衣服，全變賣也足够還他了，」史老太太道，「這個不必，你要知道，你既來在我這裏，你的事，也就是我的事了，我那能不給你設法，你放心吧，若是欵子數目不算大，我可以替你代還，」史老太太說後，又向玉桂看了一眼，你當然知道，應該還他多少錢，」玉桂道，「這賬原是算不清的，就叫她自已算，我算不淸多少錢呀，」史老太太道，「一千元够不够，」玉桂道，「就我所有的東西變賣，也値不了一千元，」史老太太道，「你不用急，我有辦法，」玉桂想不到，史老太太不但不責備，反大發慈悲，眞是出於意外，心裏非常感激，此時才感覺修持人利己利他，竟是如何方便，若是早皈依佛門，何至如此苦痛，一向只是自恃聰明，在社會瞎混，現在回想起來，眞是每日向牛角鑽，愈鑽愈苦，現在如此一來，倒有所着

落了，這一天玉桂心上覺得舒服了許多，到了下午，黃大夫來時，交給玉桂三百塊錢，說所有傢具，以及零星東西，全行變賣，玉桂把今天游四奶奶前來要錢情形，說了一遍，史老太太要代還，自己覺得不妥，這三百元，可以設法先還游四奶奶，請她不要再來，」黃大夫道，「若論游四奶奶的欵子，原不必還他，現在既然史老太太担任了還這一筆孽賬也好，你就不用管了，這三百塊錢，你暫且留在身邊，也許有時還有用處，」二人正說着，史老太太已派人，把黃大夫請去，玉桂知道一定爲了游四奶奶的事，想要跟進去，又覺得不便，一個人，只在屋內很担心的，過了許久許久，黃大夫才出來對玉桂道，「史老太太交給我欵子，叫我把游四奶奶那方面的債務，給你了結，我想也是很好的事，我現在就去辦理，」玉桂道，「我這裏有三百元，你也帶去吧，」黃大夫道，「這個不用，史老太太給的欵子，足夠分配了。」玉桂見黃大夫堅决地不收，只問道，「史老太太給你多少欵子，你告訴我，我心裏也有個數兒，」黃大夫道，「他給的欵子，足夠敷衍，等把這事情完了之後，我再告訴你，」黃大夫說着，要走，玉桂這裏好似還有許多事，要說，一時又說不出，只道，「你今天能來嗎，我很盼望的，」黃大夫道，「我能趕得來，總來，」說着走了，玉桂因爲這事，很有關係，不知黃大夫去交涉如何，這裏很盼望他能早來，那知一直等到第二天，黃大夫究沒有來，很想去問史老太太，又不便冒昧出口，一直候得天黑，黃大夫才派人送一封信來，玉桂拆

開一看，只見上面草草寫着，「玉桂女士，尊事已代了結，至所欠債欵，無意中，已有人代爲清償，請將事撇開，可也佛門係淸修所在，不便常來，亦無常來必要，史老太太，曾告我，女士根基甚厚，果堅持信念，銳意苦修，必證正果，愚亦甚望女士不負我引指苦心，匆匆，不具，」玉桂看了這封信，心上甚是感激，自此屏除俗念，早晚晨鐘暮鼓，共參妙諦。

……全篇完……

天津廣華書局出版